思無邪匯寶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弁而釵／明・醉西湖心月主人 著

思無邪滙寶 ㊅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弁而釵］

／明・醉西湖心月主人　著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淸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淸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淸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淸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淸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編輯凡例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陸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㊅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弁而釵〕

明・醉西湖心月主人 著

《弁而釵》出版說明

此書全稱爲《筆耕山房弁而釵》，分〈情貞紀〉、〈情俠紀〉、〈情烈紀〉、〈情奇紀〉四紀，每紀各五回，演一故事，全書計二十回。故事梗概如下：

㈠情貞紀：國朝揚州府江都縣書生趙王孫年方十五歲，貌美多才正派，有同窗東耳生、水之番常來戲弄，因改投在瓊花觀講學名師秦春元門下。新科探花翰林風翔性好南風，偶見趙生，慕其風姿，乃改名凃必濟，投秦春元門下。然雖得與趙生往來，言語涉及風情，則爲趙生峻拒。因相思致病，終情感趙生與通。自此日間由風翔教趙生爲文，夜間同寢。事爲師友所知。同學杜忌、張狂亦羨趙生，挾此要脅擬姦趙生，爲趙所拒，乃告東耳生、水之番，由兩人告趙父。趙父着趙王孫還家。秦春生聞知此事，逐杜忌、張狂兩人出瓊花觀。時逢縣考，趙生借納卷之機至瓊花觀與風翔作別。風亦回復翰林身分見江都知縣，爲主縣試，因取趙生爲批首，黜責東耳生、水之番兩人。次年鄉試，趙生又得批首，杜忌、張狂皆被黜。後與秦春元上京應試，皆登第，風翔爲大座師。因告以過去改名事。趙、秦殿試皆中進士。趙生爲官有德聲，後風翔以忤中貴坐斬，趙生上疏救之得免。後俱棄官，隱於白門。

㈡情俠紀：國朝天津衛張機，武將世家，又兼力學，文武雙全，甚得撫臺何觀濤器重。附近鳳凰山有山寇鄭雄，擬攻天津衛，派王飛豹偕二女女英、女傑往探。王飛豹以投軍爲名，連敗天津衛衆將官。後得張機出馬，傷飛豹，擒女英、女傑。何觀濤乃主親，令二女嫁張機，拔

王飛豹爲參將。鄭雄聞此消息，不敢取天津衛。天津有秀士鍾圖南，高才豪邁，喜南風。見張機風流倜儻，甚羨，因邀張機飲宴，令六姬陪宿，事後飲以迷魂酒，趁張生昏睡時姦之。張生醒，知其事，拔劍欲斬鍾生。鍾生跪陳仰羨之意，引頸從容待死。張感其情，棄劍。鍾欲自刎謝罪，張反救之。自此往來。後同中秋闈，適王飛豹征相山被圍，張機帶同女英、女傑率兵往救。鍾則上京應試。張機夫婦平相山，救王飛豹。鍾則中進士，入翰林，被差往陝西平兵變。因邀張機同往。張丁父憂未得成行。三年後張上京赴試，中探花。時陝西鍾圖南告急，張機自薦率兵往助，與鍾生共破西安，擒盜首，重拾舊歡。張返京報捷。三年後川中大亂，又派張往平，坐鎮川中十八載。又召還京封關内侯，乃棄官歸隱。鍾圖南亦棄官。張、鍾諸子俱得進士，世爲婚姻不絶。

㈢情烈紀：浙江苕溪文韻，父曾爲官早死，家破落。前與本鄉財主萬噩女正娘定婚。萬噩悔婚，因買通強盜扳文韻兄文韶爲窩家，屈打成招判死罪。文韻連坐。萬噩買禁子殺文韻，禁子見其無辜，教以裝病保釋，離家出走。路上無以爲生，加入崑班爲正旦。有書生雲漢字天章，古吳人，看文韻戲，知是文士，非戲子出身，因往來，成相知。文韻爲人所辱，於戲班中不得安身，天章乃伴其出走，至揚州，一路天章皆以禮相待。文韻感天章之恩，以身自薦，遂成歡好。後又搭戲班得錢供天章讀書，相處如夫婦。有鹽商乜某，爲王府儀賓，接文韻至家唱戲，欲辱之。文韻知不能免，佯許，以與雲漢見面並付錢助其上京爲條件。雲漢得款離揚州，文韻自殺。觀音憐其忠貞，授以聚形符，着其三年返南海。文韻魂魄不散，乃追天章至淮安，並同上京。天章納粟需五百金，文韻遂托魂於新死女屍，自賣與臨清知府陸繼贊爲妾，得八百金贈

之。後又安排意外，魂離女屍，知府妾遂死。雲漢納粟後得赴考，中秋出場，文韻復來歸，同棲窗。雲漢中進士，文韻又爲彼安排娶陸知府女爲妻。雲漢赴任，文韻又助彼決寃獄。三年期滿，文韻乃告雲漢眞相，隨來接之鬼判赴南海任水神總管。後雲漢到揚州會文韻魂，殺乜儀賓。又至苕溪雪文韶寃，並告文家文韻事始末。文韻爲南海神，常助天章審案，並顯聖，陰靈不昧。

(四)情奇紀：國朝福建閩縣李又仙字摘凡，年方十五歲，好學尚氣節，隨父任松江府知事，解錢糧上京，途遇響馬被劫，因鎖解至京，變產賠補，尚欠百金。李生乃賣身南院燕家，得百金贖父。在南院接客，受盡苦楚，每借詩詞抒發，一時爲翰院推重，爲南院第一人。曾作〈梁州序〉曲，傳遍京城。京中匡時字人優者，任俠扶危，聽人唱〈梁州序〉，知作者有重哀，乃訪又仙。悉其苦況，又設計強贖之。又仙感匡時恩，願侍候三年。適任妻蔣氏無子，要匡時納妾，又仙乃扮女裝爲其妾，居別院。其間蔣氏生一子匡鼎。三年期居，適匡時爲仇人工部侍郎莫須有誣告抄家繫獄，家人走散。又仙乃救匡鼎外逃。因通佛典，至禮部高尚書家女觀爲尼，扶養匡鼎。匡鼎冠尚書姓作高匡鼎，十七歲中鄉試，翌年中狀元。娶高尚書孫女爲妻。又仙告匡鼎其家事，匡鼎上本爲父伸寃，終得闔府團圓。又仙別匡家，回庵換去女衣穿道袍入山修行，方知前身爲玉華眞人，因思爲女人謫入凡間，今則返眞仍登仙界。匡鼎等訪李又仙家，偕其父弟上山訪又仙，得見，贈以火梨並預言後事。匡、李諸人皆得高壽，後代昌盛，世爲婚姻。

＊　＊　＊

本書作者醉西湖心月主人另作有小說《宜春香質》，亦爲筆耕山房所刊。筆耕山房另刊小說《醋葫蘆》，署「西子湖伏雌教主編」、「且笑广芙蓉癖者評」，「且笑广芙蓉癖者」亦爲《宜春香

質》之評者，且爲《醋葫蘆》寫下〈說原〉一篇。《醋葫蘆》序署「筆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題」。《弁而釵》或稱《心月主人編弁而釵》，或稱《筆耕山房弁而釵》，是知醉西湖心月主人極可能爲筆耕山房主人。失意文人開書坊刊自己創作的小說或編選書籍或爲當日風氣，同在杭州，陸雲龍的崢霄館即是顯例。筆耕山房所出三書皆在崇禎年間。《醋葫蘆》第四回且附錄「己卯花朝」所作詩，知其刊行當在崇禎十二年（己卯，一六三九）之後，估計筆耕山房存在亦在此時前後。關於醉西湖心月主人，我們目前所知者就只是如此。至於《弁而釵》評者奈何天呵呵道人，則沒有可參考之資料。

《弁而釵》四故事中，三個明指發生於「國朝」，由故事中偶然提及的時事，可使我們了解到創作的時間。〈情俠紀〉第二回末何撫臺告王飛豹「此去援遼，勦退囚虜，恢復遼陽，封侯指日可得」云云。知書寫於遼陽既陷之後，即天啟元年（一六二一）之後。〈情奇紀〉第五回末玉華眞人言及國事，謂「開元、廣寧、遼陽一帶，將來多事。」言及內事，謂「雖有八千女鬼，無能爲也。」及後作者評論眞人預見之眞確，謂「未幾而開元、廣寧、遼陽俱陷焉。八千女鬼却應在魏忠賢魏字上」。遼東爲滿州所陷，是天啓年間事，魏忠賢事發，則爲崇禎即位之後。是知書寫於崇禎年間。按此書「由」皆作「繇」，避崇禎諱也。

現存《弁而釵》有筆耕山房刊本，原藏北平圖書館，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據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記載，此書另有馬廉藏本，後歸北京大學圖書館，爲某日本人盜去，至今下落不明。如此，馬廉藏本《宜春香質》是否爲同一情況落入天理大學圖書館中？然該本微捲中惟見馬廉藏書章而未見有北大藏書章。又日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

藏有《弁而釵》序目及圖十七葉。阿英舊藏殘本，存〈情烈紀〉、〈情俠紀〉及圖四葉；阿英藏書散失，此殘本亦不明下落。大塚氏懷疑法人鐸爾孟藏《弁而釵》後歸巴黎國家圖書館，然巴黎國家圖書館無此書。又謂鄭振鐸原藏《弁而釵》現藏北京圖書館中，然查北京最新善本書目，未見著錄，此次據故宮藏筆耕山房刊本整理排印。

故宮藏刊本無序，有「醉西湖心月主人編弁而釵目錄」，分列四紀各回回目，次插圖，每紀四葉，計十六葉，前圖後題，置書前。正文各紀首頁首行題「筆耕山房弁而釵」附各紀名，次題「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奈何天呵呵道人評」。版心作「弁而釵」，魚尾下紀名、回次、頁次。四週單欄。正文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偶有增字時則雙行刻印，如批註形式，然每二字一格，亦有不甚規範處。有很多行間夾批，大部分回有回末評，署「呵呵道人評」或「自評」。本書間有缺頁。部分書版漶漫，以目錄頁爲甚。〈情奇紀〉第一回末有後人墨筆批「璉生校本」。書中正文及夾批漶漫處偶有人在傍以墨筆校出。校者似非別有版本，而只就筆意、文氣作校，又偶作夾批。

《弁而釵》所寫之小官，皆爲正面人物。趙王孫感於風翔之情而獻身，終中進士爲高官。張機文武雙全亦感於鍾圖南之情而往來，終封侯。文韻感雲漢之恩而捨身，終爲神。李又仙賣身救父，後隨匡時亦成仙。《弁而釵》可謂是一部男性同性戀的讚歌。而《宜春香質》恰好相反，小宮皆爲反面人物，下場亦慘，孫義被踢死，單秀言被抽腸死，伊自取家破人亡害楊梅瘡自殺，鈕俊亦多次瀕死，幸知夢境而斷情入山修行。《宜春香質》爲男性同性戀之警歌，作者評者亦頻頻致此意。此兩書同爲醉西湖心月主人所著，可謂相輔相成，亦可見著者之矛盾心理。所反映

者，既有理想，又是現實。兩書皆劉廷璣在康熙壬辰（一七一二）與友儕論小說所欲「悉當斧碎棗梨，遍取已印行世者，盡付祖龍一炬」者。《弁而釵》亦與《宜春香質》一樣，於道光、同治年間列入禁毀書目，可知有清一代仍然流行。

此次文字整理，因無他本可校，原則上不出校記，而以校勘符號標示。避諱字如避「由」作「繇」，避「檢」作「簡」，亦保留原樣。至於若干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姿」作「恣」，「涵」作「函」，「墊」作「掂」，「彎」作「灣」，「現」作「見」，「睬」作「採」，「泰」作「太」，「桌」作「卓」，「嫵」作「娬」，「齣」作「出」，「匾」作「扁」，「緞」作「段」，「常」作「嘗」，「夠」作「勾」，「掉」作「弔」，「裝」作「粧」，「椿」作「桩」，「戴」作「帶」，「倒」或作「到」，「麗」或作「丽」，「捨」或作「舍」，「慣」或作「貫」，「臀」或作「豚」，「塗」或作「汰」，「耐」或作「奈」，「這」或作「只」，「擢」或作「扶」，「稀」或作「希」，「絲」或作「系」，「係」或作「繫」，「翻」或作「番」，「僱」或作「顧」，「娶」或作「取」，「杆」或作「干」，與「札」、「扎」不分，「拆」、「折」不分，「辯」、「辦」不分，「斑」、「班」不分，「猶」、「尤」不分，「逕」、「竟」不分，「陡」、「陡」不分，「揚」、「楊」不分，「帥」、「師」不分，「至」、「致」不分，「座」、「坐」不分，「纔」、「讒」不分，「未」、「末」不分，「弟」、「第」不分，「藉」、「籍」不分，「像」、「象」不分，「構」、「搆」不分，「響」、「嚮」不分，「宮」、「官」不分，「冶」、「治」不分，「汗」、「漢」不分，「弊」、「蔽」不分，「抄」、「炒」不分，「候」、「侯」不分，「恩」、「思」不分，「沾」、「沽」不分，「偕」、「諧」不分，「陪」、「賠」不分，「買」、「賣」不分，「祟」、「崇」不分，「躁」、「燥」不分，「梆」、「挷」、「綁」不分，「蘭」、「欄」、「闌」不分，「以」、「已」、「巳」不分，「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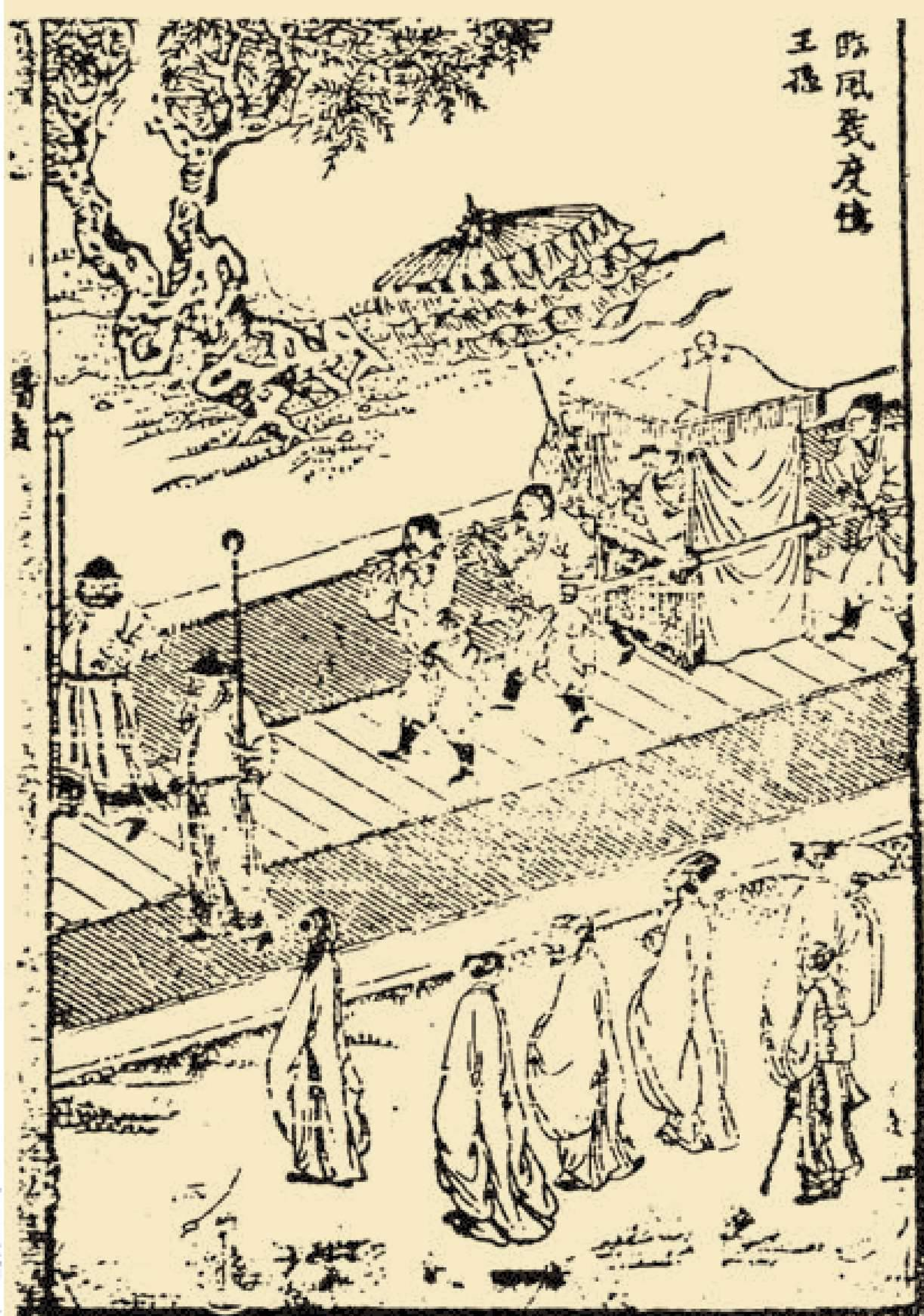
出版說明

「子」、「于」不分，「大」、「天」、「无」不分，「拼」、「併」、「迸」、「摒」不分，「又」、「文」、「入」、「人」不分，「臼」、「白」、「曰」、「目」不分，以及若干慣用語詞如「耳朵」作「耳躲」，「綽約」作「綽灼」，「譙樓」作「樵樓」，「掙扎」作「掙紮」，「船艙」作「船倉」，「隊伍」作「隊武」，「修葺」作「修緝」，「狠命」作「恨命」，「否則」作「不則」，「旅邸」作「旅底」，「桀驁」作「[illegible]驁」，「板凳」作「板橙」，「賺錢」作「撰錢」，「牲口」作「生口」，「怠慢」作「殆慢」，「讖語」作「懺語」，「荼毒」作「屠毒」，「整整」或作「正正」，「尚方」或作「上方」，「搭船」或作「答船」，「臨清」或作「臨青」，「榜文」或作「傍文」，「秋闈」或作「秋幃」或作「秋圍」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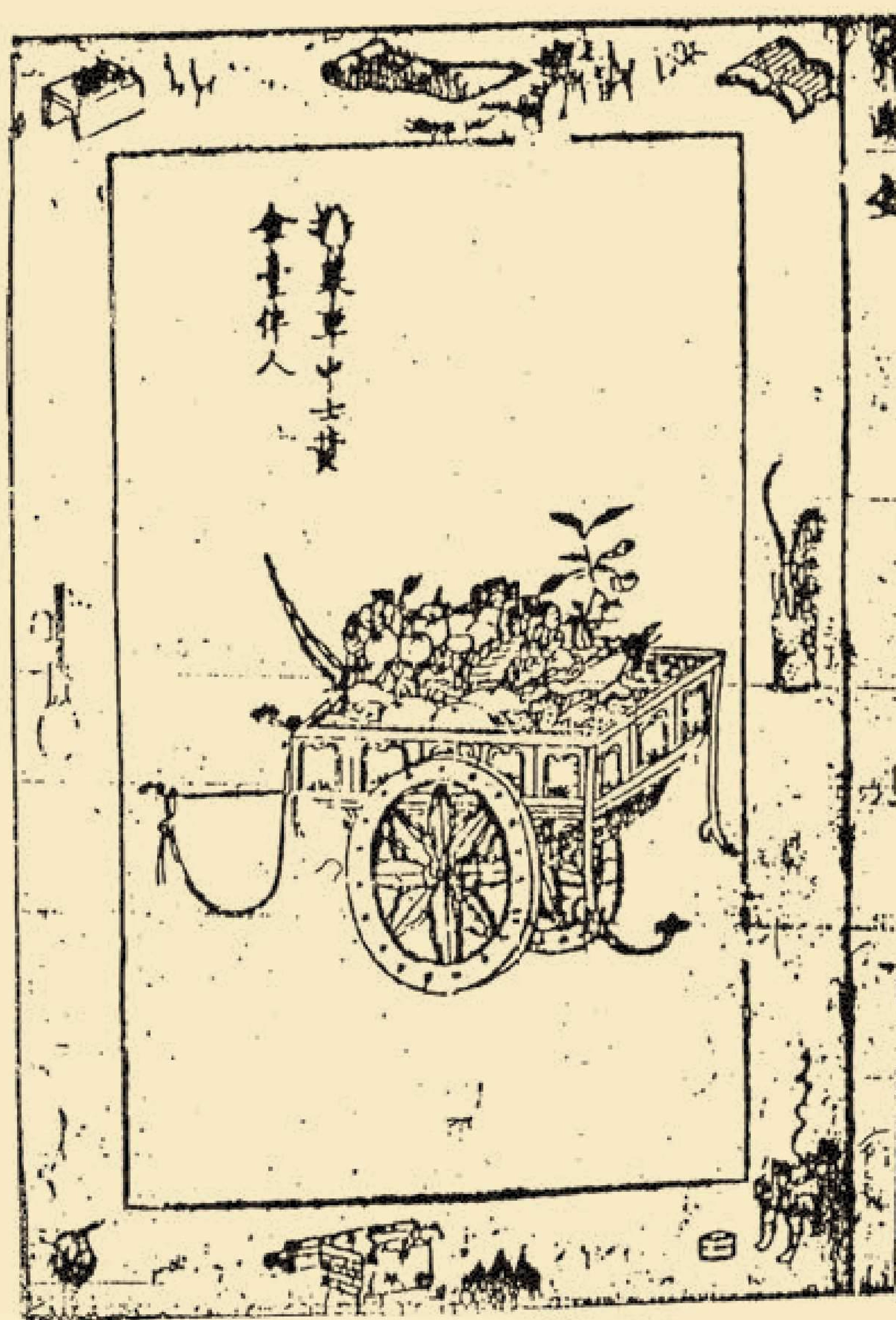
繡像批評

弁而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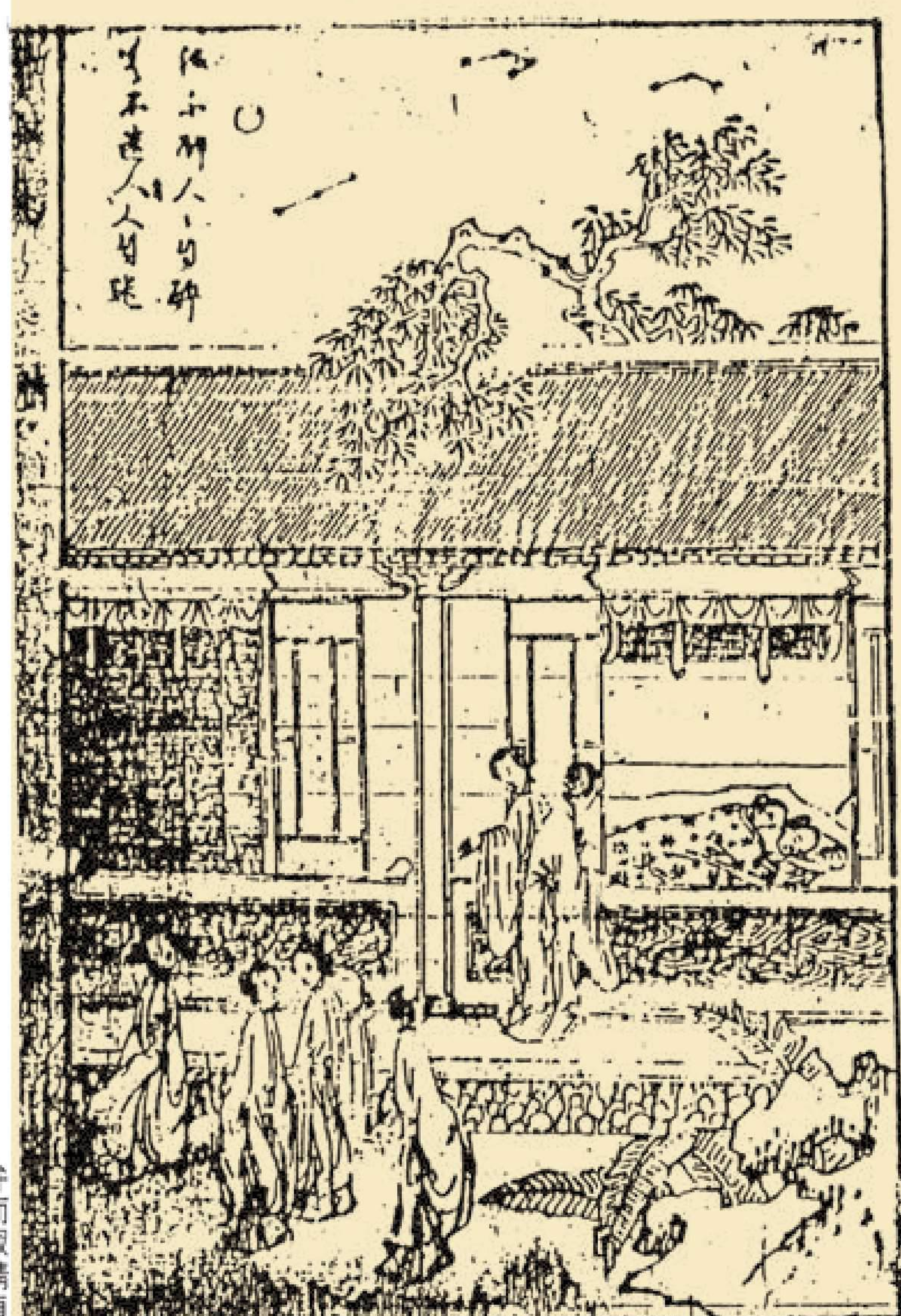
弁而釵扉頁



弁而釵情貞紀插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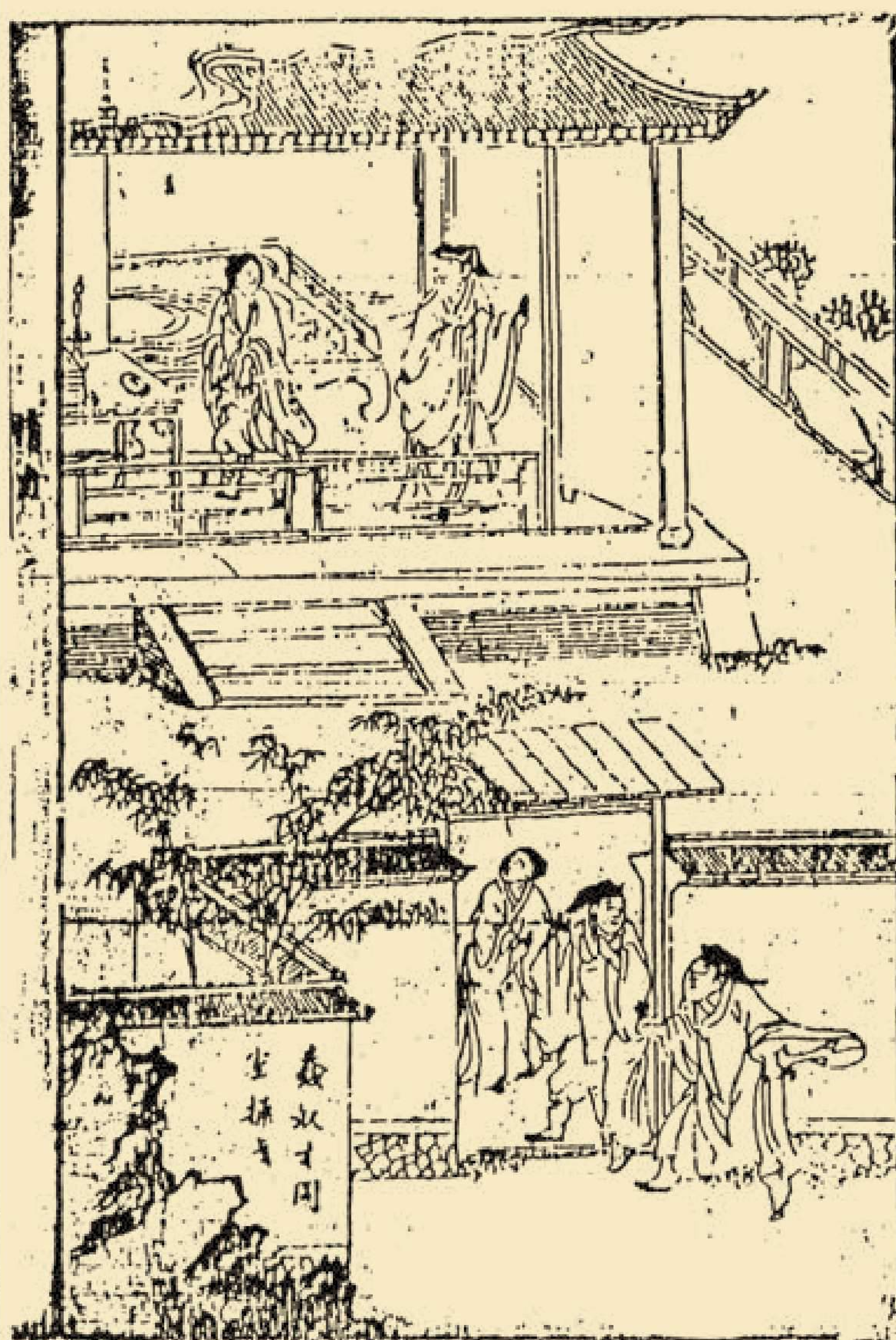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貞紀插圖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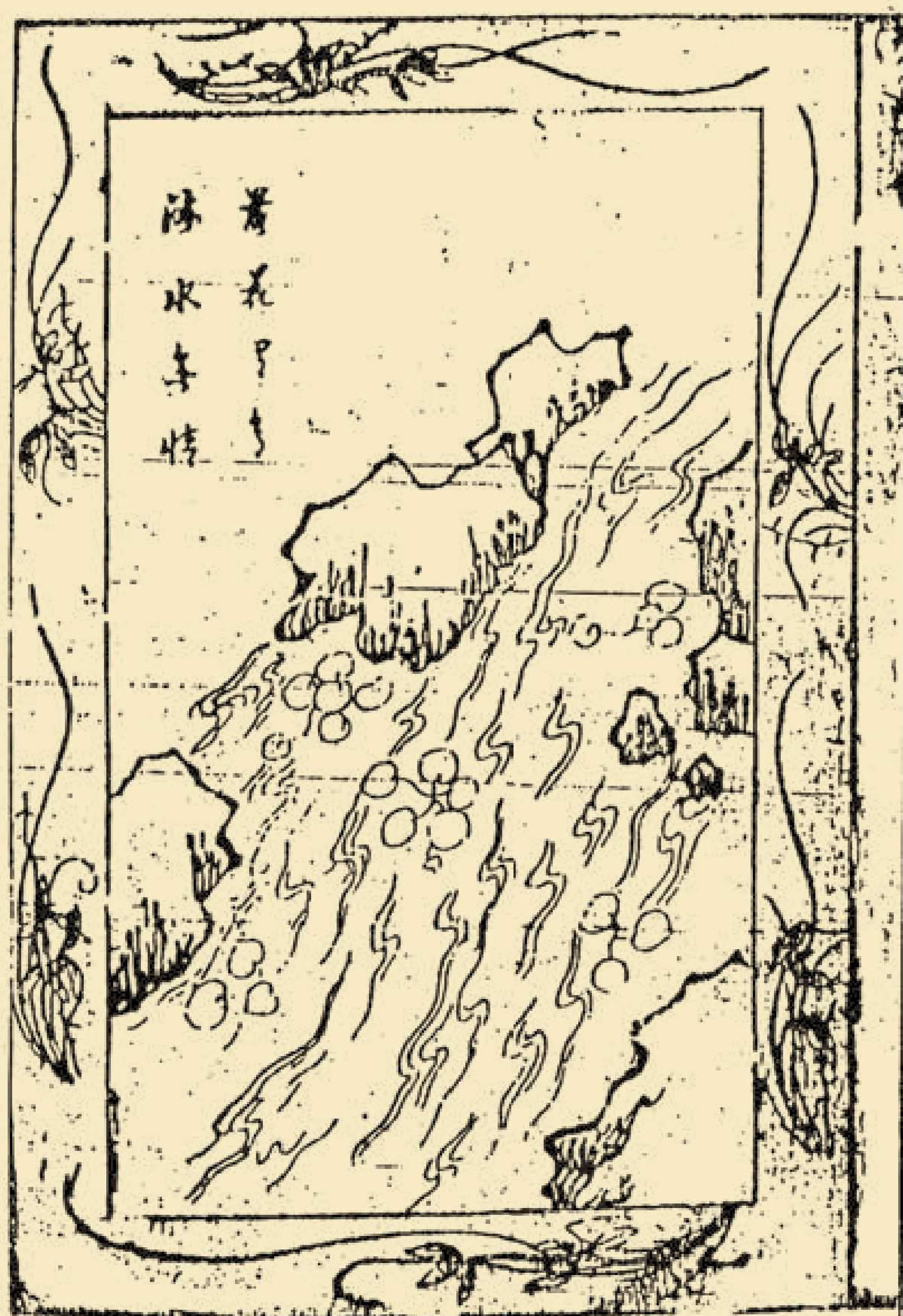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貞紀插圖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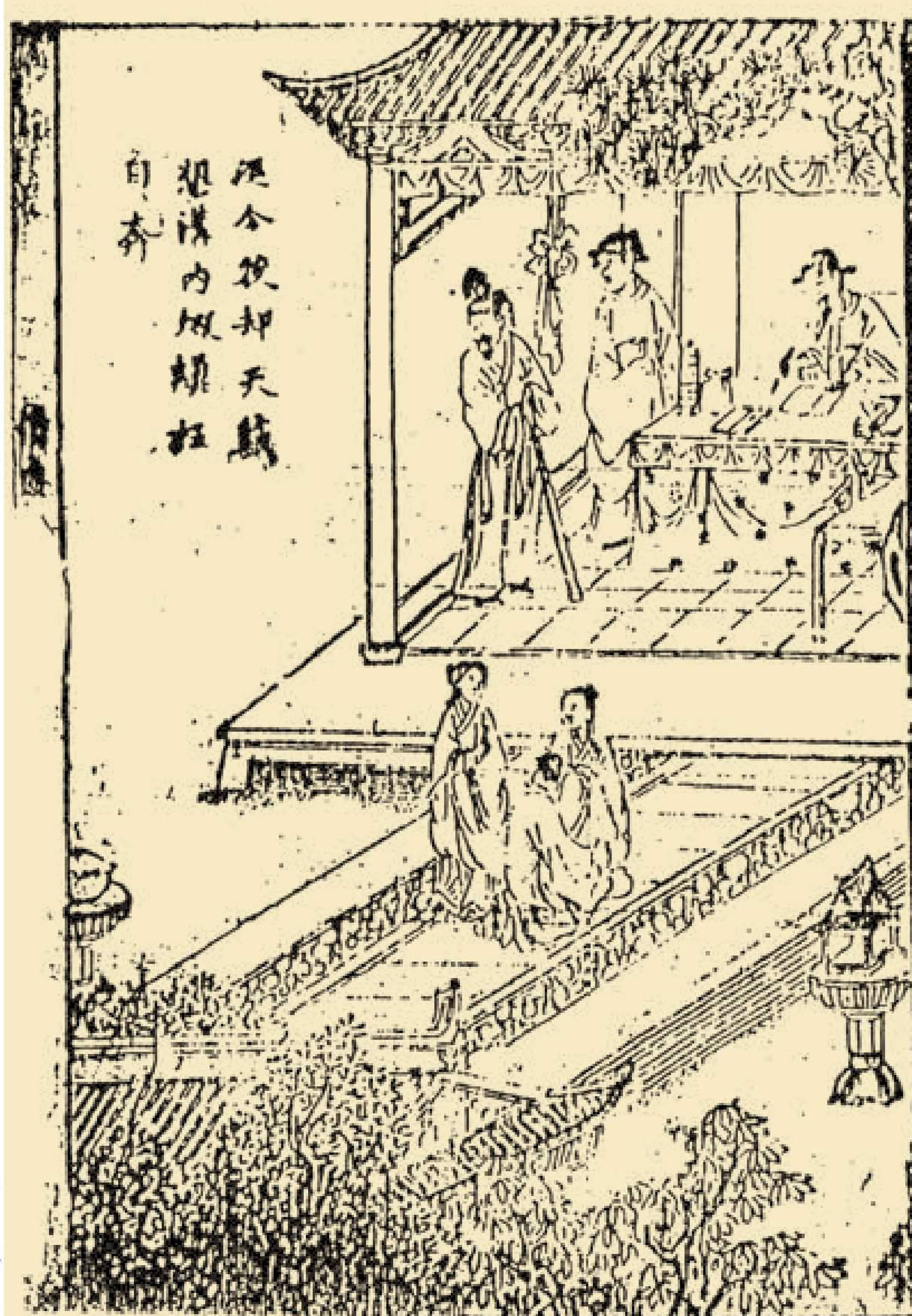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貞紀挿圖之四



弁而釵情貞紀插圖之五



弁而釵情貞紀插圖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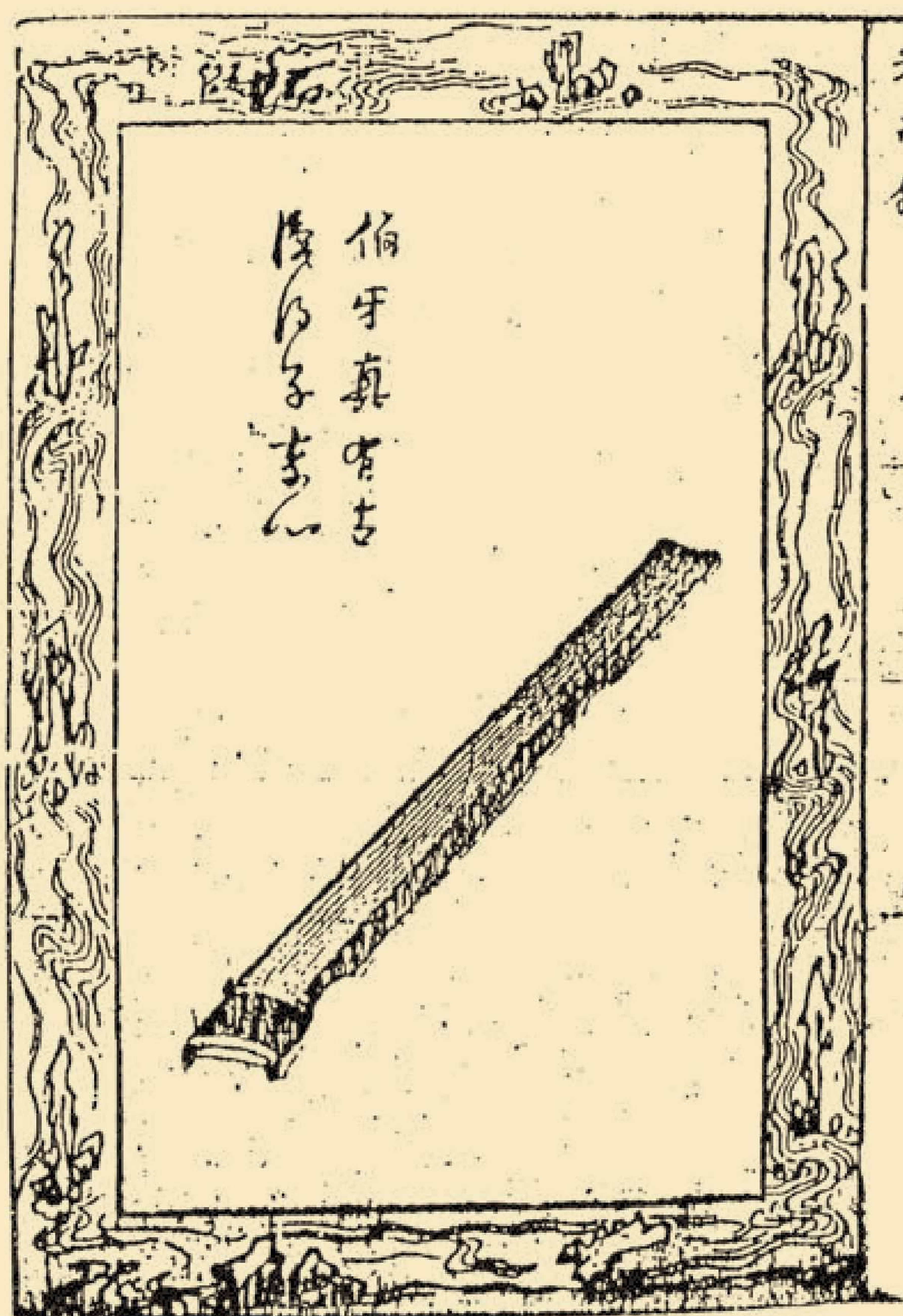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貞紀插圖之七



弁而釵情貞紀插圖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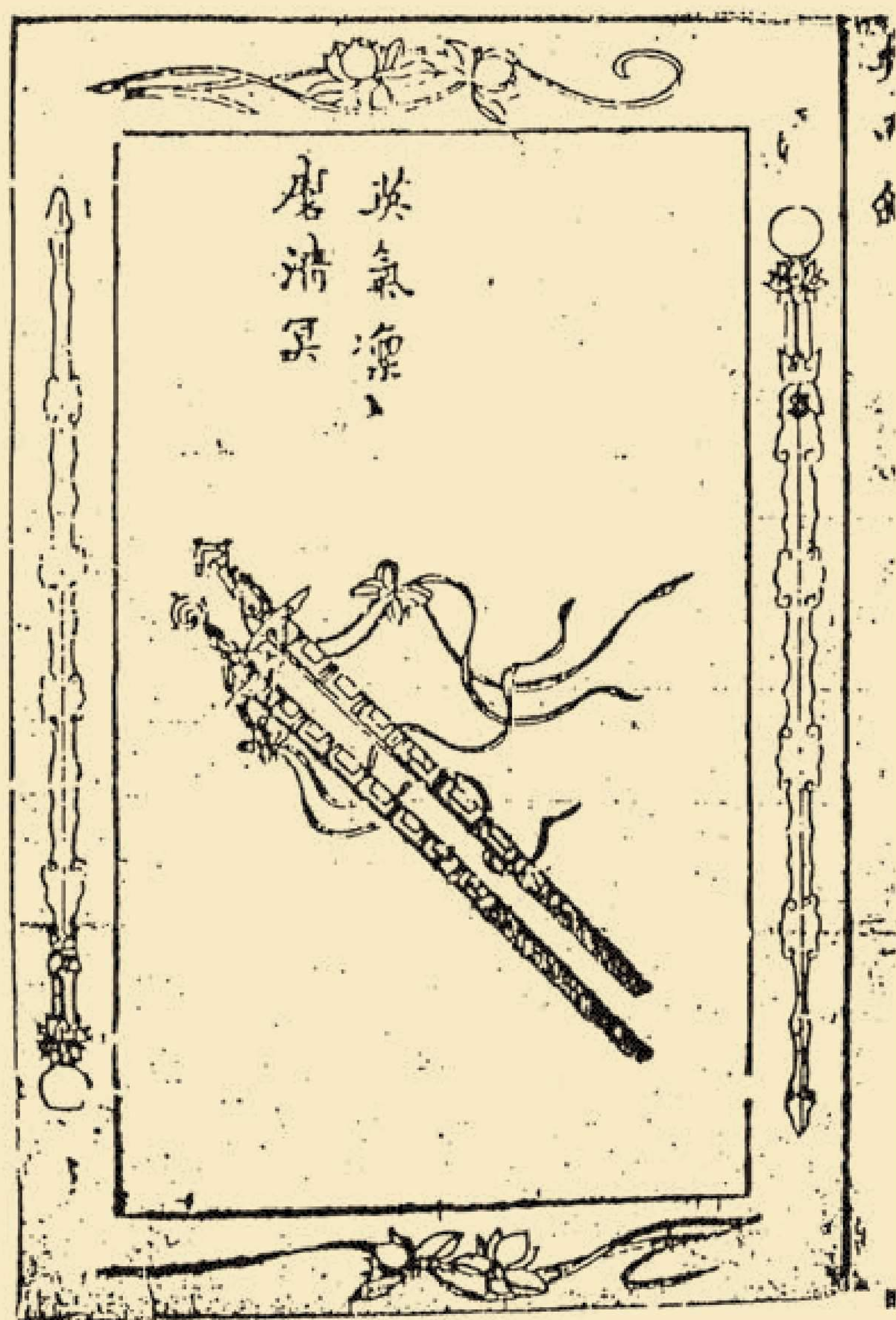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貞紀插圖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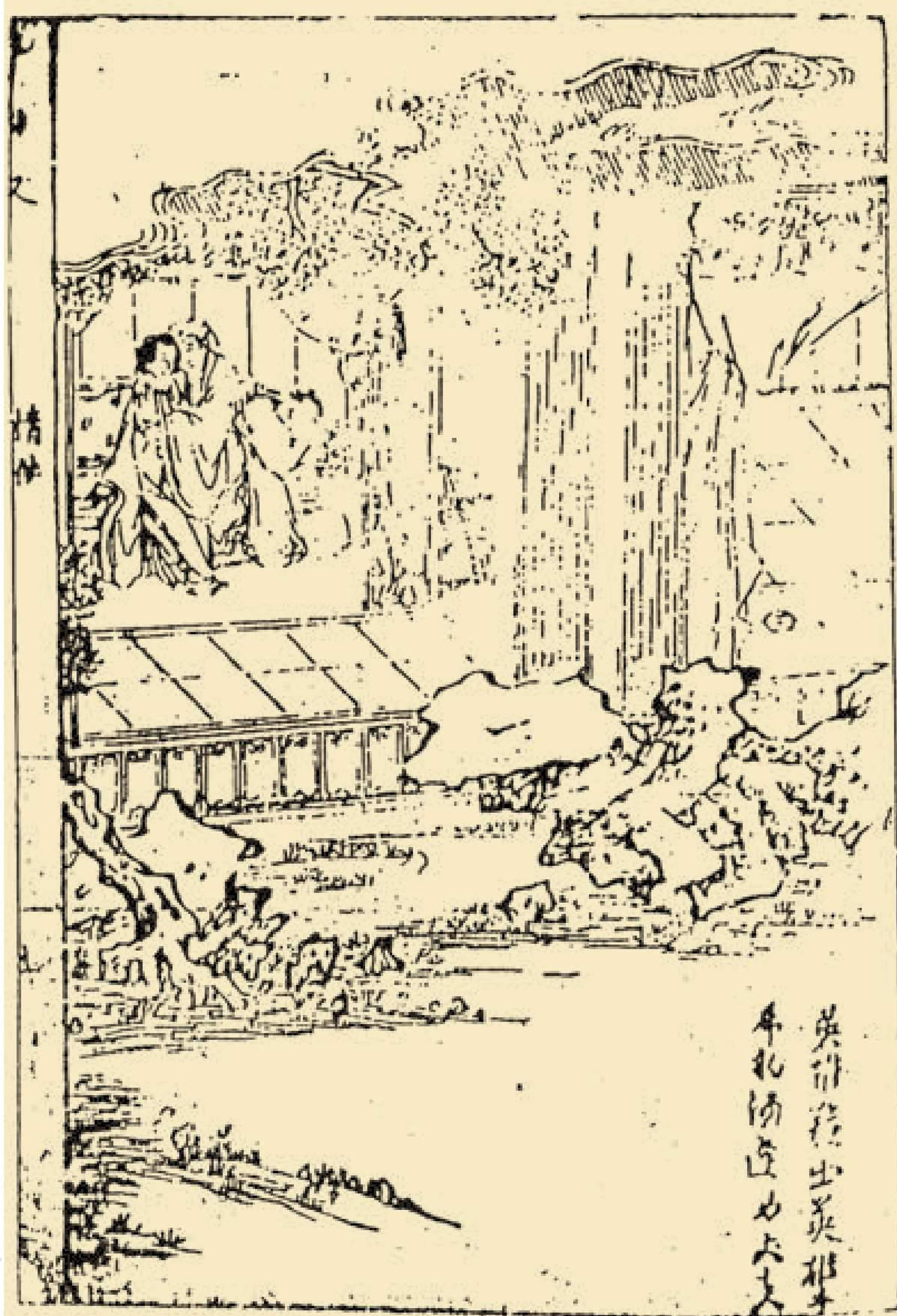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俠紀插圖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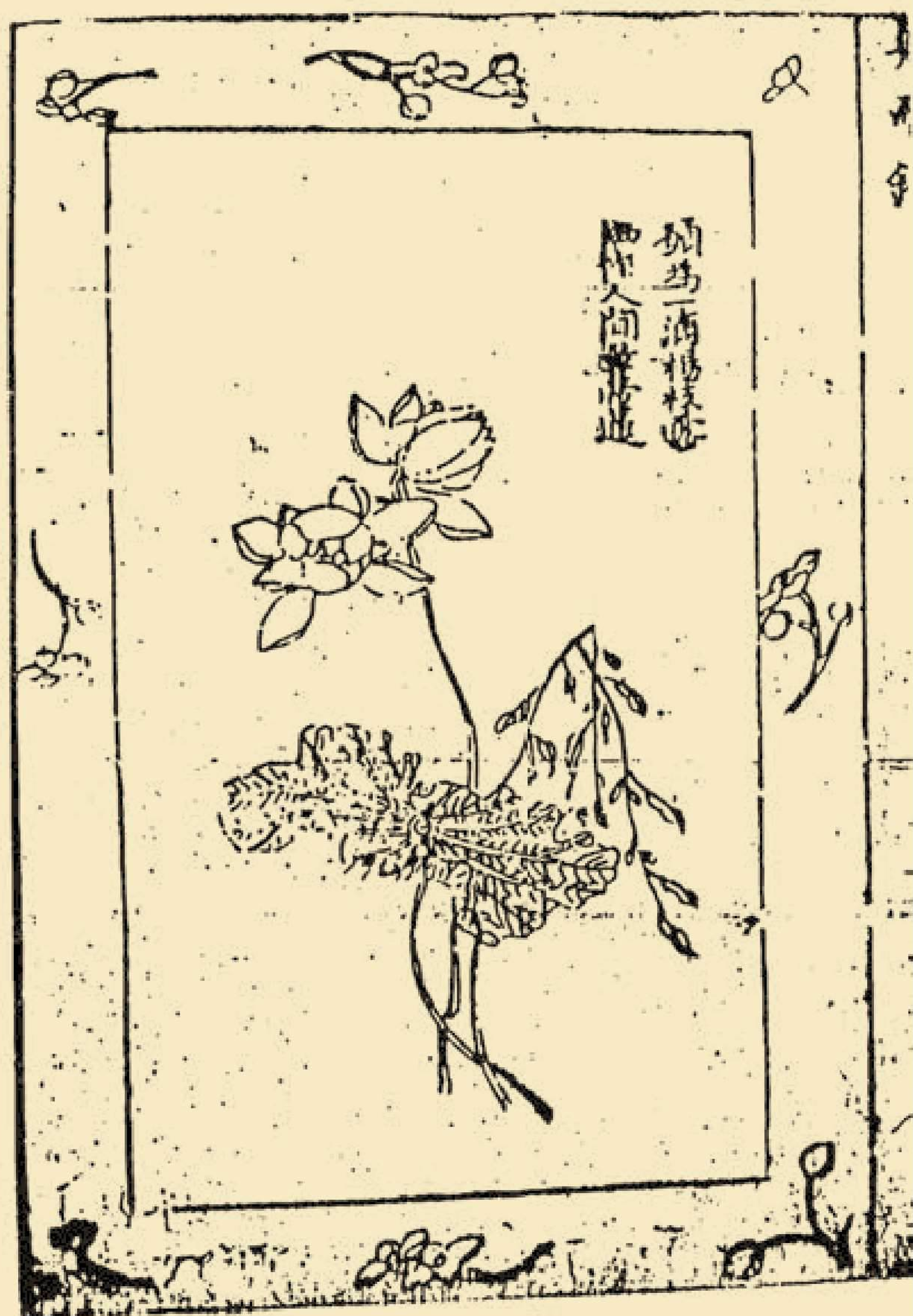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俠紀插圖之三



弁而釵情俠紀插圖之四



弁而釵情俠紀插圖之五



弁而釵情俠紀插圖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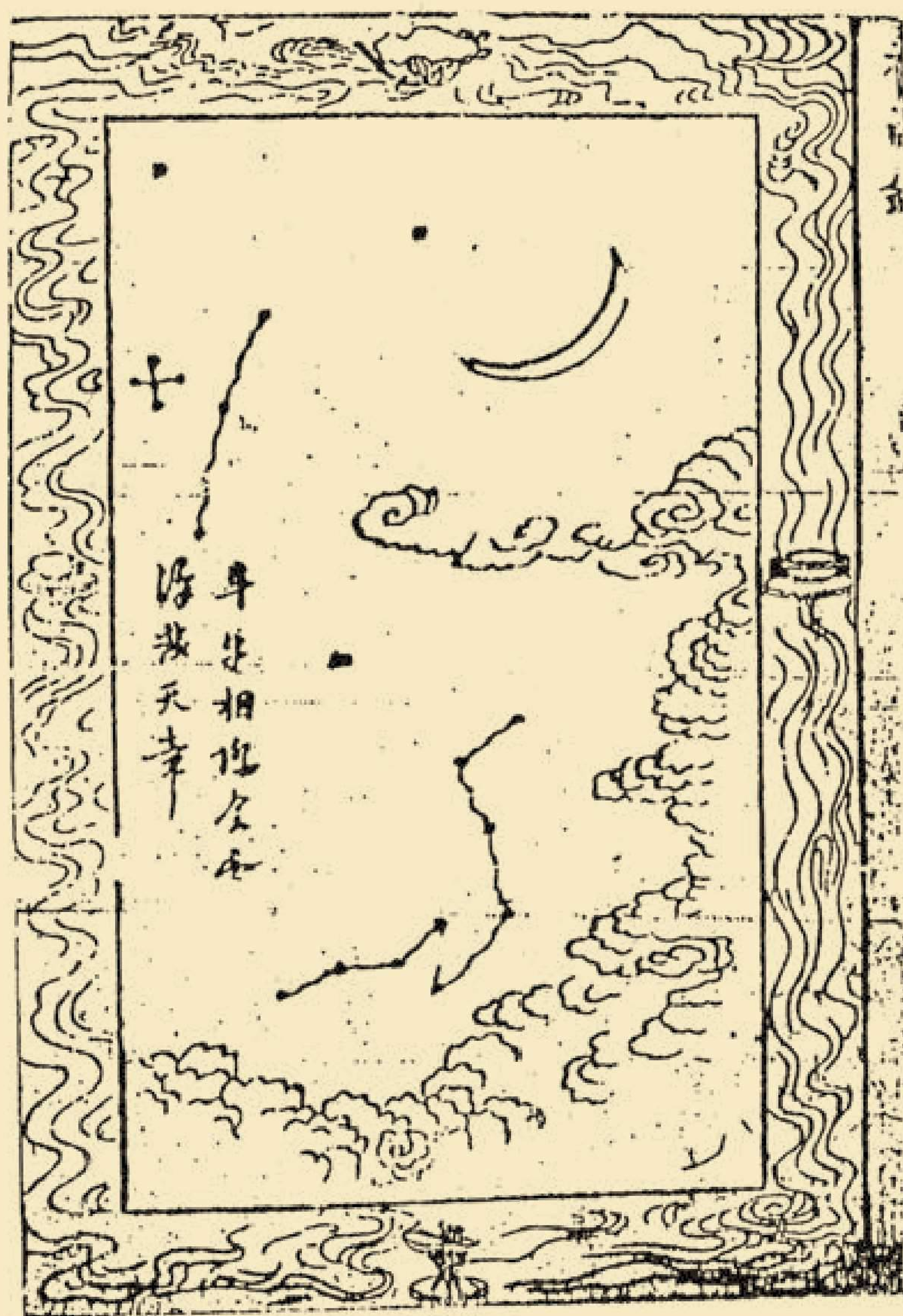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俠紀插圖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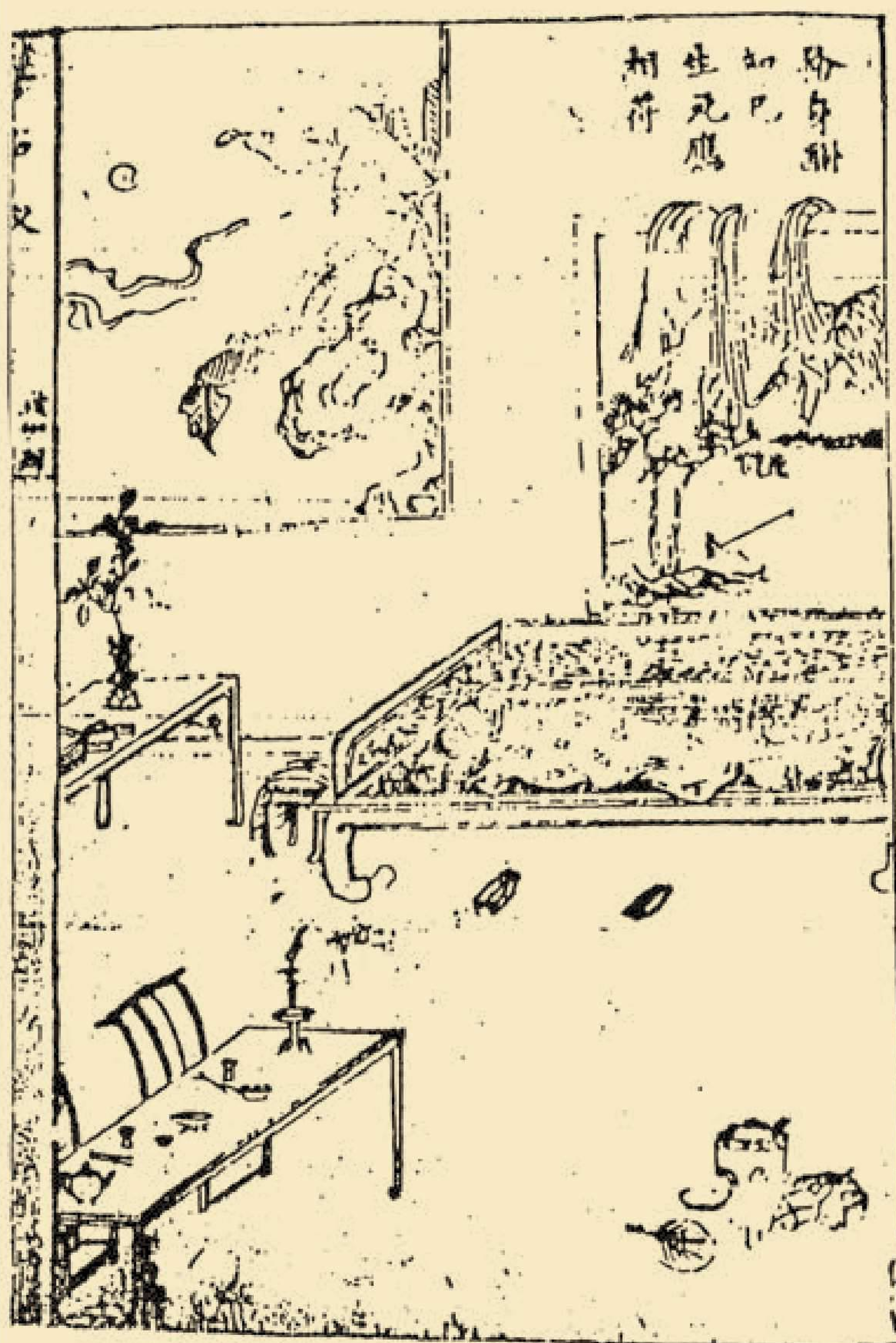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俠紀插圖之八



弁而釵情烈紀插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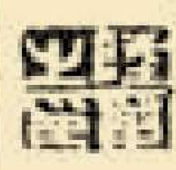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烈紀插圖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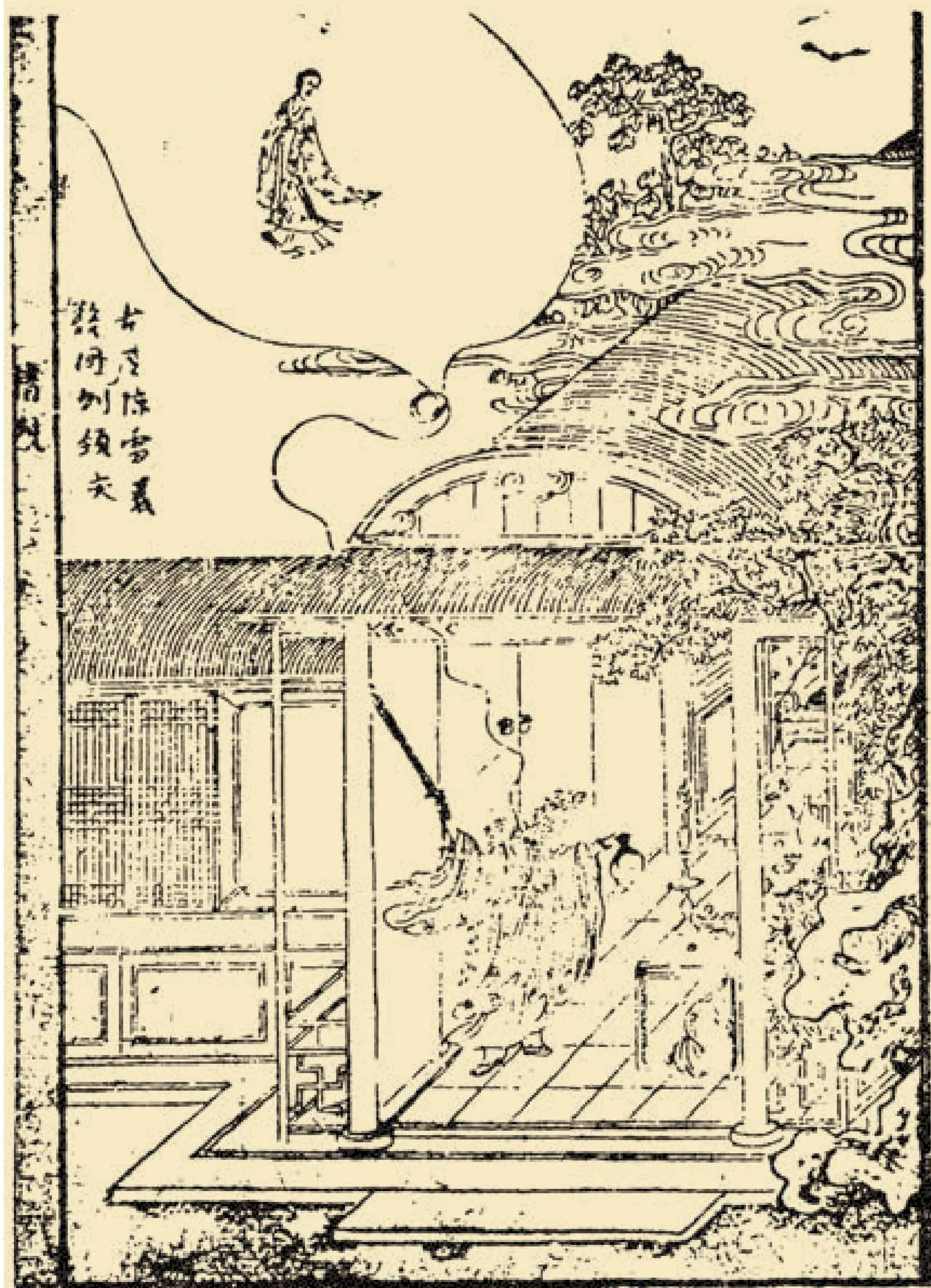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烈紀插圖之三

鳥有比翼魚有比目永
世不夲同遊共宿





弁而釵情烈紀插圖之四



弁而釵情烈紀插圖之五



弁而釵情烈紀插圖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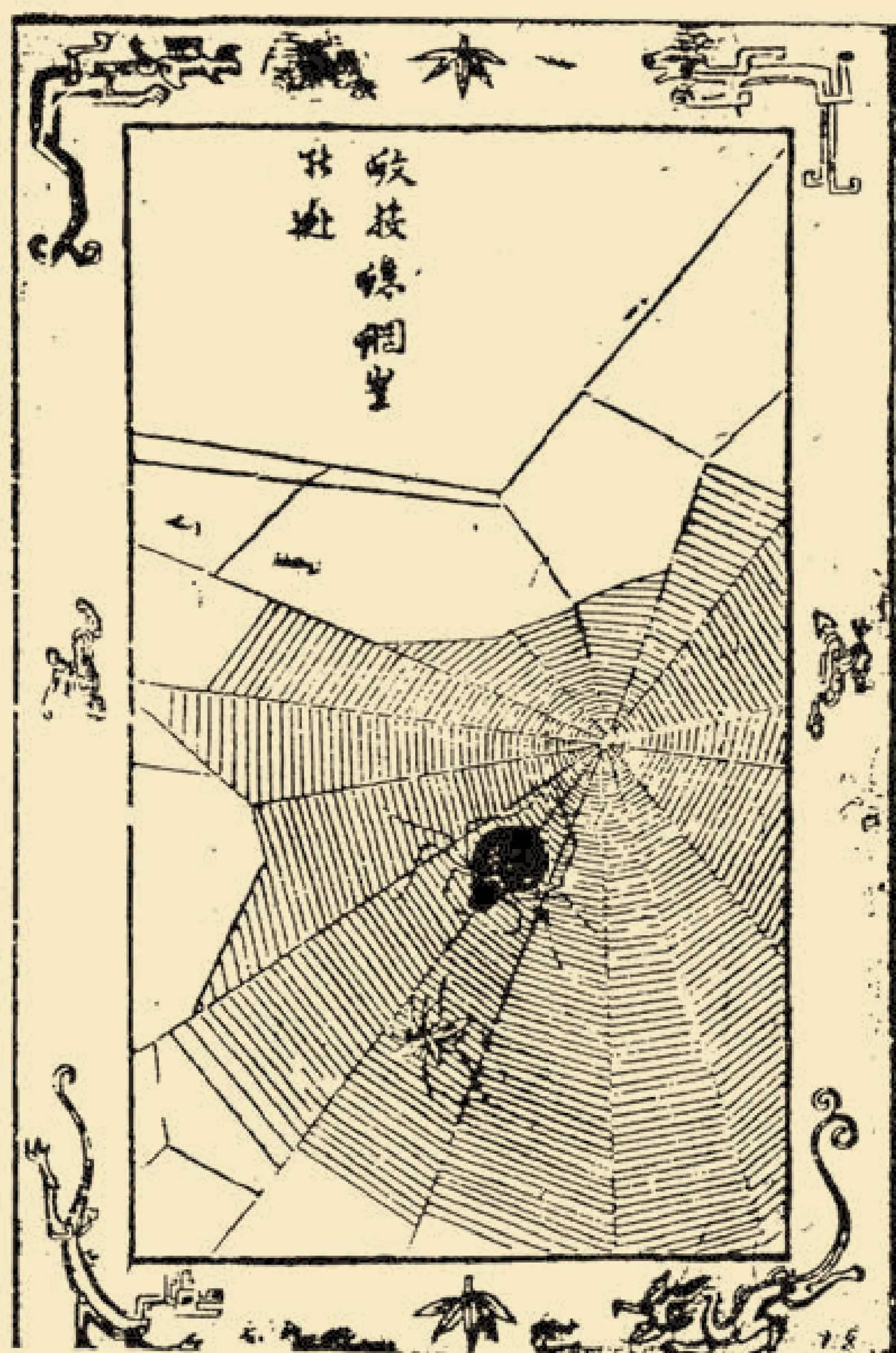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烈紀插圖之七



弁而釵情烈紀插圖之八



弁而釵情奇紀插圖之一



弁而釵情奇紀插圖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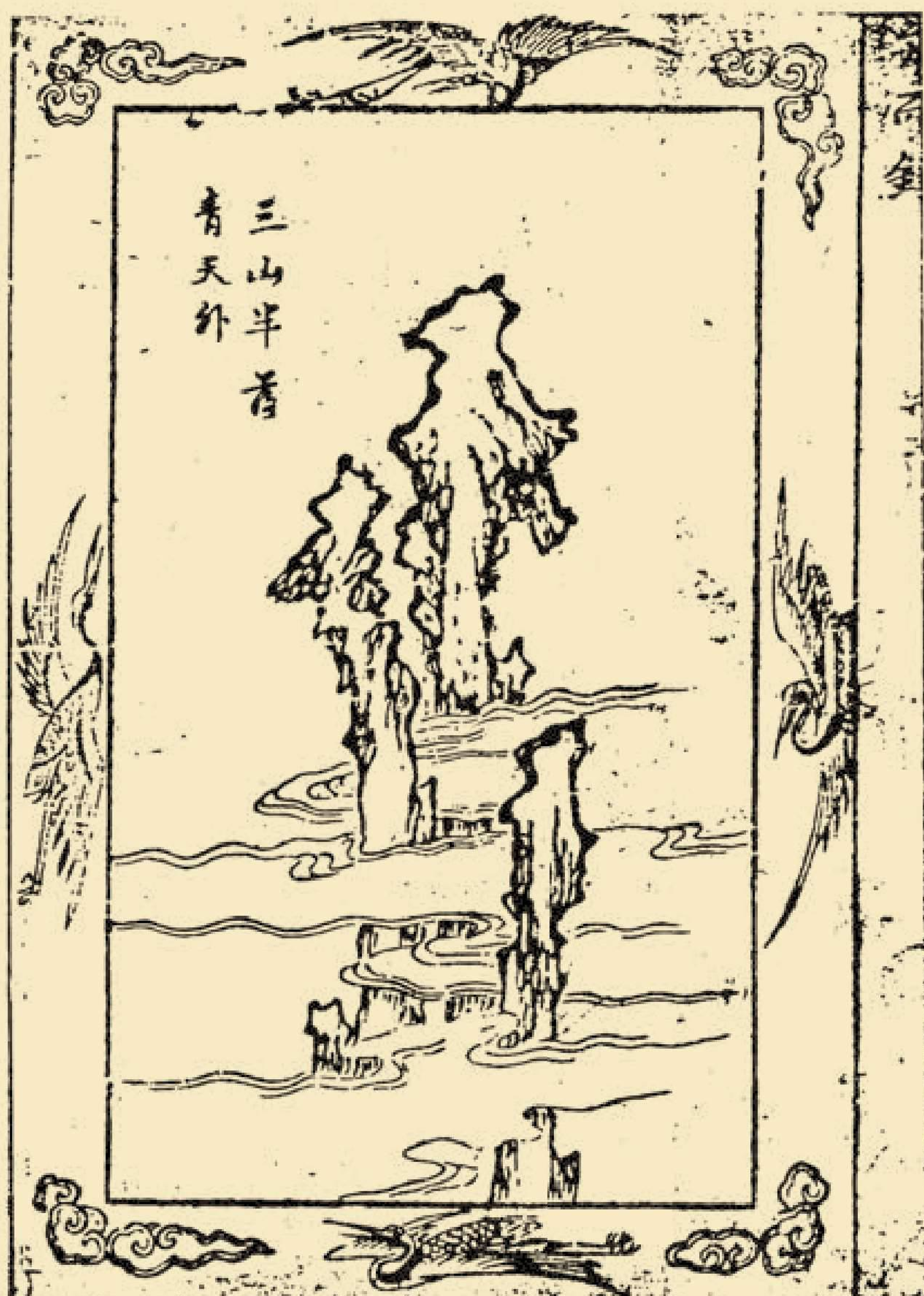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奇紀插圖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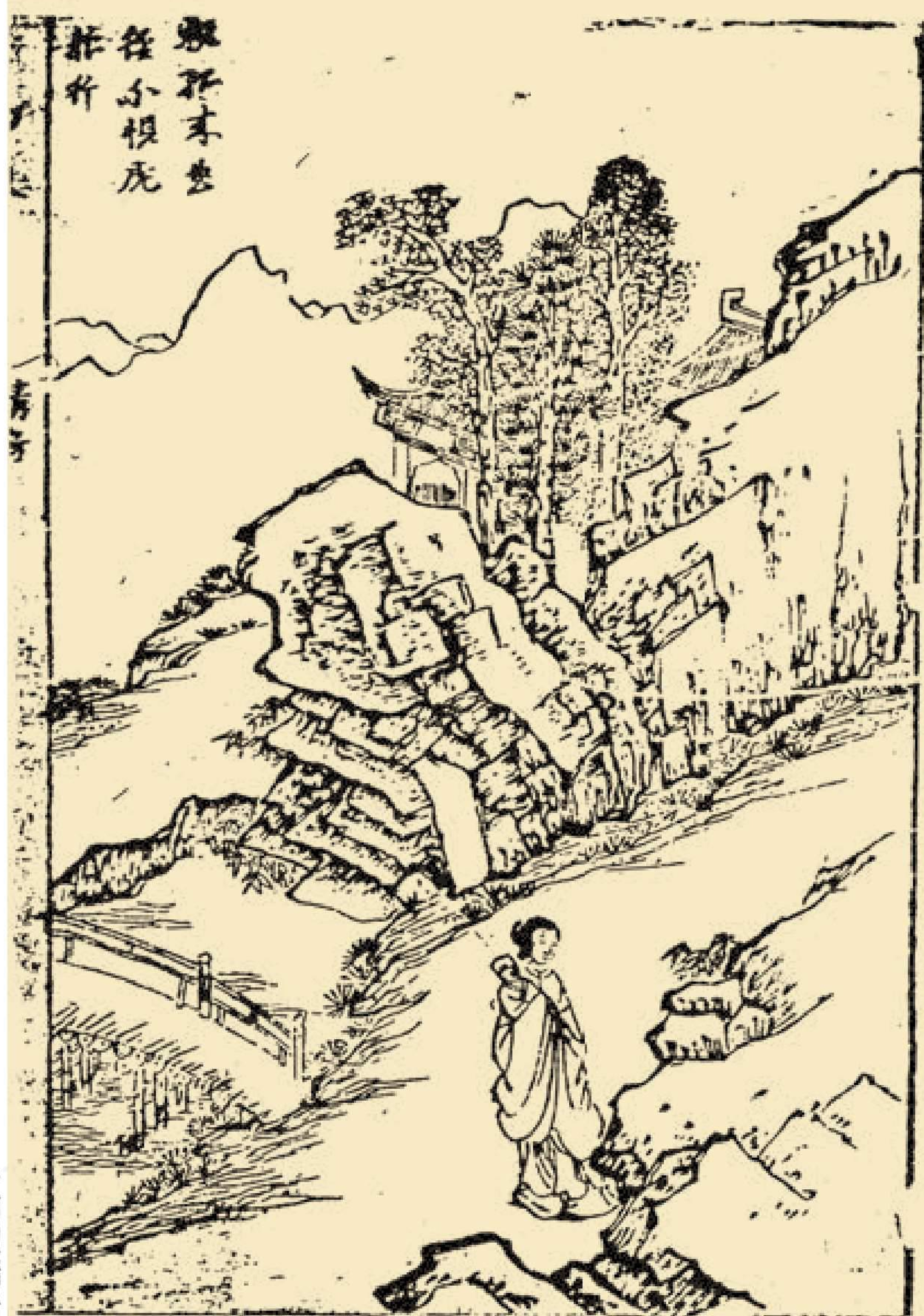
弁而釵情奇紀插圖之四



弁而釵情奇紀插圖之五



弁而釵情奇紀插圖之六



弁而釵情奇紀插圖之七



弁而釵情奇紀插圖之八

筆耕山房弁而釵情貞紀

醉西湖心月主人著

奈何天呵呵道人評

第一回

趣翰林吃糕壽友　俏書生刮目英雄

既可雌飛亦能雌伏占盡風華何須巾幗遜

逸皆司馬翩翩五陵年少逞風流豔奪嬌娃

情甜處也酸也甜也肉也麻也慷慨情偏洽

詩詞同調太白輕憐增加妬風嫉雨愈表性真

醉西湖心月主人編弁而釵總目 ❶

情貞

情俠

情烈

情奇

第四回　李摘凡語參菩提　匡肇新狀元及第

第五回　功成拂袖避世　證果羽化登仙

校記

❶ 原書分情貞、情俠、情烈、情奇四紀，各紀目錄獨立一葉，今合爲一總目，情貞紀首行「醉西湖心月主人編目錄」、情俠紀首行「醉西湖心月主人編弁而釵目錄」、情烈紀首行「醉西湖心月主人編目錄」、情奇紀首行「醉西湖心月主人編弁兒(而)釵目錄」均刪去。故宮博物院藏本情俠、情奇二目倒裝，亦予訂正。

醉西湖心月主人編弁而釵情貞紀目錄❶

校記

❶ 原書四紀之前未另立目錄，今補，以下情俠、情烈、情奇三紀亦然。

筆耕山房弁而釵情貞紀

醉西湖心月主人 著
奈何天呵呵道人 評

第一回 趣翰林改裝尋友 俏書生刮目英雄

既可（好贊）雄飛。亦能雌伏。占盡風華（刻。而透）何須巾幗。遍地皆司馬。翩翩五陵年少。逞風流。艷奪嬌娃。情酣處。（畫出。）也酸也醋。也肉也痲。也慷慨。情偏洽。憐同調。太出輕擲增加。妬風嫉雨。愈表性無他。誰是風魔學士。將情癡博得情佳。喜彈冠。批鱗解難。萬載堪誇。

〈且〉右調東風齊着力

此詞單表國朝一段奇事。始以情合。終以情全。（是南風功臣譜。）大爲南風增色。不比那

有始者不必有終。完好者不必完情的。話說揚州府江都縣有一書生。姓趙名王孫。字子簡。年方十五。[寫生手]眉秀而長。眼光而溜。髮甫垂肩。黑如漆潤。面如傅粉。唇若塗硃。齒白肌瑩。威儀棣棣。衣裳楚楚。丰神色澤。雖藐姑仙子不過是也。人及見之。莫不魂消。而趙生讀書好學。三墳五典。諸子百家。莫不窮究。內典玄宗。亦所諳明。潛心功名性命。[好保身法]不與匪人交接。兼以名門閥閱。人亦莫敢褻侮。即有二三朋友同社者。間以惡語戲之。或正色而拒。或置[是]之不答。落落之態。若不與人偶者。人雖切慕其姿態。猶如天上碧桃。日邊紅杏。徒妄想而已。[自知之明保身之哲]趙生自知艷冶招侮。更深自韜光隱耀。絕不與人應酬。或有以禮謀之者。故來拜望。欲待趙生回拜。便好下手。怎奈他先知來意。凡有來拜者。揖後便告道。家君嚴訓。非命不敢私出。有勞先降。不能回拜。伏乞原情。賜尊帖亦不敢領。容日得便。叩領大教。凡人來。便是這一番話。回得冰冷。[冷得妙]如此數次。人見他概不回拜。

無可奈何。也則索干休罷了。又惡同窗東耳生。水之藩。(番)時常來作獃取笑。自思道。若不易館尋師。安能杜得匪友。近聞有一秦春元。乃黃崗秦繼宗姪。是海內禮記名家。鹽院至親。今在瓊花觀開講經書。莫若與父說過。往彼肄業。一則可以明經篤學。二來又可避匪人之輕薄。算計已定。次日以告其父。父聞之。喜動顏色道。（此老自當有此兒）讀書爾之事。教子我之事。既遇明師。不可錯過。你打點書籍。我備贄禮關書。明早同往拜焉。見秦先生。行弟子禮畢。問答之間。井井有條。從容（畫出）不迫。雅致彬彬。秦春元甚器之。令擊梆召衆生與之相會。就着東房居住。戒不得私出。原來這秦春元欲收門生。通於南國。恐匪人攪亂。故請鹽院嚴禁。非及門者。不得擅入。雖有欲及門者。必於進見時。應對酬酢間。窺其一斑。而後收之宮牆。否則直拒之。雖既收矣。又恐亂其規法。各居一房。惟會講課藝（好師範）時相見一揖。亦無通問。外此不得私相往來。所以防微杜漸也。故初見時有

是戒。趙生領命而退。到東房。甚是精潔可意。私慰曰。吾今得避淫朋（未必）也。次日會文。甚見賞於秦師。諸友見其人才兩絕。未有不垂涎（畫出）者。只是先生功令甚嚴。趙生光明不苟。就有邪心。（形容處堪笑）亦只好嚥唾而已。肄業三月。絕無狎邪相犯一語。大快所志。偶因學思之餘。對明窗淨几。詩興勃然。走筆一絕。以紀其事。詩云。

色身原即是空身。孽海罡風怎（透頂之談）認眞。誰脫火輪登彼岸（可作佛）抽身
便是轉輪人。（家宗語）

題畢。取小斗方。倣米元章行書體。錄之座右。一日。運司奉鹽臺委。發牌季考。秦師欲爲二三子地。擊梆集諸生。語以其事。有六人願浼先容。而趙生亦在其內。（要點出）秦先生分付各備禮物。具連名手本。每人錄文字二篇。明早即可進謁。次日。童冠偕行。各帶僕從。行至中途。俄見黃傘飄揚。（寫得華麗）銀鎚前列。淸道旗。頭行牌。羽儀之盛。侍從之衆。甚是壯麗。矚目而觀。牌上

是翰林院三字。趙生心念曰。讀[覓根]書至此足矣。心之所思。足爲所移。搶出一步[如畫]觀之。乃是一乘煖轎。轎上坐的那個翰林。大不過廿歲。[寫生手]烏紗帽。粉底靴。藍袍銀帶。面如冠玉。神若秋水。正凝睛外看。忽見趙生突出。丰神綽約。[畫]體貌端莊。耀人心目。神魂已爲之飛越矣。私念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這相[情種]思則索害也。注睛視之。趙生見轎中目不轉睛。[嬌羞如畫]不覺臉紅。退縮人後。翰林心蕩神搖。莫之所措。轎亦娓娓而去。原來這翰林乃是風月場中主管。烟花寨內主盟。而生平篤好〇最是南路。乃福建人氏。姓風。名翔。字摩天。當時躊躕半晌。心生[急智]一計。喚一能事管家。叫做風成。密囑道。方才孫家當鋪牌邊。遇着那一起相公。內中有一位似曾相識的。一時記憶不起。未曾落轎會得他。心中甚是歎然。你可根尋他們居寓所在。的名眞姓。回覆我。若是認得的。還要去拜望。却不可洩[要緊]漏機關。恐怕不是。又多一番事。風成領命。不敢怠慢。尋到孫家當鋪門前。逢人

便問。並無人識。偶然問着一個老者。道。他是黃崗秦春元。鹽院送在瓊花觀裡開講經書的。那些都是他的學生。我問他今日到那裡去。他說今日去見運司。却不知因甚事。風管家謝了指點的。竟直尋到運司前。不見踪影。衙門寂然。自忖道。既道是鹽院相知。多管在賓館內。挺身直入迎賓館。果見一先生。約年四十上下。帶領一班讀書的。分師生坐在廳上。他是久慣跟官的。好不來得。就挨身到他管家隊裡。（此人伶俐）通個殷勤。便冒了本司衙門使役。問道。你們相公要見我老爺。有甚話說。却又同許多相公到此做甚麼。那秦管家是湖廣人。原是老實頭兒。那知是尋消問息的。便道。我相公乃鹽院（眞老實）老爺相知。日今院爺委你們老爺季考。帶這些小相公拜你老爺作門生。要他作興的意思。風管家又問道。可有（伶俐）名帖麼。秦管家道。怎麼沒有。你拿去看。便遞與風成。風成接過。打開看時。一個是年家姪名帖。乃是秦正。一個却是連名手本。上書六個名字。

他便一個個[伶俐]問過。問至第六個。乃是趙王孫。記了名姓。又問了字。風成看趙王孫丰姿態度。私嘆道。甚麼相知。不過爲此[看破]人耳。咳。這舊病兒又發了。故失驚道。老爺好回了。我去[去得伶俐]看看來回覆你。待你們好打點相見。秦管家老實人。還再四央浼他。風成乘機脫身而回。却說翰林回到舟中。心內甚是放[情人]不下。又不知他那處人氏。居住何方。姓甚名誰。又□□□□□。歸得書房。行坐不安。睡立不穩。□□的□看船艙外□。忽然見風成走來。滿臉是□。覺得像個尋着下落的模樣。翰林忙呼進艙。□□□言便問道。可曾尋着麼。風成道。小的一□尋着了。把從前事細說一番。翰林道。內中有一個束髮的亦在那裡麼。風成道。怎麼不在。方才小人說那名趙王孫的。便是他。我問他的字。呼做子簡。那翰林聽得這句話。好像又中了個探花一般。打發風成出了艙。仔細想道。實是[情人]丢他不下。怎麼生個計較。弄得與他爽利一番。才消這段慾火。若是當面[大知]

錯過。〔識的論頭〕到底是生平不了之事。思之又思。恍然大悟。點首道。有了有了。□□□府諸當道。不是同年。便是相知。諸公相逢。必然不能却情。命駕到此。不想撞着這個得意人兒。我且把探朋訪友心腸。〔趣人自看不淫〕移作問柳尋花手段。了此情緣。有何不可。算計已定。呼風成。分付快尋下處。風成稟道。老爺拜院道。倒是船上□。翰林道。廣林春色。千言聞名。是難到的所在。□要着實遊玩一番。還要青樓訪妓。平康買妾。□多事體。若先拜了地方當道老爺。便不好遊玩行動了。風成領命。去尋了顧衙一座花園。那顧家聽得是個翰林借住。〔世情〕好不奉承。連連道有。件件俱備。翰林到了下處。主人家遞了個名帖。安頓了行李。分付管事的備禮一副。贄儀一封。自家私下寫關書一通。拜帖一個。不好露眞名。取塗中偶遇。必欲濟其事之意。改名叫做凃必濟。〔好名〕字遇之。寫完了。自發笑道。〔冷言有趣〕好好翰林不做。從新□做學生。次日早。叫隨身小童風得芳。風得韻。分付道。我如今要到瓊

花觀去。聽一秦相公講書。□□露眞名。就（妙人）有許多不便處。我如今只說是遊學監生。他方才好收我在門下。我已改名叫凃必濟。字遇之。帶你二人去伏侍。到那裡若有人□□。可要聽我分付。不可洩露本色。稱呼之時。萬□不可叫老爺。二童齊應曉得。又分付風成□□從人□不必（着）相隨。只在寓處伺候。時□□□□□□□□帶了包玉縐紗巾。上釘蜜腹□□□白花縐紗夾道袍。內襯大紅夾領。打扮起來。比那帶紗帽時。更（好描寫）覺好看。竟然像十七八歲一個瘦書生。他只爲看上了趙生。做出許多□□。（□。□□人□□。□想）他如此裝束。又不知有多少動火的看上□□。收拾已畢。叫一人挑了行李。取路竟到瓊花觀。投了名帖。送上禮物。道。閩下晚生。慕老師□才□養。海內文宗。傾心仰企。來執弟子禮。望老師收錄門下不拒。萬幸。秦先生見他言詞從容。進退儒雅。人物瀟脫。胸襟開爽。知非凡品。（識人）忙回言道。楚之鄙人。不揣庸朽。設教南國。惟是教學相長。（今之師何肯說此話）爲他山之石耳。

名賢不棄。何幸如之。只恐有負來意。反爲有屈了。翰林再四遜謝。又進言道。生乃遠人。既承先生不棄。收之宮牆。諸友們也求〔衆□□此〕一會。後日聽講。也好晉接。秦春元道。這是該的。命館童擊梆。聚衆相會。從長至幼。一一□□。趙生白衣紅襯。愈覺〔果然〕可人。而趙生以目凝看。見翰林俊麗倜儻。迥然不凡。四目環觀。□□屬意。雖相逢一揖。而意氣〔寫生手〕覺已千秋矣。禮畢。各各散去。秦春元問。那邊還有空房館。適逢書房俱已坐完。〔天將以待〕止剩東邊小園〔豪傑者〕一所。花木尚存。房舍塌落。須要修葺一番。方好住居。翰林道。這個不難。待學生修葺便了。叫觀中住持計算。要多少銀兩。住持道。將就修葺。五七兩也夠了。要齊整。得十五六兩。翰林道。在這裡讀書。必須齊整方好〔到底。是翰林氣度〕就叫得芳取拜匣。兌銀十五兩。付與住持。要修得十分齊整。克日便要成功。秦先生對翰林道。你房一時修葺未起。我有對面房一間。乃佳客來往下榻之所。你權住居幾時。待修葺完。再搬過去便是。翰林又

深謝了。自此就在對面房中住。當晚更闌人靜。四壁無聲。（好凄涼也）孤燈獨坐。二小童已瞌睡在側。想起日間趙生顧盼。甚是有情。題如夢令一闋以記事。

遊藝中原誤入。仙子冰肌玉質。一見識英雄。心締三生佳謎。

如醉。如醉。何時能遂歡會。

題成。情興勃然。回看二童。沈沈而睡。那得芳原是翰林幸過的。見他伏在那裡睡。便以手抵他。得芳驚醒道。相公有何分付。翰林道。輕些。我一時興發。要你耍子。却是困倦。懶得動作。憑你怎麼。只要設法得我快活。得芳道。相公脫了衣服。待我來。管教相公（趣人）快活就是。翰林脫衣上床。得芳把頭伸入被內。摸着那鐵般硬的孽根。一口含着就呷。呷得翰林渾身癢痲難當。叫道。心肝。你上來罷。癢殺我了。得芳脫了衣服。跨在翰林身上。以孽根送入自己屁眼內。兩手按蓆。一起一（慣家）落。緊送慢拽。弄得翰

林騷癢不過。在底下亂迎上來。得芳等翰林要緊。他偏慢。翰林要慢。他偏緊。翰林耐不過。覆身跨馬。着力搗送。得芳爽利之極。叫道。相公狠肏些。我裡頭不似痛。不似癢。不似酸。不似痲。不知怎的樣方好。（現出西方極樂世界）甚是難過得緊。翰林知他情急。故意停身不動。得芳哀告道。親親相公。急殺我也。狠弄一弄罷。翰林聽了他甜言美語。也把持不住了。挺身着力狠肏。一連千餘下。弄得屁股內騷水如（奇）噴珠而出。連翰林身上都是。得芳（趣人）聳臀奉迎。百意百從。既而□戰良久。兩家苦兵。講和議好。偃武修文。相抱而睡。（結得住）不覺東方之既白。

古人傾蓋相知。摩天之於子簡。僅於一見而結莫逆交。較傾蓋者。又進一層矣。眞是情種。呵呵道人評

語云。三生石上舊精魂。忽的相逢喜便親。摩天之於子簡。當是再來人。自評

第二回　趙子交際輸贈頭　涂生得隴又望蜀

不說翰林恐秦先生看破圭角。深自韜藏。且說趙生回到房中。自思。此人我像在那裡會（你想）他來。好生面善。相會時好生親熱。看他風流超脫。舉止端莊。眞是大家風範。我同館雖有四十餘人。却無一個及得他（隻眼）。人品如此。得爲如此。才學想來也是好的。但不知先生發他在那裡坐。轉思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無得於中（你好。冷語）僞張其外者儘多。且待作文時便知端的。欲待丟開。只是丟不下。強勉書史。不知不覺（情。種孽寃）涂生又上心來了。趙生道。眞作怪。他非親非故。我怎只管掛念他。因題憶王孫一闋以自嘲。

無端一見便關心。何事關心直恁眞。將心問口自沈吟。這牽情。（說出了）三生石上舊精魂。

題畢。藏之笥中。注某日會涂兄。念念放不下。及思毫不可解。題此紀事。

次日乃文期。少長咸集。翰林要賣弄他的才高。信筆千言。（雄才）不待思索。不半日。而五藝已告完矣。交卷與秦先生。先生方完三首。因其速也。停己筆而閱之。見其文疏枝大葉。宛如漢初文字。而命題佈局。窮理鑄詞。絕不經人道過。秦先生失聲道。（秦先生是。翰林。的媒。人）奇才奇才。信筆直揮。有此佳製。所謂錦心繡腸。若有夙構。殆遇之也。秦漢而下。不可多得。玉堂金馬。指日可待矣。吾何幸得此快友。（如今先生不肯說。這話）翰林謙謙不已。諸生聽得先生大驚小怪。一齊出位。請問甚事。秦先生道。別人文字抄得去的。（可見抄得去。的不是好文。章）凃遇之文字。你們做不出也。沒本事抄得他的。就先把你們看也不妨。你看這些文理不通的。（酷肖）偏會議論文字。有的道先生看他快得緊。就驚倒了。有等讀腐濫時文的。（狠着痛鞭）道他沒有些文章氣的。也有道他是記來的。就有那附和的。便接口道是我曾在某集上。見是某名公的。（畫。出三家村氣象）還有的說是新科探花風翔的。有的道因他新來鈔老。先生奉承他的。也有道他文字是自成一家的。紛紛不

一。只是(肖)先生讚了好。不敢不道好。合口贊了一個好。還了先生。惟趙生看了。不開一言。自忖道。看起此文字。好似翰苑製藝。原何到此執弟子禮。轉念道。(眞是隻眼。好做天下大宗師。)天下負奇才而未遇者多矣。豈獨伊人。但我輩遇此高才。又値同窗。眞益友也。當自爲取益便了。文完。各各歸房。翰林無聊。題訴衷情一闋以紀事。

臨風幾度憶王孫。清淚頻沾巾。相逢不敢訴衷情。(眞極。眞極。)背後暗呼名。

個中事。付題吟。誰寄卿。骨化形銷。(透骨之談。)因風萎露死甘心。

風取本姓。王孫直指趙生。題之伐(藏)於秘密處。留爲後日作一相思譜。住觀中半月。只講書會文與趙生相會。此外並不能與之一談。且恐秦公看破。(偷。花手)倒在趙生面上莊重一分。秦公愈加敬重。諸生相處日久。(英。雄)亦漸陶鎔(大度。籠罩萬人於此可見)於翰林春風和氣之中。一日。住持來說。園已修完。且是吉日。請相公就搬入園內。秦先生同他到園中。眞好秋色也。有滿庭芳一闋。以

紀其景。

桂花爭馥。楓葉驚紅。造成一段秋色。蘭秀菊芳。外更飛雲白。征鴻嘹嚦半空。（讀此不。必再讀悲。秋賦）告天涯幾家離合池塘畔。衰柳寒蟬。兩兩啼愁拍。

休說。雖然是。明窗淨几。雕梁畫格。解不得。對景悲秋。狂客道。芙蓉老也。（情至語。）難保這少年時節。怕凝眸。烟霧霏糜。都是傷心物。

秦先生看了道。此園向來荒蕪。今一修葺。便覺改觀。地因人靈。（好奉承話。）信不誣也。遇之正好靜養。翰林謝道。不敢。搬徙已完。請先生坐下。得芳忙去烹茶。方纔坐定。忽同窗諸友。陸續而至。一來看園。二來作看友。見禮後。人多茶少。各各散去。計算惟趙生未來。翰林大失所望。無可奈何。只得掩門靜坐。二童侍立。忽然長嘆一聲。得韻道。相公極快（是）活人。何苦到此討不快活。翰林道。你那知我心事。得芳道。相公心事。我倒覺得些。莫不是

爲着趙（會話）。便住了口。翰林道。趙甚麼。得芳紅了臉。再不敢做聲。翰林回思道。兩家懸隔。音問不通。必得個（偷花譜）傳書遞簡的。通些慇懃。方好圖成。因問得芳道。你既知我爲趙相公。可知趙相公近日好麼。得芳道。知他好的。翰林道。你因何得知。得芳道。趙相公也有一小童。且是標致。又識字。叫做小燕（好名字）。連日同在廳上伏事。因此知得。道趙相公嘗讚相公人才俱好。翰林一聞此言。便像沙灘遇大水。渾身都酥了。道。此言可是眞的。得芳道。小的怎敢調謊。言未畢。忽聞扣門聲甚急。得韻走出開門。却是小燕。手捧一小拜匣道（趙生送贈頭來了）。我相公送你相公的。得韻忙報翰林道。趙相公着人送禮來。翰林忙步趨（畫）迎。得芳見是小燕。低聲對翰林道。方纔說的。就是他。翰林點首道。曉得了。勿多言。笑（畫）迎道。方才搬進園來。還未及來看你相公。如何倒先費你相公心。小燕道。我相公偶得秋露。自不敢自私。專送相公。望乞（使乎使乎）笑納。翰林看趙小燕人物精致。言語利便。甚是動火。同到

房中。打開盒子。乃秋茶二封。小簡一個。簡上云。

嫩綠旗鎗。天池一種。謹貢少許。以助文思。味雖苦實能消渴（只怕惹。得愈渴了）

云。

通家弟趙王孫頓首拜

翰林看了。滿面堆下笑來道。多謝相公。待我寫回帖。滴露研墨。一時歡喜心甚。不能思索回札。又看小燕立在傍邊。色色動人。因以目撥得芳。得芳會意而去。翰林對小燕道。意澀腸枯。（有此。潤筆物雖。百篇可立就。也）借你潤筆你須做美些言罷。便以手去抱小燕接唇。小燕以手推云。凃相公尊重些。不要沒正經。我相公立等回覆哩。快些寫帖。打發我去。翰林興發如狂。那聽他說。一手搿着頭頸。一手便去解褲道。（如。皮臉的。話）好親親。不要急殺我。推倒床上。（笑。得有趣）把孽根往屁眼裡就凑。小燕道。凃相公要取笑。也不是這等用強。翰林並不應他。（應不出。）塗上唾沫。直搗園門。小燕想來定是難免。道。相公輕些。我實未慣。翰林

道。好味在後。（作家話慈。悲語）你且強忍一番。儘興一送。小燕哎呀叫一聲。已進去了一半。翰林又是一送。直到根了。小燕道。涂相公惡取笑。（如此取笑勝念。阿彌陀佛）不顧人的疼痛。翰林只顧亂㑆。小燕疼得死去活來。怎當翰林思量趙生之情。付之於趙僕。一進一退。緊抽慢拽。如龍之戲水。兎之抓塘。小燕到此地位。只得聽他戲弄。始極痛苦。後漸滑溜。屁眼裡骨骨有聲。（好味在此）倒也有趣。道。涂相公不要忘了今日。翰林知他得趣。覆轉其身。大展手段。聳身起落。着實抽送。弄得小燕哼哼嘖嘖。（又現一層。西方極樂世界。）屁股亂聳亂顛。或扭或搖。叫死叫活。丫內騷水漬漬。如源泉湧出不止。約有一時。翰林快活難忍。揝定小燕道。心肝。我要丢了。你着實把屁股聳上來。小燕連把屁股湊迎扭聳。（趣品）又掉轉頭來。與翰林親嘴。又把兩手扳開自己屁股。百般湊趣。翰林心蕩神搖。一連又是幾十送。道聲。快活殺我也。一洩如注。（肖）緊緊揝定。問小燕道。㑆得你快活麼。你相公也替你㑆麼。小燕道。我相公不似你這等厚皮臉。沒正經。

翰林大笑道。莫忙。[好罵人]我還要弄他哩。小燕道。這個切莫想我相公從來不[醋。耶真耶使乎使][乎]與人取笑。休討沒趣。翰林道。前言取笑耳。豈有此理。小燕道。我來久了。快放我回去。翰林道。你夾緊了[在行]屁眼。我好拔出來。小燕儘力一夾。翰林拔出了卵。[好東西]淫水騷精。約有半杯。隨卵流出。翰林怕是惡物。看來都是淫涎。對小燕道。這都是你的騷水。小燕道。再莫聞講了。快寫回帖我去。翰林道。說得好。我去寫帖。小燕梳頭[□的]整頓服衣方完。翰林回札已就。札云。

念余消渴。惠我以佳茗。甫嗅餘香[換得。腸換不得心奈。何奈何]俗腸已顧換也天涯遊子。

樗櫟庸材。

門下不棄。而收爲莫逆交。幸矣。愧矣。謹對尊使。再拜登謝。附

具詩箋乙柄。京香二封。以表不肖臭味涼德。餘容薄暮再悉。

辱愛弟涂必濟頓首拜

又取賞封一個。汗巾一條。送小燕。小燕不肯受。翰林納之袖中道。不要

嫌輕。聊表微意。小燕笑而受之（笑生春）。又道。上覆相公。今晚當來一晤。不可他出。萬萬。小燕領命。回見趙生。趙生道。你緣何一去許久方回（君子可欺以方）。（不知已輸）小燕道。涂相公（瞻頭了）收拾未完。叫我相幫他佈擺。故爾來遲。有回禮書札在此。又道晚間還求一會。拜上相公。萬勿他出。趙生接過。看了回書。收了扇香。自忖道。既有回書。又要見我則甚（你想）。轉思道。我既要求教他。怎麼好拒他來。不若因其來。少爲款曲。留爲他日請教張本也（入魔了）。是一着。就分付小燕道。涂相公既然約來。他是遠客。不好怠慢他。可少辦酒餚。候他來時。西窗剪燭。快談清話。小燕欣然（像個有私情的）忙去打點。却說翰林打發小燕回。快活道。利市。利市（也。不要忒。看易了。）頭次易次次易。不怕不遂意也。但不知他今日肯容見麼。轉思道。他將禮送我。是重我也。豈有反拒我之理（所恃在此）。看看日落。打扮整齊。只待黃昏。便去探訪。那知天下不湊趣的事專撞在要緊時（皆然）。恰好秦先生着館童來接說話。翰林沒法推脫。只得悵然隨童而往。秦先生與他談古論

今。直至更次。猶然不散。翰林身雖在秦心已馳趙。(遊事二。君了)問答間。但唯唯而已。先生見他倦談。道。遇之今日倦了。請回罷。翰林恰像罪人聞赦詔。(像)好不歡喜。連連道。今日實是支撐不起。伏惟先生庶(恕)涂生不恭之罪。辭了先生。望東園來。對得芳道。老腐儒只管說長說短。躭閣多時。甚麽要緊。誤了我與趙相公的約期。此際多管睡了。得芳道。未哩。讀書人那裡此時就去睡。遙指道。那燈影輝煌處。兀的不是趙相公的書室。翰林躦步行至。只見雙門已閉。側室中露出燈光。翰林挨身至窗下。以津唾破紙窗潛看。見趙生穿大紅襖。白縐紗鷩衣。(好描寫)燒燭檢書。風致洒然。眞人中仙也。小燕側立。青衣白襯。大雅不羣。又似玉皇大帝面前立的金童。只管偷看。不覺影爲小燕所見。喝曰。窗外何人(出語不。俗)敢窺室家之好。趙生不及開言。翰林忙答曰。(道。個門外。漢可惡)是涂生宮牆外望耳。趙生叫。快開門。小燕開了門。趙生穿衣迎出道。涂兄來何晏也。翰林道。爲先生招去談文。故此來遲。(佞口自是。)

（耳）自知罪大莫贖。不敢遽來進見。特於窗外審見睡否。好定行止。意欲明晚竭誠再訪。不意又爲尊管瞧破。一發罪上加罪了。趙生道。不敢。小弟自然在此（開門投賊）恭候。揖罷。分賓主而坐。翰林道。遊子他鄉。退無毛薛之交。進（佞口）乏金張之援。承兄刮目垂青。已是天涯骨肉。又頒厚貺。令生感愧無地。趙生道。粗茗聊供口渴。反叨盛興。心甚不安。又蒙先施。不肖負罪多多矣。翰林道。不敢。俄而小燕托茶至。翰林道。（誰要你讚）尊使甚是伶俐。趙生道。蠢奴兒。何勞盛贊。若尊使輩。則出類拔萃矣。翰林道。這也未必。趙生目視小燕。小燕會意。自去打點。翰林（下手工夫）請教趙生文字。趙生道。小巫見大巫。（好謙遜）神氣已俱沮矣。又何必當場出醜。翰林道。同窗弟兄。何太謙也。再四索之。趙（引賊入口）生進房取文章。翰林隨步（頑皮）跟進。自喜道。向在途中偶遇。今日得到他房中。這也是萬幸了。只見白帳（齊整）紅衾。□桃涼床。左琴右劍。圖書滿架。翰墨盈几。香爐蒲團。拂塵如意。色色可人。默念曰。幾時與他同在此床一睡。（得隴）

也（望蜀）不枉我一片誠心。趙生取文數篇請教。翰林極口贊好（好處未必。在文字。）趙生道此非求教本意。還求直指瑕疵。方可取益。翰林道。清新古雅。博大渾厚。持此應試。翰苑如拾芥耳。趙生道。怎敢作此想。翰林道。（爲讀書者生色）我輩丟了書本便罷。書本在手。紆青拖紫。皆分內之事。趙生道。涂兄高〔明。〕自是臺閣貴人。若弟匪才頑質。何敢望焉。翰林道。也不是這等說。（又請個媒人來了）忽小燕報酒已完備。正是。酒後觀花情不厭。花前飲酒興偏奢。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酒中訴出風月懷　病裡了却相思債

話說趙生正與翰林談文。忽小燕報酒已完備。趙生起身道。薄具壺觴豆菜。少敵金風。不罪褻瀆。方爲知己。翰林與他談了半晌。雖有慾心。見趙生詞色莊嚴。舉止正大。又是初會。（過來人語）只得拿定邪腸。做出正經模樣。却是臉上（如見肺肝然）慾火直噴。腰間孽根鐵硬。文已看完。欲待辭去。又捨不得去。欲不去。又沒甚事躭閣了。正在那裡躊躇。忽聞得留他飲酒。便是鳳凰銜出紫泥書。也沒有這等歡喜。連忙道。露冷風蕭。正好飲酒。但弟□□□。少盡款曲。怎麼敢擾。趙生道。兄原是客。此是弟該當的。怎說這話。只見水陸具陳。杯盤羅列。盃至數巡。那趙生臉上如桃花含露。愈覺夭嬌。這翰林如海棠着雨。更增艷倩。你貪我愛。兩意相投。始初止談文字。後來漸涉風情。然而都是據古論今。借物說法。不曾一語涉着當身。（翰林

思忖道。」這樣敲弓擊弦。幾時得濟其事。不若大膽挑他一句。引到邪路上。便好入彀了。便乘興問道。趙兄亦好闞麼。趙生見他講到邪路上去。勃然作色道。吾兄當教小弟以正。（名言可。法）奈何引弟入迷魂陣去。況名教之中。自有樂地。何必到火坑中尋生活計。翰林聽了這一番話。義正詞嚴。甚是惶愧。起身謝道。不肖離家日久。客寓縈然。好生寂寞。（會。得說）酒入離腸。偶作此想。得兄一番正言。不肖也消去一半妄念了。趙生見翰林神色不安。復和顏道。羈旅已久。未免有情。這也不妨。但兄說消去一半。還有一半。怎生發（又惹。禍了）付翰林道。要消那一半。除非便住□□（□。）趙生笑道。涂兄緣何作歇後語。滿罰一巨觴。以戒下次。翰林亦笑道。罰便罰了。却要你替我發付那一半。（□機想變。）一飲而乾。趙生道。你的妄想。我怎生能發付得。翰林道。能。能。但恐你（緊一步）不肯耳。趙生道。我肯。你怎麼叫我發付便是。翰林堆着笑□道。兄敏人也。請自思之。趙生始覺（遲了）其侵己。變色道。今日會酒。止除談文

問課。外涉他事者。罰□大觴。翰林唯唯。知不□易得。起身告辭。趙生也不深留。翰林作謝道。辱承厚款。銘（皮臉）刻五中。酒後狂言。海涵萬一。趙生道。好客沒好主。深自慚愧。然兄亦似不任酒者。不敢強留。明日請罪。作別而散。翰林同得芳歸園。見得芳有酒意。便打發他去睡了。獨立閒亭。見星初渡（未免。有情亦□。誰能遣此。）柳。月正穿花。金風習習。秋水盈盈。長吁道。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回思趙生丰致情況。宛如目前。而所謂伊人。又隔一方矣。情思勃然。不能遏禁。無可奈何。回到房中悶坐。得韻雙（替身來了）手捧茶與翰林。翰林慾火正熾。一見得韻走到身邊。便思道。他是新（未必。）貨。必有些做作。我權把他當（趙）作（生是得。韻媒人了）趙生。閉着眼抱張呼李。發洩一番。也好度此良夜。時得韻年方十四。翰林一隻手接了茶。一隻手扯着得韻的手。甚是光澤柔軟。喫了茶。將茶鍾放在椅上。以手揷入懷中。其身光滑異人。翰林道。我與你耍子。得韻（畫出個主僕。光景新做耍。的模樣）不敢推辭。又不敢應承。又不敢作聲。喘吁吁的只是顫。翰林道。不妨。

我擡舉你。得韻只不回語。翰林把他橫推在床上。替他脫去褲子。摸其龍陽處。其熱如火。嬌嫩肥白。又進得芳一籌。(生好而狠)以他兩脚架臂膊上。搨些唾沫。一卵直肏到根。其內煖潤細膩。(美□)不可明(名)狀。得韻未經大敵。實是難當。只是家主公擡舉。怎敢裝腔。(是一法)咬着牙根。任他橫衝直撞。燈影之下。進進出出。興愈不淺。翰林見其情動。覆轉其身。自己上了床。將他兩脚□(又現一層。西方極樂世界)在肩上。如肏肩(姦)女人一樣。把枕頭替他墊了臀。大抽大弄。間不容縫。又抱着與他親嘴呷舌。又同他把雙脚環在背上。兩手狠狠搿緊。翰林搿得一身生汗。而陽精亦隨出焉。得韻止喘氣不息。竟其事(可愛)無一語。是夜。翰林竟抱得韻而寢。次日。翰林設酌請趙生。趙生亦欣然而至。翰林恐初次接來嚇怕了他。下次不肯來了。且又未必就得到手。拿定主意。絕不(是)談及邪事。相對甚歡。只落得個飽看。自此後。日加親密。吟風玩月。聯詩賡賦。無所不至。但一談及邪事上。趙生就變了臉。翰林

計窮力竭。無法可施。弄得火發。只好□得韻得芳（□點綴）□急。撞巧與小燕弄手兒。如此一□□□下手處。一日中秋。趙生請翰林飲酒。酒後少涉情事。趙生便起身而去。翰林悵然回園。嘆道。大丈夫死則死耳。奈何到小兒手中討氣也。丟開去罷。又思道。如此軟玉溫香。怎生捨得。還要耐着（情人）心守他。咳。身爲翰林。而不能謀一男子。這正是匹夫不可奪志處。展轉無聊。竟夜不寐。（塞。翁失馬不。知禍福）思勞過度。又爲寒氣所侵。寒熱交作。次日遂不能起床。飲食俱不能進。得芳得韻慌得手足無措。前來稟翰林道。相公病勢來得甚兇。莫若回寓。好接醫人調理。此處却是不便。況趙相公固執不通。（亦是一法）（但不知主。人之心）相公癡心。何濟於事。不若露了本色。回去養好了病。以勢利邀之。倒是易得。翰林道。莫胡說。我要睡。便昏昏睡去了。得韻道。相公既不回寓。須（好小廝）尋個醫人來看看。翰林道。不要忙。又睡去了。得芳對得韻道。這病都是趙相（是）公身上來的。如今還叫他來醫。得韻道。正是。也該替他說一聲。就

是秦相公。也該通知方是。得芳道。你在此看相公。（有主。意）我去對他們說。此日正是會講日。他闖入講堂。把臥病不能起床的事。一一說知。秦先生大驚道。客邊染恙。少人調理。怎生是好。散了講自來。看見翰林。以手撫其額。熱如火炭。秦先生呼道。遇之。我來看你。翰林驚醒。見是先生。勉強開言道。攝身不謹。（會說話）至沾塞（寒）疾。以爲先生憂慮。甚是得罪。講得幾句。便覺氣怯。秦先生道。少說話。不要費了力。翰林又昏睡去了。先生見他如此沈重。心下着忙。分付好生伏侍。我去接醫人來。秦先生去了。須臾醫者至。看了脈。撮了藥。道。是七情所傷。必得如意（說着。了）病便易好。寒感甚深。先當發散。言罷而去。諸同窗兩兩三三都來看望。只有趙生絕早回家探親未來。忽小燕至。得芳得韻合口同聲道。（痛。哭流涕之談）你相公害殺人也。又要相處朋友。又要做清白人。弄得我相公慾火煎熬。寒熱交作。飲食俱廢。如今半生不死。睡在床上。怎麼好。小燕忙進臥房。到床邊叫聲。涂相公。病

勢如何。翰林強睜開眼。見是小燕。長吁道。我命送在〔鼻酸〕你相公身上了。言罷。淚如雨下。小燕拿汗巾替他拭了眼淚道。事寬則圓。相公且自保重。翰林道。咳。他不搭救我。此〔情癡〕病莫想好了。又昏沈睡了。小燕對芳韻道。你們在此煎藥伏侍。我去報與相公得知。飛奔到家。趙生正與其父坐在那裡說話。見小燕來得急遽。便推小解。起身迎問道。館中有甚事。小燕道。快回館。〔急語真情〕涂相公要死哩。趙生大驚。不及細問。便對父道。先生等我講書。兒要回館。其父喜諾。趙生別父出門。恨不得身〔背〕生雙翼而飛。小燕路上把翰林的說話。直言拜上。趙生臉上紅了白。〔畫〕白了又紅。道。他自妄想。與我何干。說便這樣說。腳下卻一步〔畫〕緊一步。來到館中。不及見先生。〔情急〕竟到東園。見了得韻。便問道。相公好些麼。得韻道。相公昏迷不醒。十分沈重。他忙進臥房。坐床邊上。撫翰林頭道。趙王孫在此。翰林驚醒嘆道。趙兒。〔可憐〕便嗚咽不能語。淚流滿面。趙生亦墮淚。以袖拭其面。面冷如冰。道。病

中切忌悲哀。望兄保重。吉人天相。當自瘉也。又問。可曾服藥麼。翰林道。我病非你不能。[直告]醫藥雖良。能散相思乎。本不該唐突。但我命在垂危。實因兄情牽意絆所致。把心事剖露一番。令兄知我取死根繇。我就死也[乙字乙珠。乙珠乙。淚]得瞑目言罷。[銅肝鐵。膽觀。此亦必淒然]唏噓不能復語。趙生淒然。伏耳低言道。弟男子也。何害兄情癡至此。弟聞之又惶恐又心□矣。[至誠語慈。悲心]願兄善保貴體。無以閒事關心。青山不老當□□也。[□□慈悲。]設而兄有不虞。弟斷不敢□生。□□□。趙生此時見翰林十分沈重。□□□□□□□□寬他念頭。這原是無可奈何□□□□。翰林是慣家。曉得一時急言。後必有□。便接□□。承兄金諾。弟雖死亦無恨矣。□病入膏肓。未知態(能)起否。兄如念弟。晚當過此相伴。免我無□□[□□□□]見美情。趙生道。兄病中。那事却行不得的。翰林道。我口也懶開。[像]安能行得情事。但得兄相伴。解我愁煩。或因此得痊。又受兄再造之恩矣。趙生無法可推。只得回道。業已身許吾兄。[情語]自當侍奉湯藥。

暫別就來。翰林聽他要去。便含淚道。(可憐人說可憐語)我病多應不起。兄肯念弟因情捐生。萬勿喪約。如期不至。將索弟於枯魚之肆矣。趙生道。兄好保重。弟去見過先生就來。斷不失約。趙生見了先生。回到自己房中。嘆道。這是那裡來的(問你)冤孽。若是不去。此人必至傷身。若是去。安能保得完璧(未必)。轉思道。他是病中。斷不及邪事。好朋友也該相伴他的。等他好了。再拒之未遲。幾番要不去。看病勢(情人)兇狠。放心不下。只得分付小燕看門。到東園而來。

却說翰林病。原是感寒。服藥發散。便已爽然。又得趙生溫存一番。其病已去八九。只是要賺趙生(賊智)。□還裝做沈重模樣。至晚。趙生至。道。小弟特來伏侍。兄病可少瘥麼。翰林道。漸覺昏沈。(賊語)安望瘥耶。趙生坐床邊。約有更次。翰林閉了眼。沈沈而睡。忽作驚醒(賊謀(模)。賊樣)道。趙兄。我寒得緊。勞你上來煖我一煖。言罷。不住(賊腔)叫寒。趙生看他如此光景。沒奈何。脫衣上床。只穿着小衣(中計了)。在脚後捧足而睡。翰林道。我穿着衣服。再睡不着。兄既以身許我。

何惜一脫衣。可見是哄我的。趙生道。恐冰了兄。故不敢脫。翰林道。脫去好睡些。趙生又只得脫去了。翰林並（神機莫測）不沾身摸攝。趙生實認他病。坦然不疑。又是一個時辰。忽翰林道。脹死我也。（賊膣）脹死我也。趙生忙問何事。翰林道。胸前作脹。悶塞欲死。怎麼叫小的們（敲弓擊弦）摩一摩便好。趙生信以爲然。道。夜深。他們睡熟了。（中計了）我來替你摩摩罷。抓到頭邊披衣坐側。替他摩腹。翰林道。爽利。爽利。只是你坐我睡。（□他一步緊。一步費多少。轉折）甚是不安。入被來睡着。替我一摩。庶安我心。口中說。手便揭開着被。趙生恐凍了翰林病軀。只得入被同睡。替他摩腹。翰林思忖道。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道。趙兄住了手。我已不（好做作）悶脹矣。趙生住手。翰林便把手去摸趙生。膚如凝脂。光潤異常。趙生慌了。道。我極怕癢。不要這等。翰林道。兄既（此是供狀）以身許我。豈惜此一摸。趙生只得聽他摸。摸得極樂處。趙生把手便推。翰林乘勢將手揷入趙生頸。揜定親嘴。趙生掉臉向裡。恰好屁股（羊落虎口）朝着翰林。翰林以右脚揷入趙生右

脚底下。略屈些。以左脚踏住趙生右脚脛上。以右手揿定頭頸。扯（擒天下）其左

手。（偷。花賊）以左手潤唾沫於屁眼。卽將左手推其屁傍骨。側身而進。趙生到此

地位。推脫不得。無可奈何。道。（好說話其。如不聽奈何。）業已許兄。何不能少遲。大病中作此事。不

惟非所以待弟。兄亦非所以自待也。翰林道。情急矣。雖死無悔。趙生聽

他說了盡頭話。長嘆一聲。聽他戲弄。翰林不敢造次。款款輕輕。溫存着

意。（惜。玉憐香因。材而篤）彼憐此病。含羞隨隨舒玉股。此愛彼嬌。舉身怯怯展腰肢。情沾肺腑。

卽欲勉持而不定。（又現一層。西方極樂。世界）嬌啼婉囀。却疑流鶯而又非。輕輕點化。堪並垂楊搖

拽。盈盈露滴。好參淇竹淋漓。鴈含珠。半吞半吐而不捨。急三鎗。或進或

退而不停。既而雨潤菩提。花飛法界。而趙生十五年之身。一朝失矣。翰

林道。（皮臉）得罪了。趙生道。感兄情癡。致弟失身。雖決江河。莫可洗濯。（言。之可憐）弟丈夫

也。讀書守禮。方將建白於世。而甘爲婦人女子之事。恥孰甚焉。惟兄憐

而秘之。翰林道。中心藏之。生生世世無敢忘也。又何敢洩。且情之所鍾。

正在我輩。今日之事。論理自是不該。論情則男可女。女亦可男。可以繇〔可作〕生而之死〔情譜須行天下〕。亦可以自死而之生。局於女男生死之說者。皆非情之至也。我嘗道。海可枯。石可爛。惟情不可理（埋）滅。趙生道。繇此言之。兄眞情種也。翰林因誦訴衷情如夢令二詞。以表思慕之深。趙生道。今日之事。眞是孽緣。那日方見兄。便戀戀不捨。求其故而不可得。因題憶王孫以自解。末句有這牽情三生石上舊精魂之句。今日看來。那詞〔恍然大悟〕是讖語了。翰林道。事非偶然。信有天定。趙生問。尊體如何。翰林道。我已無病矣。正是。慢將心病逢醫說。心病還須心上醫。

烈女怕閒漢。趙生男子且然。而況於女子乎。催（崔）張申嬌。無怪乎在在皆然也。呵呵道人評

○○○○○○。○○○○○○○。自評

第四回　好先生觀文會意　蠢奴才同室操戈

話說翰林與趙生了却相思。其病即時若失。夜夜同宿。相愛相親。雖夫[夫妻所未。□]妻恩愛不過如是。一日。趙生問翰林道。兄言此中有樂趣。弟身入其中。只覺其苦耳。翰林道。弟在兄身上用水磨工夫。不敢縱情。略經點化。便息兵罷戰。原未曾到佳境耳。趙生道。此中安得有佳境。翰林道。此中有[現身說。法從三千。大千世界接引。□(多)少衆生。超脫苦海。入極樂世界。中]七寸是無糞的七寸上有一竅要大便方開否則緊閉所以完事時令緊縮穀道。以閉其上竅。便無穢物出。其七寸中。亦有淫竅。必須抽弄千餘。內中作癢。其淫竅自開。騷水隨出。美不可言。弄得疼者。是外頭肛門耳。其內原是寬綽。若要得趣。必須暢弄一番。其樂自見。趙生道。事已如此。弟雖不敏。請嘗試之。翰林說得高興。打發小的們出去。關了房門。要發作。趙生道。待晚上罷。翰林道。總是一肏。何爭早晚。管教你今番得趣

便是。半推半就。□□□□□了褲。塗了唾沫。就是一卵。趙生道。慢些。還有些疼。翰林道。要快活。却要先忍些疼。（個中語）又是一夯。竟直到根。大抽大弄。約有千餘。穀道內漸漸有水。趙生道。裡面有些癢發作了。翰林道。未哩。覆轉其身。跨馬而上。把自己大腿（又是一法門）。開在趙生大腿外。雙膝着席。以雙脚尖掉轉反勾趙生雙脚。以雙手扳開趙生穀道。着力狠夯。穀道內漬漬有聲。趙生甚覺有趣。（又現一層。西方極樂世界）不知不覺。把屁股亂聳亂顛。亂扭亂搖。發作了。翰林看他從來無此光景。知他得趣。一發狠夯。夯得趙生哼哼喃喃。叫。親哥哥。夯得好。夯得快活。把平時莊重光景。一些也沒了。翰林又抱轉他頭來。與他親嘴。又吐殘唾與他吃。趙生到此忘了形。竟如女子事夫一樣。便一一都喫了。翰林提出龜頭。猛撞到根。那屁股內淫水夯得隨卵而出。涓涓不斷。翰林又搿定趙生。把卵在屁股內（又開一個。法門）一頓。操揉得趙生屁股裡騷癢難當。騷水直流。道。我要死也。忙迎聳不止。翰林忍不住。着實

一連幾送。也洩了。那屁眼內方才止了癢。翰林道。有趣麼。趙生道。若不身歷其境。安知當身有此樂巢。此後夜夜如是。翰林却眞心教他做文字。把筆氣都改過了。若要不知。（好點綴）須是莫爲。他二人始初還歛形跡。後來漸漸不謹。連秦先生也有些覺得。諸朋友一發不消說。然而只是胡猜。却無處尋實蹟。又先生功令極嚴。住得又散。故即有好事者。也不能發其私。如此三月。趙生文字。竟與翰林無二。連字也有些相像。一日會文。秦先生看到趙生文字。認做是翰林的。後來看到翰林的。方知那卷是趙生的。忖道。怎麼他文字。替遇之（可疑）一樣。這小子有些作怪了。着館童來召趙生。趙生到先生房內。先生道。你的文章從那裡（問得好）來的。趙生道。是學生做的。先生道。哇。這文章是凃遇之（直指爽快）做的。你那裡做得來。我着意做他。尚然不能。你幼學淺識。安能到得。趙生道。委實是學生做的。不信。就面試。秦先生便出個題目與他。趙生不待思索。一揮而就。秦先生看來。比

會卷又好。先生大驚道。做便是你做的。緣何造得到這步地。若無口傳心授。（明眼人自騙不過）斷不能模做至此。你可從直說來。趙生道。不敢相瞞。因先生極贊凃遇之好。學生虔誠請教。蒙他直指心法。（心授在何處）故能造成此局面。先生道。二人光景。（遲了）已是可疑。今有此實證。一發是實了。我這裡是甚麼所在。你敢亂我規矩。趙生跪下道。還望先生週全。（好面）先生道。那凃生行藏。原是可疑。如此看來。不是爲我來。倒像爲你來的。（老秦恍然大悟）趙生紅了臉。低着頭。跪在地下。秦先生道。你且起來。你好生收斂。我及門人多看破不像模樣。那時我却不恕你了。趙生謝了先生。辭出。行未數步。只見館童趕來道。相公叫你轉去。還有話說。趙生只得又回見先生。先生道。凃遇之人品文章。俱不似（好眼睛）諸生中人。他雖拜我門下。我原以賓禮待他。他的文字。我亦做他不來。他既引你造到這地位。他也不是損友。（不要你說）你也算作會取益的。方才我說的話。不必與聞於他。恐他心中又多一番芥蒂。趙生稱謝而回。恐（貪）

翰林（快活又得香聲。忍氣）知覺不安。並不說破。只是自家深自避嫌遠疑。五鼓歸房。更靜方至東園。日間相會淡如也。朋友們看他光景如此。倒也釋了些疑。忽一日。鹽臺接秦先生進衙。一連十多日不回。（去得不好。）先生不在。那些學生便不像那等各守己房。便東走西走。有兩個沒事尋事做的。一個叫做杜忌。一個叫做張狂。專一（小人面目如生。）好談人之私。揭人之短。兩個看破了趙生與翰林的行徑。□□□□。這小畜生。我們同府人。倒不交語。□□□□□□□。今夜摟一夜不睡。好歹□□□□□□□到黃昏。他兩人躲在隱暗處。□□□□□□□東園。他二人也便挨身而入。見趙生□入翰林臥房。他隨後跟來。幸得韻出來□□。喝聲（此。小用。得）是誰。夤夜到此。張狂道。是張相公。杜相公。小趙來得。難道我們（是話）便來不得。口裡說。腳下便一步（要他不得）一步趲將上來。翰林與趙生正在那裡做此道兒。聽得人來。忙穿了袴子。抖一抖衣裳。走得出來。二人已到門口。道。涂兄好受用也。翰林正色道。甚麼

受用。張杜二人大笑道。你要瞞我。我已[得]知道久了。翰林道。知道甚麽。杜忌指着趙生道。知道他。趙生道。知我甚麽。張狂道。還要強嘴。直等我出你[很]的醜。杜忌故意做好人道。涂兄分上[好說]。存他些體面。扯扯拉拉去了。趙生道。這事怎了。羞殺人也。翰林道。爲我受此惡氣。心實不安。趙生道。只恐還不[眞話]從此而止。他二人極好撥草尋蛇。無風尚生波浪。他二人見此形跡。怎肯默默無言。翰林道。造化忌盈。好事多磨。樂極悲來。此理之常情。我你從此相會日少矣。言罷。[□極]淚流滿面。趙生垂淚道。不可必者外來之遇。能定者吾[□□]心之天。天下尚有鍾情如吾二人者哉。風波任彼。吾二人情終莫解也。願吾兄耐心幾日。待事少定。當續舊[還有想頭]好。今日弟且回。恐二人謀孽生端。又多一番恥辱。翰林亦不敢留。含淚送至門前。欲着人送。趙生道。此去不遠。園門關閉不便。不必送得。趙生去遠。翰林方回房。和衣而睡。不題。且說趙生別了翰林。行至中途。杜忌突[等□了]出道。趙兄。相候

久矣。趙生不答竟走。張狂道。趙兄何（善戲謔□）厚於涂生而薄於弟等。杜忌道。從此厚起也未（打罵）遲哩。就走到趙生身傍。趙生怒道。這是怎麼說。杜忌道。說不得你把（噎）我㑋一㑋。趙生看他出言無狀。喝道。胡說。沒廉恥。我是何等人。你敢輕薄如此。張狂道。太做作。把遇之㑋得。我們便㑋不得。偏（不穩）要㑋。一個掯定。一個就去脫袴。趙生看他用強。知難脫身。便誑道。兄既相愛。當以（好騙法）情講。奈何用強。依我說。便使得。不肯依我。雖死不從。我亂叫起來。你們有何體面。杜（只道着。哩）忌道。心肝。只要你肯。一憑分付。趙生道。此露天地下。寒風凜冽。不好謦談。同到我房中。細細披（像）陳。二人被他一賺。便道眞肯了。放了他同行。却是摸手（沒法）摸臉。趙生只得聽他。將到己房。道。我先去叫門。你們略退後一步。叫聲。開門。小燕開了門。趙生到房。也不說話。拔了壁上掛的劍。迎出門來。大呼道。張狂。杜忌（假。狠）你來。你來。好喫我一劍。吾頭可斷。吾膛可剖。吾身不可辱。今日之事。不是我尋你。是你尋我。好歹與

你合命。言罷。提劍趕來。[怕人。]二人看他變了卦。手中又有利劍。又見小燕持解首刀趕出接應。看得不是風頭。轉身就跑。[好危。]鞋子都脫落了。回到房中。整整顫[想來已怕]了半夜。杜忌道。屁股不曾肏得。幾乎送了八寸三。張狂道。一不做二不休。若不拆開他們風月。也算不得是個人。我們逢人便說。傳到趙老兒耳朵裡。難道弄不得他一個沒趣。我們也洩這口氣。杜忌道。是。[蠢材。]是。且說趙生回房。把從前事對小燕說了一遍。小燕道。天下從此多事[此小來得]矣。兩人長嘆短吁道。月明又被雲遮掩。花正開時被雨摧。第二日。張狂杜忌對同窗諸友添出許多惡言惡景。個個說過道。[鬪獸倒說得有興致。]趙家小官會養漢。那些書獃三三兩兩。交頭接耳。喞喞噥噥。趙生羞得不敢出房。又恐二人撞着。並不敢到東園去。翰林亦不敢來。雖隔咫尺。[焦殺]若視楚天。張杜又去尋着東耳生。[又遇兩個強盜]水之番說這些話。二人素恨趙生不肯從他。又恨捨舊友尋新師。聞得此言道。好。好。今日可消夙恨了。竟到趙家。見趙生父。半

諷半誚。一敲一打的說了一番。發笑而去。（好景）其父乃正氣人。道。氣殺我也。我只道他尋師讀書。倒做出這般流民事來。其母正在那裡分勸。忽小燕來取供給。趙公性頭上。一把揪着頭髮便打。道。我叫你伏侍那不成材的讀書。叫你伏侍他做要養漢。（說得出）小燕道。這話從那裡得來。趙公道。還要強口。合館俱知。東耳生水之番親口對我說的。再不認。我去接了張杜二人來質證過。活活敲殺你。小燕想來不能隱言。就道。老爺坐了。等我說來。相公又不是女人。（爲世人說法）就有此事。亦世俗常情。老爺知得。只好置之不理。其議論自息。奈何信他人毀言。傷自己天性。若去尋杜張來。他已任造謗。（有柄兒的紅娘）豈息面情。出了醜。老爺面上也不好看。小相公一生事業。未曾動頭。後來還要做□。依小燕說。老爺只是隱瞞好。趙公被小燕一篇話說醒了。道。倒也說得是。我錯打你了。你去叫了那不成材的來。小燕領命到館。把這些話都說了。趙生道。父親知了。（自討苦吃）羞殺人也。不如死休。小燕

道。江漢以濯之。不可洗也。雖死何益。[會得解]父子天性。我已講過。不要與他分辯。讓他說幾句罷了。趙生臉紅了。點頭[沒法]不語。小燕道。可別一別涂相公麼。趙生道。衆人矚目觀望。怎好去得。自那日別後。迄今數日。未能一見。想他肝[自顧不暇]腸斷矣。若不別他而去。何以安其心。我作數字告別。庶使知我行止。少自慰也。小燕道。事不宜遲。快[在行]些。趙生拈筆在手。道。涂兄僅隔數武。不得面晤而別。天何限我兩人至此也。言罷。淚如雨[空作相思淚斑]落。箋上盡濕。小燕道。要上街行走。不好看相[是]。趙生強忍淚眼。破涕而寫。其札云。

不肖辱蒙雅愛。自謂金蘭契誼。共定千秋。而失意匪人。毀傷天性。家嚴震怒。不敢不歸。豈不欲別。畏人多言。雖玉成有日[乙]。會[字乙淚]合可期。而一日三秋。難熬此冬夜如年耳。有衣有食。願台兄少留意焉。

遇之情兄[愛下]

即日弟趙王孫泣拜別

付小燕持去。將到東園。只見杜張突出道。你這貼戶又來傳書寄簡了。（倒像。個個中人）小燕不睬他竟走。杜張知道有夾帶。便趕來要搜。恰好得韻至。（救駕廉頗。到）小燕道。韻哥。我沒工夫。還你躭去。（乖話）得韻會意。接了竟進東園。杜張悔道。再快些。便落我們手了。兩人敗興而去。小燕回。道及前事。趙生伸舌道。（活驚。殺）早是不曾去。不然又受他一番惡況。（怕。杜張又。來）忙收拾同小燕回家見父。父罵道。不成人的狗才。我怎生期望你。你却做此下流勾當。趙生只是低頭不語。（也是一。法）父令在家讀書。不許他出。趙生入內去見了母親。自此只在家中讀書。翰林接趙生來札。知道他父知其事。叫了他回去。又不知責罰他麽。又不敢着人去問他。（此時念。他也沒幹）又不知他幾時來。欲去了。又不曾別得一別。在此又無聊。眞是去留不決。進退兩難。忽想道。寫起一札。等有便人。乘空寄去。省得臨時着急。因呼得韻滴露研墨。札云。

自君之出。靡日不思。仰瞻（瞻）山斗。痛焉欲絕。錦水有魚。玉

山有鹿。嗟世之人兮。酸鼻苦分離而莫聚。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願言珍重。以慰予思。

子簡賢弟情種

辱愛弟涂必濟含淚拜寄

寫畢。無繇而寄。只望小燕來。無情無緒。強步園外。見風景不殊。物色頓異。撫令想殺人也(今)追昔。不禁涕泗交橫。正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摩天之於子簡。相好極矣。此中無攪場之人。至與敗走散。夫亦何趣。得杜張一番風波。二人正得意時。倏然拆散。欲見不可。再會無繇。兩地相思。咫尺千里。遂成了一段佳話。但可惜張杜二人。替他們做了個造相思公案的奴才。這是煩惱皆因強出頭的榜樣。呵呵道人評

小燕一段巧辭。大爲卯孫方便解脱。但惜趙父知羞。而世之

爲父者。方以其子獻臀請擣。以媚有司。倘得如願。舉家慶幸。
而且有東施者。必欲奪寵。穿裙着褉。以媚於世。背後其父不
知費幾番教誨也。以對趙父。應當愧死。自評

第五回　風摩天秘跡奇踪　趙王孫玉堂金馬

話說翰林散步園中。消遣悶懷。見寒風刮面。透骨生寒。回思趙生向日情致。凄然淚下。道。天乎。何使我至此極也。因作二郎神一套。以誌其相思景況。

二郎神

強遊遨。見彤雲。遮斷相逢道。望桃源。何處覓春曉。無限相思。徒自心中懷抱。（我見猶憐況老奴乎）癡魂時傍情幃遶。志誠經讀得心焦。他去了。無音無耗。怎禁珠淚拋。

集賢賓

伊行已隔碧天遙。審覷處。恍結手標。耳邊似把離情叫（活着鬼）再三聽是自口相嘲。意攘心勞。料他們相思瘦。倒揉碎薛濤。忍見

他斷腸詞調。

黃鶯兒

展轉愈無聊。倚蓬窗。怕遠眺。愁峯蹙損離人貌。詩賦慵敲。經史懶瞧。清淚臨風(有些□)落重袍。音書杳。鍾情我輩。怎不掛心苗。

貓兒墜

狂風驟雨。何事(真可恨)恁摧撓。連理枝頭折散了。妬花不管花窈窕。悲號。幾時得延平劍合。好友從交。

尾聲

相親相愛關心竅。吞聲(自然捨不得)忍氣強別了。復讐時。斷首剜心絕獍梟。

不說翰林思想趙生。惱恨張杜。且言秦先生回館。聞知此事。呼張狂杜忌到中堂。大罵道。殘忍刻薄的(該罵)小人。他與你何仇。你却敗他的名譽。傷

他天性。壞我門面。本待要處你兩個一番。又道我爲兩個害兩個。你這樣同室操戈的畜生。（好肥罵）我不處你。自有天報。快些收拾回去。（太過些）少若遲延。我到學師處動了揭貼。你却莫要怨我。去去去。二人沒趣。只得收拾回去。秦先生倒到東園來安慰翰林。（有厚薄）翰林甚是感激。又到趙生家裡來看趙生。道及杜張不才。業已逐出。（好先生）以消彼父之疑。趙生甚喜。至晚。密對小燕道。二賊已去。你好去尋他。小燕道。正是不知怎麼在那裡想哩。（好體貼）次日。趙生寫書一封。絕句一首。令小燕持去見翰林。翰林道。相公好麼。只怕相思瘦損潘安貌也。（情人語）小燕道。幽思百結。度日如年。你兩人想是不言而喻。（倒是物事）相公屢欲着我來看。只忌憚杜張二賊。今幸秦相公逐回。也作拔去眼中釘了。但不知相逢何日。因出書與翰林。翰林長嘆一聲。拆開讀云。

鍾情如我兩人。而相別不能一面。（慷慨悲歌。俱見乎此）即鐵石人亦爲之墮淚矣。

二賊逐去。吾心實快。弟心邇身遙。不能飛越君前。泣談契濶。

又不禁幾度魂消也。情致楚楚。不能多作有情語。伏惟諒諸

筆墨之外。思成疴。不忍歌。天爲之。奈之何。意重（鍾情語）不妨言意淡。

情深何必講情多。附詩一絕。以誌相思。詩云。

獨坐孤齋意若焚。徘徊雲漢（短章可以當。痛哭）淚如潸相思無限難言處。只恐

孤猿不忍聞。　上

遇之情兄（即我）

即日弟趙王孫含淚拜

翰林看罷。對小燕道。你相公如此鍾情。我雖死無恨矣。小燕道。相公叫我上覆相公。千萬耐煩。少得空時。便來相會。叫相公勿（好分付）起他念。翰林道。我也要候他一見。方定行止。討些酒飯與他喫了。把他前頭做的曲子。並書付與小燕。小燕拿回。送與趙生。趙生免不得問了些行藏安否。却是不得相會。只好叫小燕去看他看。十二月初旬。忽宗師發牌（好消息來。了）十六日縣考。其父着趙生納卷。趙生納了卷。竟到瓊花觀來。謝先生前日解釋

之德。隨到東園來看翰林。翰林見了。（眞）悲喜交集。趙生道。背後打點許多（何在（止））事要說。（趙生千古皆然）及至相逢。半句也說不出。翰林道。你原何脫得身來看我。趙生道。兄尚未知。宗師發牌。十六日縣考。舉城紛然。弟因納卷。方得來看兄。只是今番進得學方好。若不進。家父責備。還是小事。我與兄却不能依前相聚了。言罷（鼻酸）淚下。翰林聽得考事。又驚又喜。驚的是要別了。喜的是可報答趙生。便道。承兄雅愛。雖靡身百體。未足言酬。所恃者寸心耳。考事雖不能爲力。以愚揣之。自當爲第一人（受軒舉。目是太原人物）不肖久欲治裝而去。但因未得與兄一會。故羈留於此。今既見之。刻下亦登程矣。後年三月間。當與兄會於北京。（奇特）趙生道。弟安能至北京耶。翰林道。不肖之言。其後自驗。賢弟記之。作他日話柄可也。（好埋伏）言罷。翰林便起身作辭。趙生垂淚道。才得相逢。又云遠別。弟腸斷矣。（情種）翰林道。相逢有日。不必心酸。東耳生。水之番。張狂。杜忌之四人者。（議論莫測）弟當爲兄洩氣。芳韻小燕知他二人別久。把園門關

上。都走開去了。翰林看着趙生。依依不捨。道。別後亦念（冷）我乎。趙生道。一日三秋。云胡不念。翰林道。如此。則弟九（讚心話）死無恨矣。以手摟定趙生。道。契濶〈別〉已久。又當遠別。欲一壯（討盡禮）行色。勿罪唐突是荷。趙生並不推辭。道。弟爲家嚴所禁。致兄百結柔腸。弟罪擢髮莫數矣。匆匆言別。恨不能以身隨去。敢惜一共枕席耶。解衣同睡。（情人大都如此）歡情爲離思所限。不能大暢。翰林作別道。後年之約。斷不虛邀。考事在爾（邇）好自保重。勿以鄙人爲念。兄來已久。恐令尊覺察。又多一番（本來面）氣惱。可急回。吾亦從此長發矣。趙生嗚咽不能語。（情至）翰林亦泣道。此事出乎無奈。我不去。無濟你事。你此番（情人忽）之考。（作諫友奇）關係甚大。一蹶不起。則朋友之誹誚。父母之輕賤。俱集矣。我去後。你當以考事爲念。他日相逢。彼此無作寒酸態（大言峨峨）相對。是我二人所以不負者。只是有一句要緊話。你若進學。有科舉到場中。須記得文章達上（匪夷所思）台。萬不可忘了此言。倒身拜別。幾於失聲。彼此又安慰了一番。俄三价

俱至。見二主公淒慘之極。道及欲別而去。(主僕癡情。)各各淚下。得韻得芳囑趙生好自保重。小燕囑翰林勿以(好小使)相思傷身。小燕道。來久了。恐老爺差人尋問到此。又多受一番氣。快回罷。趙生驚(可憐)泣。道。再遲一刻也好。翰林恐其情癡。變出他事。因賺他道。兄留連連。我(善於拋情)且再住幾日。候兄縣考後。看光景再別罷。你可回去安心讀書。趙生點首再拜。安慰而去。正是。(且行十步)流淚眼觀(九回頭)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已自登程。幾番回顧。淒婉欲絕。翰林送了趙生去。回到房中。分付得芳得韻收拾行李。就去辭秦先生道。久別雙親。欲歸探省。刻下登程。就此拜別。秦先生甚是不捨。知他行蹤已決。不能強留。道。正好盤桓。忽言遠去。實是不捨。只是遇之歸省尊翁尊堂。又不敢強留。分付整酒送行。又道。有屈高賢。實是不安。凡事要包涵萬一。翰林道。辱承老師不棄。收之門下。推愛諄諄。誨言如屑。只是學生不能領略。有辜老師大教。酒數巡。翰林起身作別而(去。得奇脫)諸友見他行止異人。各

各心中稱異。一齊送出觀門。翰林離了瓊花觀。到顧家園。風成等接着。都來磕了頭。問。老爺一去許久。我們甚是放心不下。遵老爺分付。又不敢來探望。老爺一向好麼。翰林回答了。便分付道。收拾轎。我明日去拜江都縣。次日。到縣前投了帖。知縣是他同年。連忙請入後堂。道。年兄來得恰好。正當考時。沒人看文字。（正中機。謀）年兄高才。替我取兩個好門生。以收士心。翰林道。當得效勞。只是匪才。恐不能當此重任。有負年兄之託。知縣道。年兄海內文宗。何太謙之甚也。翰林謝了。就在衙內住落。過得五六日是考期。知縣與翰林商量。出了題目。到察院中考了。當晚將卷盡發後堂。封門閱卷。知縣與翰林對酌披閱。忽看到趙生卷子。贊道。奇才奇（好。狠）才。（贊。）小子中安得有此文字。只怕是請人替做的。知縣接過看了。道。果是好文章。翰林密圈密點。（像個秉公。的。絕無疑心）道。此是翰苑法物。不似小子文章。若果出此子之手。我與年兄的地位。指日便到了。明日須叫來面試。如不是。（借公濟）當重處

（私）以懲將來。並拿替身父師。如果出一手。自當刮目破格待他。知縣道。年兄說得是。明日便知端的了。又看東耳生水之番兩卷。甚是不通。亂又亂塗。對知縣道。如此不通文字也來考。明是戲弄官府。宜貼在照壁上。以示警之。（陷人以罪何患無詞）並拿本身及父師責罰。省得出案時。那些不通的來纏。知縣次日升堂。寫一硃票道。急喚趙王孫。當堂覆試。以定批首。又分付皂隸道。即刻喚來。我坐候覆試。公差如飛而去。又分付將東耳生水之番兩卷貼出。（惡。）萬人矚目。好羞愧也。又差人去拿他兩個並父師。（□。□中常情施）二人只因與趙生結了仇。（報內捷徑誰。能脫得此關若不。如此則作惡者愈多。矣奈何奈。何）拆散他們的風月。今日翰林假公濟私。報復前仇。處得他兩個身辱家破。正是。從前做過事。沒興一齊來。且說趙生父親。正接了秦先生。在家看趙生考卷。忽見公差走至。叫聲。趙老爺恭喜。趙老問道。有何喜事。公差以紅票示之。其父喜甚。秦先生令趙生換了青衣。討了轎子。同其父送趙生到縣覆試。又打發公差喜包兒。小燕拿了筆硯。一

同到縣前。剛剛東耳生水之番（有趣大是痛快人心可。爲嫪風月者省）連他們的父師一個一條繩牽到縣前。趙父原是相熟的。驚問。何事。其父答道。生子不才。終日哄父。指照壁上道。做出這樣不通的文字。他自己應該如此。却又連累老拙。就問趙父。因何到此。那公差接口道。他家小相公。是老爺接來覆試定批首的。不比你令郎。此時知縣猶未退堂。報了名。一齊都進去了。趙父看了自己兒子如此（涇以。渭濁）別人兒子如彼。又是昔日同窗的。想起前日事情（好。回。顧）道這兩個畜生該如此。自己却歡喜無極。趙生見了知縣。知縣當堂出題。一掃三篇。呈上。知縣看了。見他年紀又小。文字又好。滿口稱奇。當面許了（快活）批首。叫他回家用心讀書。東耳生水之番跪在地下。好生惶恐。悔（遲了。）道。當日與他無仇。他今日也替我們（好想）方便一聲。他今日竟是天上人了。趙生謝了知縣。知縣送至滴水邊。趙生到堂下東耳生水之番身邊。奚落（捨饒罷。事）他道。二兄（可殺一刀莫要如此。取笑）還在此等覆試麼。弟先去。二兄用心慢來。二人羞得沒處躲。趙生之

父與秦先生接着道以前事。甚是興頭。只見水之番東耳生各責二十板。各罰五十兩修城。一邊如此興頭。一邊如此苦惱。爹娘怨。朋友輕。趙生出縣。其父已着轎在那裡伺候。擡將回來。又道他（世情）辛苦了。連小燕也是高興的。趙生到書房。對小燕道。我的功名（得意場中而有故人之念眞）倒像有影的了。只是不知涂（是情種）相公的消息。好生放心不落。小燕道。考事要緊。勿以他事爲念。功名到手。再作道理。趙生道。也是。繇縣至府。繇府至院。俱取批首。遂有科舉。就有那附熱趨炎的。（畫出世態）來與他說親。又有附他讀書的。俱不允。未幾而秋試。到場中。想起文章達上台之囑。遂於大結內隱之。南宮遂擢高（暢）魁。是年。張狂杜忌以德行虧薄。俱出（太毒些）六等。眞是快心事。秦先生着人回家。取領盤纏。就於廣陵。同趙生進京。此番師生更是不同。一路無詞。到京中尋了下處。其年大座師（又得會耶）正是風翔。三場畢。趙生又擢高魁。秦先生亦在榜內。次日。同去謝大座師。風翔迎下座來。趙生舉日瞻看。（像）驚得魂飛魄

蕩。秦先生嚇得目瞪心呆。却都不敢作聲。接見畢。單留趙生飯。坐定。問道。賢契認得涂遇之麼。（慢。打輕敲話中。猶是當日調。情趣口）趙生臉紅道。此門生好友。老師怎麼知道。座師道。北京之約。賢契竟忘乎。趙生道。此門生好友密語。老師怎麼又得知。敢問遇之現在何處。趙生明是認得的。但不好就認。座主道。要知前日涂生。便是今日之風翔。（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趙生頓首謝道。昔爲契友。今作恩師。成我之恩。與生我者並。不識老師當日因何到揚州。翰林把相逢改名的事都說了一遍。然後知北京之約不誣也。歸以語秦先生。秦先生道。早是不曾怠慢他。殿試趙生二甲。秦先生殿了三甲。趙生御賜歸娶（快活。）。知縣作媒。娶了倪翰林小姐。婚成赴任。德政聲門。旋轉吏科給事。後翰林以忤中貴坐斬。舉朝縮舌。趙生不避權勢批鱗（二人毋負）。拽裾痛哭流涕。立白其冤。本凡〈你〉七上得免。二人遂俱棄官（高人。）。挈家隱於白門。世世相好不替云。

醉西湖心月主人編弁而釵情俠紀目錄

筆耕山房弁而釵情俠紀

醉西湖心月主人　著

奈何天呵呵道人　評

第一回　張舍人能文能武　王虎子再戰再勝

酒是迷心鴆毒。色乃伐性斧斤。任是鐵漢入其中。也教兒女情勝。　金剛婆傒各異。健兒美女妹(殊)形。只因一點志誠心。博得男甘女嬪。

這首西江月。單言酒色二字。任是伶俐聰明。銅金剛。鐵漢子。不入其中便罷。一或沾染。未有不爲迷惑者。就如楚重瞳殺人如麻。到垓下之敗。也不免虞兮虞兮之嘆。可見兒女之情。雖英雄亦不能免。這猶不在話下。我如今單表國朝一個英雄。文魁天下。武冠三軍。也被酒色二字失

了身。成了一段佳話。眞足供千載奇觀。爲有情者榜樣。話說天津衛有一小舍。姓張名機。字射四。年方十四。膂力過人。能挽鐵胎弓。善使方天戟。曾得異人傳授單鞭。神出鬼沒。連珠□箭九枝。貫虱穿楊。更有飛蝗一發百枝。發無不中。火龍神標三十根。標到火熾。中無不死。而且有飛抓。三百步內。取上將人頭。如探囊取物。至於騎烈馬。舞長劍。特餘事耳。却是生得。

眉分八字。秀若青山。目列雙眸。澄如秋水。淡淡玉容滿月。翩翩俠骨五陵。若非蓬萊仙闕會。定向瑤池閬苑逢。

當時値多事之秋。目擊時艱。有澄青(清)四海之志。其父張弘。字子重。曾爲寧撫總兵。以不合時宜。閒住在家。其兄張權。已蔭襲指揮使。母金氏。亦安樂無恙。一日。張生感不如識一丁字之語。遂告其父。欲就學焉。父深喜曰。吾家世以武功見奇。而子獨有志文事。是出類拔萃之見也。

吾何不從焉。擇師而往。張生篤信好學。不恥下問。待師長以敬。接朋友以信。進退謙謙。威儀抑抑。雖熟知其爲武弁子。亦不能以糾糾桓桓目之。三年而五經諸子。文章詩賦。詞曲歌吟。無不了然於胸中。稍有餘閒。涉獵琴棋書畫。凡一經心。無不得其精妙。可謂錦心繡腸。慧舌蓮心。古之李白潘安。不過是也。忽文宗較試。三戰三勝。遂爲附學生。文士塡門。衣冠接踵。張門以三世武夫。忽通（好點綴）勛文於一旦。非射四之就學。何以至此。張生拓落不羈。豪放自喜。花柳叢中不着跡。亦不拒絕。嘗曰。酒中可以得道。花裡可以遇仙。（達人）安見去此便爲佳士。時撫臺何觀濤。乃當世名士。極喜作養人才。季考拔張生第一。張往謝考。始知爲武弁子。駭然稱異。道。賢契文字。英雄大度。籠罩萬人。自是濟時宰相。却不意出之將門。而忠厚和平之氣。溢於筆端。他日出將入相。享人臣之貴。而能保其令名者。捨子其誰。張子再四遜謝。從古顏回雖賢。得孔子而名始彰。張生

雖是文武全才。不過隨諸生進退。未能名揚於時。得何撫臺一贊。天津衛那個不曉得張生。又兼何撫臺日日差人探問。二三日定一接見。好不稀奇。並其父其兄亦增光許多。（所以人家要生好兒子）一日。撫臺道及邊關時務。張生道。邊帥有和。（着眼）必敗無疑。未幾而報□矣。邊事日急。何撫臺手足無措。請張生。問曰。以四海之大。天下之衆。經略之嚴。而不能制一小醜。其故何也。想在兵不強。將不勇乎。張生曰。不然。兵非不強。將非不勇。而所少者謀士耳。譬如捕獸者犬。而發縱指示者人也。不得其人。犬何能乎。今之經略。皆書生耳。所重只是文字。非不尋一二後師。然都是尋章摘句。調口弄筆之士。只好伴食幫閒。飲酒食肉。（極切時弊）代筆撮空。何能謀及軍國大事。間有一二執事。欲矯其弊。亦不過收一二勇夫。授以家丁健步之職。爲護身奴才。竟未有一躬謙下士延攬英雄者。蓋智謀之士。祿非所干。位非所急。胸藏大志。腹隱良謀。有戰必勝攻必取之策。定大亂。挽江海之能。抱

道自高。不求聞達。遇知己而起。則鞠躬盡粹（瘁）誓死靡他。此人一得。驅市人可撻勁敵。矧將士之衆。兵甲之利。何一小醜之難平耶。何撫臺滿口稱○道。此言深切時弊。老夫請題　聖上。開延攬招徠之典。又問。賢契乃將門之○。今敵兵猖獗。攻守之策。當必有以教我。張生道。土寇雖動。然彼憚敵兵襲其後。亦不敢深入。（料敵如見。）只恐附近地方山旅頑民。乘機竊發。不可不防。生有水陸攻守四策。可保此地無虞。因出袖中圖策獻之。何公接看良久。嘆曰。此濟時急務。有子如此。國家可謂有人矣。張生遜謝。因辭何公。往山肄業。作秋試計。何公不能留。一邊差人依張生圖作防守之具。不題。且說天津附近二百里外。有一鳳凰山。與二祈山相接。頭在山東。尾連陝西。連綿不絕。千有餘里。乃響馬聚集之方。綠林出沒之地。內有一山寇。姓鄭名雄。號混天大王。手下有十個弟兄。五萬嘍囉。其他響馬附從者。三千餘人。知邊關振動。便要起兵（鄭雄替張生做。媒了）襲天津。取山寇。

渡黃河。掠淮揚。渡鎭江。直抵南京。當日聚衆商議。擇日起兵。有軍師陸羽上前道。哥哥。且略從容。天津乃南北重鎭。三邊總領。十三省通衢。那何撫臺恭謙下士。甚得人心。雄兵十萬。戰將無數。我若輕舉。四外郡縣一聞有警。援兵擁集。那時首尾不顧。豈不惹火燒身。依小弟之計。衆弟兄能事者。擇一二人。到天津投獻。如那裡無人抵敵。便挨身而進。作爲內應。我等提輕兵曉伏晚行。（好計好計）不消三日直抵天津。裡應外合。一到便取。（知波（彼）知。己以此行。兵無不勝矣）此兵行詭道。知彼知己。迅雷不及掩耳之說也。（深通行兵避實擊虛之妙）若是他那裡人才強勝。作索按兵息甲。積草屯糧。買馬招軍。待時而動。倘必勉強動兵。恐非萬全之策。鄭雄道。軍師之言。衆兄弟以爲何如。衆人道。軍師之見。實爲萬全。伏乞哥哥喜納。鄭雄道。既如此。那位兄弟敢到天津走一遭。早有一人應聲而出。衆視之。其人身長八尺。年約四旬。白紮巾。銀抹額。白蟒袍。銀葉甲。五路鬚。紫檀臉。姓王名飛豹。字虎子。上前打躬。道。小弟不才。願

往天津。鄭雄道。若得賢弟一行。管教奪盡天津文武（未必）之魄。不知單行。還要伴同去。飛豹道。只帶小女同去便夠了。原來這王飛豹。乃太原人氏。娶妻姚氏。甚有姿色。勢宦欲淫其妻。陷飛豹於獄。其妻縊死。（烈。性如生）知縣覺其爲冤。頓爲釋放。飛豹恨不能平。乘夜放火毀宦者屋。而盡誅其家。抱二女欲逃進京。上本鳴冤。路過山寨。爲賊兵所阻。連殺十數人。衆頭領亦不能勝。陸羽勸鄭雄禮請上山。坐了第三把交椅。他感其妻死節之情。亦終身不（義夫。）娶。二女。長曰女英。次曰女傑。讀書知禮。勇冠三軍。飛豹嘗對二女道。（英雄失路。進退無門。欲留其身以有用。安能擇善而從。但只在結局收場何如耳。如王虎子者。可稱英雄二字矣）我本良民。豈肯爲盜。當時我四海無家。你姊妹無靠。故苟延性命。借此安身。你當留心文武。一朝改邪歸正。當捨身報國。將功贖罪。復爲良民。此吾願也。同寨有求親者。回云。吾女有誓。必文武如彼。便偕連理。有幾個與他交手。不是錮打。便是活捉。此後再無人講親了。鄭雄知他父子武藝精強。故大喜云云。分付排筵送行。當日王飛豹回房對二

女道。明日同你姐妹往天津投獻。倘皇天憐念。覓得機關歸正。（忠義英雄）方是我父子出頭日子了。次日。王飛豹裝做投軍模樣。帶了長鎗。二女青綿襖。軟靴。帶了鐧刀。把三副披掛。包在袱包內。騎了馬。衆兄弟送至交界而別。有分叫。鳳凰山失去三虎。天津衛得了四雄。一路饑食渴飲。晝行晚宿。三四日來到天津。見城上旗旛招展。鎗刀密佈。弔橋高拽。告示四張。守門軍士如虎如狼。高掛盤詰奸細大牌。飛豹再欲進觀榜文。二女道。兵荒之際。（識時務）恐動疑猜。不如逕去投獻爲是。王飛豹然其說。逕到城門下。高聲叫道。我父子三人是來投獻的。煩長官通報。那守城軍士回道。投軍的。進南門。俺這裡單管人客出入的。南門上有招軍旗號。你們去。他父子三人轉到南門。果見招軍旗飄颻城上。他對軍士們通了來繇。軍士報過。藍旗手引入見遊擊府。遊擊府問他姓名來歷。他呈上手本。上寫道。投獻人王飛豹。長女女英。次女女傑。係太原人氏。年四十有二。長

女十七。次女十六。幼習韜略。長攻戰具。十八般武藝。藝藝皆精。六韜三略之策。策策皆曉。皇上拊髀思將。勅旨招士援邊。千里投獻。願為前部。遊擊看了手本。着了一驚。忖道。我説他是投軍的。原來是討薦的。就叫。請起。道。你欲上邊。必須面試武藝。王飛豹道。馬步水陸。強者便來。遊擊命五營教師與他比試。多則三合。少則二合。不是鎗傷。便是鐧打。半日功夫。連傷十二人。王飛豹笑道。還有麽。快些來。並無一人敢應。王飛豹大聲喝道。你這些騙錢糧喫的。太平時節也不知虛耗了朝（好肥罵罵得）廷多少軍餉。（是）今一王飛豹不敢對敵。萬一兵臨城下。如何是好。遊擊驚得面如土色。（畫出沒用人模樣）打起精神。強掙着道。你父子且回住寓。待我稟過撫爺。召你相見。王飛豹收鎗作謝。又問遊擊討下處。遊擊只得差人送到一店中安寓。又只得送些酒米與他。次日。遊擊以告撫臺。撫臺道。他既出大言。自有抱負。（説得是）便不該輕自着人與他比試。如今被他看輕了我天津衛。外人聞之。

道我天津無人。必有兵事相犯。必須勝他方好。當〔下〕有胡大刀。駱都司。蕭鐵鎗三人。跪上道。我等蒙撫爺擡舉重用。願擒王飛豹父子。以振天津兵威。表撫爺育才之德。何公猶未開言。忽報總爺來見。何撫臺令三人且退。迎着許總兵。道以前事。許總兵道。我亦爲此而來。輸贏雖僅他父子三人。而關係實在天津。我部下有慣戰將沙奇。周正。桑新。幫扶胡駱蕭三將。緩急還好支吾。我親下教場比試。看是何如。分付大小將官。明日俱披掛教場伺候。次日。命遊擊着人請王飛豹往教場比試。王飛豹打發了來人。分付二女道。許總兵是久戰將官。部下必有能者。須要謹愼。二女各各留心。次日。參過許公。上馬比試。鎗傷了胡大刀。錮打駱都司。箭中了蕭鐵鎗。十合內連敗三將。沙周桑三人齊出。他父子再戰。及末二十合。三將又敗。許總兵大驚。只得強作歡〔畫出〕顏。對王飛豹道。賢父子眞是武藝精強。暫留數日。待我與何撫爺說知。修本題請。令你

領兵上邊便是。差人送至寓內。他父子三人笑吟吟而回。却說許公回見撫臺。道以前事。撫臺甚是不樂。許公道。明日同到明倫堂。召合衛官吏。並本地文武鄉紳。學內諸生。或者尋得個退他的人。也未可知。次日。鄉官都到明倫堂。議了一會。並無一個應承。撫臺心焦。忽張生自外來。見過撫臺諸官父友。坐下。撫臺把上項事語之。張生挺身出席。道。向承父師作養之恩。張機雖不才。願獨當三面。(雄偉)生擒王氏父子。捆繫轅門。無勞父師掛念。撫臺道。向以文事相知。不意又精戰伐。此國家之福。老夫之幸也。其父張弘喝道。多少文武不敢承當。(好啊翁)你有多大本領。敢直任此職。又對撫臺道。(父不道子。能是)小兒狂妄。不堪重用。何公道。君知令郎。不如老夫之驗也。老夫攻守戰三策。俱出郎君。算無不中。老夫因軍事旁午。一時忘懷。未曾專人請來計議。令郎不是那徒讀父書而不能通變者。君無憂焉。因問張生。可有披掛。張生道。久戀文事。未備戰具。實未曾有。或家君者

可暫借用。戰馬則無處覓矣。正是。何處覓龍駒。駑駘盈路道。驊騮伏櫪中。伯樂傷以悼。

山寨中。却有王飛豹父子這樣人物。吾嘗謂。綠林逃禪終南。

倶英雄做不來的退步。信然。信然。自評

禮失而求諸野。今軍中久不用謀士矣。不意山寨中。猶有陸羽此輩。呵呵道人評

話說何公問張生。可有披掛。張生道。甲冑可借之家君。惜無戰馬。許總兵道。昨得番馬一匹。名曰墨麒麟。身高八尺。長丈二。純黑不雜。身如火炭。無人敢騎。不知賢契能御否。如騎得伏。便當相送。張生道。今在何處。許公道。只有馬夫萬能牽得。他人不敢近前。因令萬能牽至教場。張生踴身一躍而上。這馬從未經人騎過。好生撒野。張生心雄力壯。那怕猛烈。狠騎惡打。約有半日。騎伏了。竟是一匹良驥。許公極誇其能。又道。前征西川。土官送有鎖子烏銀連環唐猊鎧一副。烏銀呑龍抹額一個。蜀錦團花皂羅袍一領。老夫因有戰具。未曾穿着。也送與賢契。少壯虎威。急差人取至。張生披掛起來。就像量體打造的一樣。撫臺看了。對許公道。物各有主。事非偶然。即此一事湊巧。其勝王飛豹必矣。許公道。正是。

一似天設地造的。當夜便留張生到後堂飲酒。張生道。此人遠來。所負必不止於武藝。明朝可撥兵一千與彼。一可以壯軍威。二可以知其所學。何許二公極口贊是。酒罷。張生回家。次日。張生全裝披掛。九呑頭。一十八紮。騎了墨麒麟。直到教場。其父放心不下。亦至教場。撫臺已着人知會王飛豹。王飛豹帶了二女。已到教場。兩邊俱參見撫臺。撫臺各賜酒三杯。傳令各撥兵一千。任憑指揮。何撫臺。許總兵。並張生之父。坐演武廳上觀兵。但見。

旌旗迷麗日。殺氣亂行雲。刀鎗寒颯颯。鐧戟冷森森。弓彎秋月樣。箭插點寒星。金甲如黃橘。銀盔似玉鐘。鑼響驚天地。鼓擂似雷鳴。人賽貔貅猛。馬賽蛟龍雄。三通鼓罷英雄出。斬將搴旗半日中。

三通鼓罷。王飛豹把一千軍左招右展。擺一四門十底陣。張生擺下一

八門金鎖陣。西陣上。旗旛開處。現出王飛豹。怎生打扮。

白馬飛如雪。　蛇茅色耀霜。
繡旗招展處。　羅刹出旻蒼。

左有女英。右有女傑。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東陣上。鼓角齊鳴。現出張生。怎生打扮。

鎧甲烏銀砌就。皀袍蜀錦裁成。飛蝗標箭緊藏身。更有畫戟占勝。神鞭出没怎測。飛抓起落驚人。墨麒麟到取人魂。俊俏郎君恁狠。

左有家將張忠。右有張義。王飛豹疑睛而看。見東陣上擁出一員標致少年將。大不過十六七歲。（英雄大度。自能籠罩萬人。）雅度從容毫無鹵莽氣象。飛豹看了。喜之不勝。自忖道。得婿如此。足矣。不要論他武藝。只此一段和平氣象也化了（可見儒家氣象到處行得通）人好些粗心浮氣。遂從容道。東陣上將軍。願留名姓。張生欠身道。王將

軍請了。某乃太原總兵張弘次子。張機是也。因將軍連敗衆將。特來領（妙語）教。王飛豹道。原來是張子重老父母的舍人。張老父母威名播於寰宇。微末也久仰大名。小舍今日輕身臨敵。鎗刀之下。無有面目。倘有疏虞。可不失了令尊大人體面。不如另着他將。與老夫見個高下爲是。王飛豹實是看上了張生的話。那張生不聽此言猶可。聽了此言。激得三屍神暴跳。五陵豪氣飛空。大喝道。好匹夫。怎敢輕視於吾。我不擒你。誓不爲人。拍馬挺戟劈胸就刺。王飛豹手中鎗急架相迎。好殺。

撩亂舞旌旗。　轟轟振鼓鼙。
悲風連漢起。　殺氣壓雲低。
血染霜戈赤。　塵揚馬首迷。
戰餘誰勝算。　折戟滿沙堤。

二人大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王飛豹忖道。好一員將官。我生平以來

未遇對手。不想到此撞着這個勁敵。暗暗稱奇。這張生乃初生之犢。要逞英雄。一戟緊一戟。王飛豹却也無半點空處。張生想道。戟是不能勝他了。待我以鞭勝之。掣出打將銅鞭。用戟逼開飛豹手中鎗。照頂門一鞭打來。喝聲。看鞭。飛豹叫聲。不好。把頭一閃。正中後心。打得掩心鏡星散烏飛。口吐鮮紅。撥馬逃生。張生喝聲道。那裡走。我來了。搖開坐下墨麒麟。趕將下來。只聞得西陣上。鸞鈴響處。閃出一將。高叫道。張將軍勿得逞強。追趕吾父。吾來也。張生見有人接戰。便勒住了馬。定睛而看。失驚道。張生志誠。觀音菩薩下降了。但見。

抹額巾純然烈焰。大紅袍血染腥腥。金甲生赤色。戰履長紅雲。劍帶星星火。馬如赤爪龍。絨索胭脂染。銅鐗紫霞生。好似

火龍聖女親臨世。渾身上下赤烟生。

張生道。來者何人。那女將道。吾乃王女英也。爾傷吾父。特報一鞭之仇。

說罷。就是一鐧。張生不慌不忙。撒下戟。揮鞭相迎。這一番殺。比前不同。

這一個要報父仇施威武。那一個要逞己技展奇才。這一個雙鐧渾如閃電光。那一個單鞭好似虬龍舞。這一個赤烟駒跑鬼神驚。那一個墨麒麟走天地暗。男女二將似天神。龍爭虎鬪眞不善。

大戰二十餘合。王女英忖道。果是強手。不能取勝。詐敗佯輸。以暗兵擒之可也。虛晃一鐧。撥馬便走。張生明知是詐。放馬趕來。女英料其近。撒開紅綿套索。張生側身躲過。女英再發流星。又被張生閃開。便乘勢詐敗下去。女將只道張生中錘。放馬狠追。張生取弓箭在手欲射。忖道。如此佳人。一箭射死。豈不可惜。我以連珠箭中鳳頭。待他感我不殺之恩。喝道。女郎。看我射你鳳頭。女英着了一驚。其箭已至面前。女英以手接住。喝道。接住了。語未畢。次箭已中鳳頭矣。方知張生有連珠神箭。百發

百中之妙。乃箭下留情。不忍傷害之意。將欲勒馬回陣。張生馬已搶到面前。只得重整干戈再戰。又是廿合。直殺得女英有招架之功。無回敵之隙。渾身是汗。遍體生津。張生知其力乏。把鞭丢一空。賺他進來。女英被張生殺乏了。看他有空。更不辨眞僞。乘空而入。雙鐧儘力齊下。被張生把鞭一逼。雙鐧落空。竟撲在張生懷內。張生輕舒猿臂。抓住獅蠻帶。拎過戰鞍鞽。勒馬往本陣就回。只聽得西陣上高叫道。留下吾姐去。張生回馬看那女將。手持雙刀。坐下黃標馬。渾身俱穿黃。但見。

頭頂金冠分鳳翅。黃金鎧掛龍鱗砌。淡黃袍上繡團花。絲蠻
寶帶吞頭異。腰下常懸三尺鋒。打將金鎚如猛鷙。攛山跳澗
狻黃班。斬將搴旗雙刀利。一心要報父姐仇。粉臉騰騰生殺
氣。

張生看他來得兇勇。忖道。再與交戰。必須放下手中擒的。不如以神抓

伏之。擒他過馬。賣個一箭射雙鵰（鵰）的手段。表我蓋世英雄。隨於豹皮囊內。取出飛抓。祭於空中。喝聲。女將慢來。看我飛抓取你首級。女傑正趕來救姐。聽得此言。擡頭一看。好利害也。

紅纓映日雲霧迷。空中響亮似春雷。五抓（爪）伸縮如龍戲。

一絲不掛似鴍飛。首級不取他不去。心肝不見他不回。昔年

馬援擒武伯。今日張生伏麗姬。

女傑見那抓。看看落到頭上來。驚慌了。忙叫道。張將軍饒命。張生道。丢了雙刀。我饒你。王女傑沒奈何。只得丢去雙刀。伏鞍哀告。張生道。不妨。我來救你。回馬遥到女傑身邊。把豹囊一抖。收了神抓。乘勢將女傑亦拎過馬。也不回陣。遥上演武廳來。三軍喝采。旗鼓司掌鼓迎送。原來此抓劈面打去。則傷人命。頂上蓋下。原是嚇伏人的。女傑不知原故。被他一嚇。便棄了雙刀。張生乘他慌張時。生擒過馬。完了這樁公案。此極有

智量。極有仁慈處。何許二公並其父。見張生鞭傷王飛豹。生擒王女英。抓伏王女傑。眞是獨當三面。蓋世英雄。迎將下來。見張生一手挾着一個。何公道。賢契。且莫放手下馬。我敬你個擒王手。滿斟一大杯。叫門子奉張生飲了。許公道。秋闈在邇。我敬賢契個折桂手。張生也飲了。何撫臺道。既云折桂。探花亦可講了。回對張父道。如此令郎。爲父的也該敬一杯。擒王折桂我二人俱已講了。探花手讓你講罷。張弘也着人送酒一杯與張生。却不說話。何公道。令郎左英右傑。萬人俱見。何諱探花名義。三人大笑。張生自覺臉紅。挾二女飛身落馬。輕輕放下地來。低聲道。陣上鹵莽。多有得罪。二女臉紅不語。張生謝了何許父親之賜。各各慰勞了。撫臺着二女同豹回寓。明日別有話說。又差官送些酒餚與王氏父子。一邊分付排筵豹(爲)張生賀功。張生密分付張忠張義。送酒二桌到王飛豹寓。道。我相公陣上冒瀆。欲來請罪。奈撫爺有酌。不能脫身。

薄具菜酌。命小人送來。望王爺笑納。王公對來使作謝。收了。夜與二女道。是好仁慈的好漢也。我敗猶自可。你們一個連珠箭。止射鳳頭。一個飛抓。不取首級。若是盡他力量。莫說我父子。再添三個也斷送了。他還是這等謙恭禮下。眞是萬中無一。二女合口同聲道。正是。文武雙全。情勇俱到的豪傑。王飛豹欲把女兒許張生。又不知女兒心中何如。又未知張生有親事否。又不知那個肯嫁張生。他姐妹二人。也有此意。但都不好開口。各各點頭會意。竟不說出。却不知何許二公已有此意。問張生。可有親事未。張生道。有願在先。文武如生者。方娶。何許一發會意了。次日。王飛豹親叩轅門。門上人通報了。何撫臺召入。王飛豹上前跪稟道。王飛豹不度力量。前來投獻。今知才藝卑陋。不堪大用。特來辭老爺回去。不敢擅便。請老爺鈞旨。何撫臺道。你既千里投獻。豈有空回之理。昨日之戰。不過欲見你等力量。好量能授職。原無他意。我不日起兵援

遼。正欲借重你爲先鋒。有功之日。題請過了。自當重用。必不虛你來意。王飛豹道。老爺這裡有張舍人這樣人物。何攻不克。何戰不勝。小的父子三人。敗軍之將。安可復用。只求老爺方便。放小人歸去。足感洪恩。何撫臺道。張舍人乃本院得意門生。文武雙全。慈勇兩備。他雖勝了你父子。却在本院與總爺前着實贊你父子才堪大用。（收。服人心之口(語)）不可以一蹶失十城之將。你不必推辭。此去援遼。勦退囚虜。恢復遼陽。封侯指日可得。正是樹奇建立(功)之際。不可當面錯過。王飛豹看何撫臺言語眞誠。只得應允了。何公又問道。你二女可曾許人麼。王飛豹道。小女有願在先。（奇）必才藝相當。方偕姻眷。如今尚未有主。何撫臺道。如昨日張舍人何如。王飛豹道。他是貴价公子。文武全才。小女怎敢高攀。何撫臺道。張舍人也有願。要才藝相當方娶。昨戰後。甚贊令愛德藝絕倫。甚有注慕之意。本院與許爺商議。問過你後。好成就這段姻親。王飛豹謝了何公。回到寓

中。把這些話對二女說知。二女低頭不語[肯了]。且說何撫臺。差人會同許總
兵。打轎逕到張家。張生父子忙穿公服相迎。茶畢。何公道及作伐之事。
張父問是誰家。何許二公合口同聲道。就是昨日比試二女。我看他才
色俱妙。堪爲郎君之配。張公道。這個使不得。彼乃遠方小民之女。吾乃
名門閥閱之兒。良賤既分。尊卑有別。怎好議親。許公大笑道。老先生差
矣。令郎有願。非才藝相同者不娶。除了此二女。那裡再尋這樣對頭[好說]。況
王飛豹道。其女亦有誓。不嫁庸夫。如此看來。豈不是天付姻緣。且令郎
文超武邁。必○建用於世。得這樣內助。眞是家門有幸。國運○興之兆。
公乃世之奇男子。何必效俗子拘儒之說。從來英雄起於微賤者不少。
使王子領兵援遼。封拜俱分內事也。且太原王氏原是舊家。二女儀容。
亦非村俗也。佳配難得。豈可當面錯過。何撫臺道。此言極是。張公休得
執滯。張公聽了這一席話。便應承了。道。阮承二位公祖分付。謹當如命。

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自評

校記

❶「㣿」原作「滯」，據書前總目改。

當日張弘應允了親事。因問道。他有二女。吾止一子。還是娶大娶小。何撫臺道。昨日令郎雙擒過馬。今叫令郎雙娶過府罷了。許公〔道。〕何大人說得極是。張弘道。怎麼好去說。何撫臺道。不妨。我自有主見。辭了張弘。到府中。分付巡捕官。外面有官媒。喚一個來。少停。官媒喚到。磕了頭。何撫臺分付了一番。官媒逕到王飛豹寓處。道其來意。王飛豹道。不知是說大小女。說二小女。官媒道。何許二爺叫我上覆道。二位小姐昨日都是張相公請過馬的。娶了大小姐。難爲二小姐。娶了二小姐。怎發付大小姐。既是同遇。今當雙娶。以完二位令愛終身大事。願王爺倣堯以二女配舜之意。慨然允諾。王飛豹道。承二位老爺分付。極是有理。但婚姻一事關於終身。不知他姐妹們主意若何。就允你替我一問。便好商

量。官媒進去見了女英女傑。把前事說了一遍。二女道。婚姻事。女子如（肯了會）何（同口）主張。一聽爹行便了。官媒以女言覆飛豹。飛豹只得允了。張家擇日送聘禮。未幾。孔雀屏開。賀客滿門。何許二公各助奩儀職事。與飛豹送嫁。飛豹將二女所用雙鐧雙刀。擺列在前。（好嫁粧）張弘夫妻公服迎親家至堂。二位新娘出轎。比在陣上更是不同。那女英。眉黛青蘋。蓮臉生香。（好描寫）似避世之毛女。這女傑。夭矯艷倩。姿態橫生。如採藥的仙姑。有詩一首贊二女之美。

風細嬌荷對語。　日晴好鳥和吟。
不數湘靈二女。　一雙傾國傾城。

二女左右。張生居中。行禮畢。送入洞房。樂人退去。三人卸了禮衣。坐下。張生道。陣上鹵莽。有驚二位賢妻。二女道。冒瀆虎威。深感不殺。又蒙君子不棄。得充下陳。愚姐妹三生之幸也。張生道。爾我擇配。各有前願。今

日相逢。夫豈人爲。良時已屆。請賢妻登駕。起身爲英傑除髻。邀之登床。
英傑有難色。張生興發如狂。一擁上床。卽欲雲雨。英以讓傑。傑以讓英。
張生道。二妻原是姐妹。依次而行便罷。女傑以被蒙首而睡。張機女英
爲之解袴。迫而視之。見肌如凝脂。顱肉突起。（好東西）□□縫細。香馥從胸臂間
襲人。生甚愛。抱女英而吹其舌。英偃臥不敢動。生急啓其股。英乃交挽
其足。生復啓之。英欽欽心跳。耳語曰。可畏人。（嬌語可人）生亦耳覆道。不叫你苦。隨
以手啓股。而股乃分。生握綠沈鏟之。英以手蔽其蕊。（如畫）生慮其不勝也。潤
之以唾。英乃處子。（好□□）初無所鑽鑿。而張生綠沈久(乃)此物中錚錚者。以
小臏大。自不可禁。生益施唾。津津然潤其蓓蕾。從而取道焉。乍一衝。而
（酷肖）英急抱生。口若有所不可忍。張徐以指撥其竅。又復以唾自潤其綠沈。
英固嚙（好摹寫）被忍之。乃豐銳者輒中少許。纔着點化。腥紅（眞的）已盈褥矣。張止以
少許震蕩之。而津唾又枯。內復若迸裂者。又以唾灑其蕊蕚。蕊嬌蕚嫩。

遂微舒。張乘少隙。更爲鋒刺之舉。而英且以爲太猛。不覺泣而啼。[可憐]張掩其口。恐外人聽之也。綠沈亦退□於裩際。英聲亦寂。生又佐以唾浮溢中外。曲而緩趨。更進少許。大抵濡首而摩頂矣。英此時冀少寬假。而張且徜徉焉。躊躇焉。彭亨而頓其轡焉。但□峯壁立。不可盤旋。[不親歷其境]雖五丁神斧。[末。□注目]晝然爲二。而尚覺太行□□之陡絕也。宛轉移時。忽忽又進少許。英憔悴甚。耳語曰。請以明日。生曰。今縱不能戈船下瀨。[怕人]亦欲鐵甲渡關。其忍而更受我。英固嚙唇齒而受之。良過半矣。英曰。無動。生動不已。英口嚶嚶。皆受創聲。張動既久。而內亦稍潤。遂興勃欲決而強制其半。不可入。動轉急。英見生漸奔突。倉卒不知所爲。然業深入其中。驚窘特甚。苦遽無極。間啼出聲。施(旋)即堅忍。生奔突既久。又覺綠沈之轉鉅。縱橫半傾。英甚不勝排壁奪寨之苦。俄而甘露下降。瓊漿上騰。火輪烈焰。一時頓消。英曰。何以發付吾妹。張曰。吾能獨當三面。豈令他寂寞也。隨去

侵傑。傑問(聞)張生與姐連兵。溫柔親切。情亦勃然。而終懼其唐突。一念之中。又愛又怯。[眞。]此身幾不能主。只得咬[是亦一法]定牙根推睡。生揭被。傑以手拒之。生曰。吾欲繇子午谷直抵長安。[怕人。]親見漢宮威儀。爾乃閉關不納耶。揭被而入。臉偎臂枕。勒馬逕闖鴻門。傑倉惶失措。謂生曰。郎出銳師攻之。妾請焚舟濟河矣。生曰。爲囊沙背水之陣。何如。傑曰。野戰有期。今第探哨以諜之可也。半推半就。心皇皇而靡所。如送如迎。魂搖搖而不定。男貪女色。幾欲長風而破浪。女懼郎雄。還求勒馬以停驂。正是。從來未解到花關。及到花關骨盡寒。女傑但嬌啼數聲。[羞可愛]達曙不復發一語。三人[快][活殺]同枕而眠。早已曦輪東[歡娛嫌夜短]指。[信然]丹霞射牖矣。此後夫妻和美。自不必說。王飛豹爲何許二公薦拔。以武功做了天津衛參將。不題。鄭雄差人探得此信。把取天津念頭息了。閒話休說。單表天津有一秀士。姓鍾。名圖南。字六翮。文通孔孟。武達孫吳。美丰姿。尙氣節。飽經濟。識時務。風流自喜。宋

玉。相如。韓翊之徒。不過是也。而又富於資財。揮金如土。結客如雲。又孟嘗君之流亞歟。只是一件。却是極好南風。（風流罪過文人不能免）一經賞鑒。千方百計。必要如願方休。自那日見了張生連勝三將。娶了二女。私嘆曰。人美如玉。才大如海。力勇如虎。吾地有此佳品。眞奇貨可居也。遂生一計道。此人風流倜儻。（善窺人意旨）風月事自是不免。我薄有文名。以慕才而往。必中吾計。遂備禮物往賀張生。生知是名士。整衣出迎。鍾生道。久仰大名。如春雷灌耳。今得瞻仰。三生有幸。張生道。辱承先施。光生蓬蓽。失迎有罪。茶後繼之以酒。甚歡而散。次日。張生帶僕回拜。鍾生喜極。道。張兄來得正好。適有六位女郎來望小弟。弟正欲着人來相請。不意吾兄惠臨。正好大爲傾倒也。因呼諸姬相會。各通名字。一名燕含杏。一名黃海棠。一名桃有華。一名左湘蘭。一名金金蓮。一名梨花月。俱是天津名姬。張生以目熟視。人人艷麗。個個夭矯。既而珍羞備陳。金甌迭泛。張生（酒色迷人如此）幾不知身在人世矣。酩

酊後。六女郎求品題。張生狂在天縱遂發大興。各拈詩一句爲幹。賜曲一枝。書於扇頭。

贈燕含杏配杏花

空勞神女下陽臺。**二郎神**文葩葉。正芳菲。在韶春半度。似一片紅霞枝上護。驚眸。濃艷天然。色相難圖。**女冠子**不向牆頭顯麗膚。高陽臺。還自向上林裛露。怎許那無情蜂蝶。等閒相妬。

贈黃海棠配海棠花

黃鸝飛上海棠花。**黃鶯兒**春色透芳姿。沁瓊肌。淺淡脂。臨風畫把新粧試。**月上海棠**分明是櫻桃含顆。金彈垂絲。今日裡此地棲遲。不枉却錦江來至。探花使。爲一種輕盈。惹動情思。

贈桃有華配桃花

人面桃花相映紅。**江頭金桂**向只道武陵溪遠。爭知在目前。只這

門中一朶羣芳都賤。更何須王洞中萬樹鮮。**一江風**自愧分薄。三生何幸迷劉阮。芳心喜正聯。芳心喜正聯。別情苦倏言。

柳搖金顯明年相見。相見明年。不減去時嬌面。

贈左湘蘭配蘭花

美人顏色嬌如花。**念奴嬌**胎含九畹。比尋常艶冶名花。別自清奇。向日迎風飛舞處。香散故來沾衣。還異。惟願絲芝不嫌伴草。潛踪幽壑少人知。**賽觀音**眞占盡萬千旖旎。**玉芙蓉**更須知。擅名金谷自相宜。

贈金金蓮配荷花

紅裙爭看綠衣郎。**香柳娘**羨亭亭雅粧。羨亭亭雅粧。清奇堪賞。出泥塗不着泥塗相。**虞美人**綴綠陰九夏生春。舞幽風十里聞香。**好姐姐**嬌羞一段。從教輸六郎。**朱奴兒**凌波上無窮思

長。**賀新郎**囑蘭舟仙客輕搖槳。怕容易也減紅芳。

贈梨花月配梨花

正直窗櫺月一團。**瑣寒窗**迥羣芳不鬪精神。掩重門味自眞。

情投淡月。夢冷閒雲。雪虧清瘦。霜輪柔嫩。亞一等。香含玉蘊。

人月圓閒尋論。元楨（稹）詩句。錯贈他人。

信筆直揮。不待思索。題贈已完。各皆驚羨。鍾生看了。道。奇才天縱。雖元人不能過也。復整杯盤。再傳觴斝。譙樓已三鼓矣。張生告回。鍾子曰。才子佳人。正好作伴。[巧舌如簧]何忍捨此去也。張生欣然不辭。遂留寢於鍾子書房內。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鍾子設鋪。令六姬伴宿。告別而退。六姬輪流奉承。[狠]張生幾於應接不暇。事完。梨花月獻滾酒一觴助興。張生一飲而盡。便頭重脚輕。伏枕而睡。此鍾生所造[惡]迷魂酒也。鍾生至。見張生沈睡。呼之不應。搖之亦不醒。乃令六姬退去。解衣就寢。以

手摸之。溫潤如玉。至龍陽處。津津有水。奇鍾子大駭道。此物奚宜至此。轉思道。是了。他連度六妓。多管是淫精。卽以此物作開路先鋒。不強似津唾耶。因以手鑽探其穴。甚覺有趣。側身而進。舉孽根㑳之。滑溜順利。猛一撞。張生夢中一動。鍾急住馬。張亦復睡去。鍾增之以唾津。以指潤其情竅。再抹其孽根。舉身而㑳之。着力一挺。已過半矣。見張不動。又是一㑳。俱已到根。大抽大弄。張生竟若不知。鍾子道。索性是索性。㑳得個快活。便死也死得甘心。乘勢推轉其身。張生被迷魂酒迷了眞性。夢中還認是女郎調弄。便隨推轉身。雖欲不然。却也不能掙扎。鍾啣枚疾走。直擣黃龍府。狂肆奔騰踶蹶之態。怕人。約千餘下。張生屁股內。若有從中來者。鍾子竭其才力。擲梭遊刄。曲盡淫趣。張生醉夢中。此身不能自主。屁股內若有蟲鑽。外則似刺而非刺。內則欲含不得含。不覺身搖蕩。口呻吟。腰或播之。得極樂處也。臀或聳之。手或攀之。骨竦而心蕩。神眩而息微。足舒緩。體委

頓。幾不知此身是男是女也。鍾子心蕩神搖。陽精湧溢。將樂而死。不出孽根。緊𢷬而睡。至五鼓。藥氣少退。張生醒。覺抱睡者似非女人。且屁眼內若有物塞其中者。知是中計。（遲了）把手一推。翻身跳起。披衣下床。屁股內淫水竟流了兩腿。（甚是可恨）大怒。喝道。何等頑皮。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將謂我劍不利乎。掣壁上掛劍在手。欲斬鍾子。鍾子亦驚覺。忙披衣下床。跪請道。不必發怒。願斬吾首。以洩兄恨。以完吾願。張生看他毫無懼色。說話從容。便問道。這是怎麼說。鍾子道。弟實慕兄才色俱備。（明語眞情）願一嗅餘香。死亦甘心。故踵門拜謁。延姬相伴。無非欲遂此念。今業已完吾願矣。請斬吾頭。以成兩美。令天下後世知鍾生爲情而甘喪其身。張生爲失身而誅匪友。（談言微中而且奇兀）吾兩人俱可不朽於天壤。吾非不知張兄虎威。觸之必死。但發願之初。便已把生死關頭打破。不到今日商量也。引頸受死。略無懼色。張生擲劍。長嘆道。是我不合輕身到此。至中奸計。男遭女淫。有何面目立

於天地間。言罷。泣數行下。鍾子道。小生一念之差。致汚尊體。靜言思之。死有餘辜。願兄免自傷懷。弟固不惜一死謝兄也。言罷。拾劍便要自刎。張生忙抱住。道。事已至此。雖死何益於弟。兄眞癡人也。死雖一字。有重如泰山者。有輕於鴻毛者。兄以一死。博半晌之歡。何輕視其身乃爾。鍾子曰。不然。吾兄才兼文武。色冠俊髦。得一識荊。九死靡恨。今情已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又何不可死乎。張曰。兄言及此。眞情人也（入奸。雄計中矣。）弟雖男子。亦檢衽甘爲妾婦矣。鍾子拜謝。張答之。攜手同寢。更不復在嫌疑之迹。

鍾子不怕死。便不能以死畏之。非惟情慾。忠孝皆然。古今來不忠不孝的。都起於貪生畏死一念。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所望於克忠克孝。自評

人生好酒貪花。未有不爲此君所迷者。張君是酒色的榜樣。

呵呵道人評

鍾張之好既堅。嫌疑之隙頓釋。其後或彼來。或此去。同心斷金。勿三勿二。秋闈同試。鍾張聯登。正欲進京會試。忽何撫臺着人啇請。張生忙見何公。何公道。令岳征相山。不識地利。爲賊引入重地。迄今已困二十多日。適接寧撫軍門告急文書。我欲發兵去救。怎奈諸將俱不堪重任。欲勞賢契一行。又值觀花北上。此事如何分解。張生道。功名小事。骨肉之親。豈有不救之理。無勞父師掛心。門生回家辭了父親。同山妻提兵。往寧撫救援便了。何公大喜。張生回見父母。道以前事。父母道。救兵如救火。事不宜遲。急行勿滯。次日。同妻往教場。何許二公擺酒爲生送行。張生接過兵符印劍。令二妻領兵先行。十里外伺候。却說鍾子正打點同張生北上。忽張忠至。辭曰。王爺被困。義在必救。軍情緊急。不能少延。何

許二爺祖餞長亭。不及面辭。囑付相公北上保重。主人耳聽好音。整旅歸賀。鍾生聞得此言。如有所失。又知撫總薦(餞)行。不好闕席。急分付家人辦酒二十里外。贐行話別。候久。忽見旌旗飄飄。一彪軍風擁而來。

騰騰殺氣滾征埃。隱隱紅雲映綠苔。
十里止聞戈甲響。一座兵山出土來。

鍾生着人通報。張生把兵紮住。出迎道。家岳被困相山。將及一月。情勢不得不救。吾兄北上。春榜自當爲第一人。但恨弟不能與兄連轡觀花。附驥千里耳。種(鍾)子道。軍旅之事。兄所素諳。弟不過慮。但相會未幾。頓分南北。卽激烈丈夫到此亦腸斷矣。杯盤旣陳。陽關迭唱。三軍催行。兩情悒怏。鍾子口拈七言律送行。

憶昔交論海天秋。風雲聯翩喜相酬。
幾回遙想惟馳夢。此日相逢氣最投。

花下談詩開逸興。　尊餘話別起新愁。
懸知得意盧龍塞。　早斬樓蘭慰遠遊。
□罷。張淚落。亦凄然。吟五言律一首以覆之。
含情惜遠別。　尊酒暫留連。
故國旌旗蔽。　他鄉戈馬徧。
觀花北上苑。　破敵嶺頭煙。
兩地思千里。　深愁望眼穿。
彼此悽其。叮嚀再四。強勉而别。張生大軍往撫寧進發。一路浩浩蕩蕩。半月而至。見撫臺。呈上知會文書。鄒撫臺知是新科文魁。好不尊敬。開筵相待。三更始罷。次日平明。鄒撫院助兵一萬。戰將四員。一聽張生指揮。越三日。始到相山。賊主海潮知有救兵至。急整軍出迎。兩邊射住陣脚。海潮出馬。金冠雉尾。紅袍金甲。左有沾草飛。右有獨眼龍。張生出陣。

右有女傑。左有女英。大罵道。無知賊子。好好解圍遁去。還好佛眼相看。若道半聲不字。殺教你片甲不回。江心補漏。悔之晚矣。海潮大笑道。被困之兵。如轍中之鮒。遠來之救。似雨中之鳩。正好湊數同死。拍馬舞刀。直取張生。張生挺戟相迎。好殺。

二將坐鞍轎。(轎)征雲透九霄。急展方天戟。忙揮火捍刀。這一個輿心救岳父。那一個用意困英豪。這一個戟去龍飛鳳舞。那一個刀來虎笑(嘯)龍號。眞如一對狡猊鬪。不亞翻江兩怪蛟。

大戰念餘合。被張生暗取火龍標。喝聲叫着。正中臉上。標到火熾。[利害]死於馬下。張生飛馬來取首級。早有獨眼龍飛馬搶出。道。殺吾主帥。不共戴天。吾與你拚個生死。張生[張生雖爲。夫王女雖爲妻女英。雖爲。姐女傑(雖)。爲妹]挺戟來戰早有女英拍馬揮鐧叫道。郎君住手待妾來擒這賊。兩馬相交。並不打話。十合中被女英分頂一鐧。打得

腦漿迸裂。死於非命。沾草飛躍馬搖斧。喊道。不要走。我來爲主帥哥哥報讐。英欲再戰。忽女傑搶至。道。姐姐。留此賊與小妹殺罷。也不負小妹來此一遭。女英勒馬停看。女傑大戰沾草飛。斧刀並舉。兩馬跑(咆)哮。惡戰二十合。惱了女傑。虛恍(晃)一刀。哄他並力砍入。逼開鉞斧。雙刀齊下。可憐連人帶[利害]馬。[利害]砍做五塊。張生揮動大兵。殺散重圍。王飛豹知救兵至。領兵殺出。賊兵四散逃生。翁婿父子相逢。不勝悲喜交集。領兵回寧撫。鄒臺(撫)臺設筵慶功。請旨發落。凡三月。方得班師回天津。春榜已不及矣。一日。書房獨宿。念及鍾子。漫成生查子一闋。

弟當悲獨夜。[奇想]月亦厭空床。故[故字妙]驚魂夢斷。却送可憐光。孤影起徘徊。月光亦惆悵。月落不成眠。雞聲入羅帳。

情不能已。又成長相(思)一闋。

去悠悠。意悠悠。水遠山長無盡頭。相思何日休。　見春愁。

對春愁。日（情人語騷人筆。）日春江認去舟。含情空倚樓。

又倣王建宮一七體。別思夢怨四〔闋〕。

別

別灰心結舌。魂黯然。氣嗚咽。長情短情。一惙再惙。鴛鴦譜相思。鷓鴣鳴寃訣。淚落一滴一珠。馬行一步一折。曾聞有淚不輕彈。英雄到此應啼血。

思

思不慣難支。如醉夢。似顛譆。既去復來。倏定又題。撫弦怨欲絕。展卷意先悲。心灰腸斷在我。忘餐廢寢因伊。古往今來都抱恨。人生最苦是相知。

夢

夢神交情惆。留半枕。待一詷。莫往莫來。誰迎誰送。假寐尚如

逢。臨征豈無稔。纔驚藍橋水溢。又訝祆廟火𤇾。傷情是是枝頭鳥。不管離人窗外弄。

怨

怨易別難見。慾火熬。凡心噤。咄咄書空。悠悠言啥。對月幾徘徊。臨風頻留戀。淚枯依然還滴。神傷凡曾不悁。阿儂也要斬情根。怎奈情根不受劃。

題咏頗多。不能悉記。且說鍾子自張生從戎去後。甚是無聊。因題自君之出矣十〔二〕絕。以紀相思。

其一

自君之出矣。無日不相思。借問意中人。此情知不知。

其二

自君之出矣。咄咄日書空。只見南來雁。不□大江東。

其三

自君之出矣。不言復不笑。豈是畏人言。奈彼甘同調。

其四

自君之出矣。燈下惜伶征。照他偏有艷。對我故熒熒。

其五

自君之出矣。恨把鴛被廢。不得叫合歡。獨覆相思塊。

其六

自君之出矣。牢騷怕問天。自古情癡者。多是賦緣邅。

其七

自君之出矣。假寐亦如逢。淚在人何在。徒自嘆飄蓬。

其八

自君之出矣。恨殺碧流滙。只會送行人。不澆相思壘。

其九

自君之出矣。悵悵欲何歸。乘風化黃鶴。直向楚天飛。

其十

自君之出矣。[奇]揉碎薛濤箋。不作姻緣譜。只傳別恨篇。

十一

自君之出矣。歷把癡情寫。不必笑尾生。我亦情癡者。

十二

自君之出矣。彈劍唱驪歌。一曲兩行淚。何處遇荊軻。

其後到京在寓。夢與張啼泣。醒來。枕上吟生查子一闋。以紀其事。

床空夜復夜。單情何日雙。獨眠雖已慣。覺來心忽傷。恨
與別時久。愁因客路長。夢啼珠淚盡。枕上濕千行。

一日早起。見紅英半落。[寫景妙]綠茵漸成。[傷心之句]春色闌珊過半。感而題長相思一闋。

愁無言。悶無言。紅飛滿庭春事闌。思君不見還。　阻關山。
望關山。倚遍欄杆芳草殘。盈盈淚□□。

春榜開。拔高魁。殿試中二甲。以庶吉士選入翰苑。正期給駕榮歸。忽陝西兵變。缺官。以鍾子後場深通兵事（士為技忙信然信然）。加戎政尚書。詔對若有成策。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即日登程（情語言之。悽然欲淚）。鍾子道。我與張生好恁緣慳也。打疊相逢（天下事每）。又遭遠別（出於意外）。天耶。人耶。限期緊促。不敢少留。只得修書差官往天津。請張生到陝相會。鍾子單騎就道。誓清西陲。正是。

仗鉞西陲意氣雄。　斗懸金印重元戎。
沙量虎帳籌何秘。　瞿渡鯨波計自工。
血染車輪螳臂斷。　身膏齊斧兔群空。
歸來奏凱麒麟殿。　肯令○騎獨擅功。

到陝中。賊盜聞風四散。鍾戎政出榜安民。誅元兇而赦小過。給餉散糧。

徵貪削汙（定大亂手段）軍民肅然。有以賄求把總職者。鍾子曰。把總乃千夫長。才德不堪。（千古格言）則千夫受害。（片語勝賈生之哭多矣）且被以賄進。必於衆軍上取償。國之大事在戎。因以爲利。將視我爲何如人。却其金。（狠手）誅其人。懸之軍門。衆皆駭然。一時常倒公費。折毫錙傾之弊。頓然一變。四境賊化爲良民者千餘人。却說差官到天津衛。下了文書。對了號。到張府來見張生。張生開緘視之。書云。

長亭祖帳。迥隔人天。旌旗所指。當稱得意。相知如弟。值有事之秋。不得贊翼一謀。爲知己任勞。靜言思之。何以爲情。令尊令堂無恙。冬底北上。一路凍蕊寒葩。無一非傷心之物。兼以新舊迭更。身遐心邇。撫今追昔。不禁涕泗交橫也。春榜恨不能作第一人。以爲知己者辱。正期給駕言旋。相看共慰故人。奈何王事靡盬。又膺戎政之責。弟行矣。單騎就道。誓清妖氣於潼關。兄來乎。四牡皇華。高耀吉星於西嶽。弟圖南竚立拱

候。別後詩並附覽。以表瞬息不忘之意。

張生看了。喜動顏色。正欲辭親往陝。不意其父痰火大作。三日而死。張生哀毀充皇。百事俱廢。死而[孝哉]復甦者數次。差官知事不諧。只得辭行。張生道。我本該去望你老爺。奈我當大故之中。不得親謁。空勞你走了一遭。我寫書覆你老爺去。書云。

自睽襟袖。越半月。甫至相山。大小凡十一戰。解岳翁之圍。而擒其首領。蓋二妻之輔翼。三軍之用命也。寧撫鄒公又爲題請報捷。岳翁遂陞甘肅總戎。羈遲三月。始得振旅而歸。春榜已無及矣。悠悠此情。其何以堪。吾兄遭際聖明。服官三月。由庶士進翰林。遂加戎政尚書。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專封生殺。自二品以下。不待請旨。此從古不可多得之遇。而吾兄一旦遇之。亦大爲知己生色哉。差官來。急欲同往。不意天降喪

亂。奪我家君。去文繡而衣衰麻。變歡娛而爲哭泣。悲喜事固

不可同日語矣。吾兄乎。冢宰一方。正鵠萬姓。當夙夜匪懈。克

柔克剛。庶有以(慰)天子之望。副蒼生之仰也。三年後。弟觀

風貴轄。見路不失(拾)遺。夜不閉户。弦歌盈耳。歡聲載道。此

鍾子教化之行也。弟灑酒西方以賀。别後詩詞並附炤。

弟張機破涕覆

正好相逢。又爲勢阻。如美人戳破紙窗。僅漏花香一線。

差官回天津。(陝西)呈上張生書。鍾子開緘看了。嘆道。我兩人魔頭何若此之多也。只得差官往天津弔慰。不題。光陰迅速。瞬息又是三年。張生別了母妻。上京會試。一舉發甲。殿了探花。天子披閱表策。見張生民情表中。有二月絲。五月穀。念此蒼生。南有箕。北有斗。誰非赤子。破家折產。雖懷土以難安。搶地呼天。欲叩閽而無力。鴻雁之劬勞如此。牛羊之芻牧謂何。固宜謠生綠線。蒸悲氣於天毛。奚必懺應黃陵。兆禍萌於石眼。捷而走險隴蜀閩越。桑麻化作旌旗。急則弄兵汝潁蘄黃。牛犢變爲劍戟。行路難。風蕭蕭而鬼哭。無家別。日冉冉而烏啼。以爲深切民情。詔對。問以天下事。口似懸河。明如指掌。至兵事。則歷歷披陳。俱可見之行事。問及弊端國勢。則痛哭流涕。言(天下弊端說盡。)某事起於因循。某事起於姑息。某事

起於附和。某事起於朋黨。天子恨相見之晚。公卿□際遇之隆。陝西告急。召張生議之。因示以表。張生再拜披閱。乃鍾子表也。內有激切語。云。潼關縣令田必得。鴟張存心。狼顧秉性。貪酷豈止申韓。暴虐不數桀紂。昊天振怒。三年不雨。小民抱怨。六月飛霜。不思改過自新。猶然桀驁不訓。催科急。而良民弄兵於潢池。撫字疏。而赤子操戈於同室。城門之失火。池魚之受殃。既破潼關。遂襲陝省。屢征不克。招安愈猖。兵圍半載。嘆水火之不通。糧道四絕。痛饑饉之交集。枵腹枕戈。孤城旦夕難支。羅雀掘鼠。士民一飽不得。路當三輔。實神京之保障。道通九省。乃天下之藩籬。素食當誅。千里孤臣固不足惜。金湯一破。萬里長城豈不可危。望救不殊望雨。解圍何異解懸。張生看了。跪奏道。陝西乃九邊通衢。不可不救。倘有疏虞。則神京動矣。天子道。依卿所奏。何人堪任此職。張生奏道。京師將佐。未經大敵。不堪重任。外省兵將。一時難至。（毛遂自薦）臣當勉任此職。以

分聖憂。天子道。（自。白天下之。重如此）卿乃文臣。不意又諳武事。此國家之福也。又問。用誰爲將。張奏道。（知妻。者莫過於。夫）無如臣妻。龍顏大喜道。英雄同出在一家耶。張又奏道。須勅甘肅總兵王飛豹。進兵合攻。方爲萬全。俱准奏。次目(日)早朝。勅封張生。提調九邊都督大元帥。神策上將軍。兼管軍民官吏。夷虜大冢宰。賜白旄黃鉞。尙方劍。先斬後奏。得專封主(生)殺。兵部應兵。戶部運糧。天下軍兵官吏。任從調用。張生謝恩過。點兵十萬。即日起行。天子賜御酒三盃。百官俱送至都門。祖餞而別。是好軍威也。但見。

陣列八方。隊分五色。左衝雄。右突武。前茅英。後勁弩。擁着中央。赤羽日。白旄月。青蓋雲。皀纛霧。簇着黃鉞。浩蕩蕩。雪戟霜戈。行如波湧。威凜凜。雷鉦霆鼓。勢若山移。頂盔貫甲。衝鋒將士勇如龍。挺劍輪鎗。打陣兒郎兇似虎。攩牌手。有砍馬足之能。鳥銃手。有破狼筅之妙。一聲鼓響。諸營奮力逞雄威。數棒

鑼鳴。衆將委蛇隨隊伍。不亞軒轅皇帝破蚩尤。一座兵山踴
出土。
軍威嚴肅。一路無詞。早到西安。張生分付紮營。按兵不動。西安知府于賓問曰。救兵如救火。元帥勒兵不進。何也。張生曰。兵行千里。不戰自疲。今我提十萬王師。不半月至西安。疲極矣。急驅之戰。必損銳氣。我已差人知會甘肅王總府。約日進兵。前夜乘黑。已抵城下。射知會文書與鍾戎政。只等日期一到。便當破敵。于賓看他說得容易得緊。半信半疑而退。不覺已是中秋。張生請知府到軍中。分付道。老營在此。勞賢太守一爲料理。今夜看張某破賊也。傳令下。人要含枚。馬要摘鈴。直趨賊寨。正當三更。此夜月色濛濛。秋風颯颯。賊人正在醉夢中。一聲砲響。喊殺而入。賊兵慌忙扒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張兵就在營中。放起十數把火。照得通天徹地。甘肅軍從北路攻入。張兵從南路攻入。鍾子兵從城內

殺出。三面合攻。直殺得

白草殷紅。黃沙腥赤。血瀉流川。屍横山積。馬脱鞍而悲嘶。劍

交臥而枕藉。創深血猶滴。傷□氣猶息。首碎駝蹄勁。軀裂霜

鋒劇。將軍斷頸。空金甲之流黃。士卒身殂。徒征衫之耀碧。弔

有烏鴉。泣惟鼯鼪。夢遶金閨。魂離故國。浪想圖王。空懷馬革。

生長綺羅叢。零落陰山磧。恨化鬼燐燐。愁渚濃雲濕。試風雨

於戰場。聽嗚嗚之哀泣。

殺至天明。賊兵二十萬折去大半。着傷者又一半。鍾戎政催兵趕殺賊

首。章大政領殘兵奪路而走。一聲砲響。閃出王飛豹。高叫道。甘肅總兵

王虎子在此。快下馬受降。賊將吳朗貝戎雙出。未及三合。鎗挑吳朗。劍

截貝戎。揮兵衝殺。截軍大半。章大政看來得利害。領敗兵往西路而走。

旗旛開處。現出女英。道。賊子快降。免你一死。大政子章龍出迎。刀鐧並

舉。大戰十合。被女英手起一鐧。死於非命。揮兵混殺。不放歸路。大政領兵又走別道。未及數里。一聲砲響。撞出女傑。喝道。賊子慢來。有我在此。章虎。章彪。章虬。三子齊出。女英刀劈[勇哉]了章虎。鍾傷了章彪。生□了章虬。大政駭然。不敢衝陣。領敗兵逕望乾山逃走。□下止剩千餘騎。且喜此路無兵。往前奔走。將近乾山。一聲砲響。現出[來了]代天征勦旗號。早見一將年約念歲。面如冠玉。齒白唇紅。手提方天戟。座下墨麒麟。高聲喝道。九邊大元帥神策將軍張在此。好來納命。大政令鄧壯迎敵。未及交鋒。手起一戟。挑於馬下。[殺人如麻]姚祥武能雙出。張生雙發火龍標。二將未及交鋒而斃。董成。謝芳。曹德。阮虎。安勇。胡雄。六將齊出。張生再發飛蝗。[足奪敵氣]六將俱中面門兩(而)死。大叫。不怕死的快來。衆軍發一聲喊。四散逃走。張生拍馬挺戟。逕趕章大政。大政見勢不諧。棄馬甲兵戈。帶短刀越山走了。張生不趕。振旅而回。至中途撞着鍾子。兩人接着。悲喜交集。各談三年濶

別思慕之懷。並馬而行。張生把軍馬紮於城外。囑二女將管領。鍾戎政犒勞已畢。迎張入城。擺筵賀功。道及大政越山逃竄。鍾子嘆道。可惜走了賊首。張生道。管教擒來。忽報。張忠張義擒章大政在外。聽令發落。張生叫。上了囚車。鍾子問道。元帥何以知他必走此道。伏兵擒他。張生道。前日兵駐西安時。弟私探地勢。故於各路以重兵阻之。乘夜劫營。候賊兵一亂。（胸藏十萬甲兵）各領精兵守住要道。算大政到乾山時。人馬俱乏。弟領兵親阻之。必越山矣。故預命張忠張義於險道伏埋。掘下陷坑。候彼到時。不用張弓隻箭。而賊首已擒焉。鍾子曰。賢弟用兵如神。雖孔明不過是也。張生曰。仗兄虎威。破此小醜。敢云功乎。酒至半酣。鍾起把盞。以目視張。張微笑接盃。兩下有意。不能一語。將欲留宿。又礙張夫人在軍中。眞是無可奈何。次日。王虎子辭回甘肅去了。三日後。張生辭鍾回京復命。鍾子留入後堂。摒退左右。具酒相款。談及三年前事。張生道。（咳）緣慳分淺。屢遭

阻抑。復思此景。豈可再得。未幾。黃昏上燈。各去大衣。相對痛飲。至更深。鍾子起身。乘酒求合。張生道。你我俱爲大臣。如何還做此事。鍾子道。聊敍舊耳。何相拒之深耶。依兄言。倒是紗帽俗了人也（美調雅說）。言罷。抱定求歡。張生力阻不肯。鍾子道。一別三載。相思不得相見。人非草木。其情孔棘矣。向者兵圍鐵統。四外援絕。自分必死。但恨不能與兄一訣。將情魂不斷。還期假夢相逢。了此情緣。辱兄提兵遠救。相逢幸是活骨。凡此已往之身。皆情人所賜也。相逢未幾。今又言旋。功令在前。典刑在後。何敢相留。從今一別。相逢不知更在何時（聞之令人鼻酸）言及於此。一刻豈止千金。柔腸寸寸斷矣。片時之歡。兄乃阻之。何以撇人至此。言罷淚落。張亦低首無言。鍾因強之就榻。張不能拒。任彼施爲。鍾爲之解裩。扶入被中。三年相思。一朝復聚。好不快活。鍾放馬逕闖轅門。張曰。久未經戰。候兩軍成列。大戰未晚。鍾款款輕輕。緊提慢拽。少焉。張孽穴中。情波四溢。噴如珠霧。鍾更頓（西

首徹尾。（方極樂世界）其情波之飄以白者。逆流而潤。歷尾閭而沾於席。其情波之洶以湧者。則隨鍾子之枝幹而涓涓以出。即隨鍾膽淋漓而下。鍾乘其意。嗡嗡之時。（寫生）突曳兵而出。張茫然如有失。欲即收而納之。而鍾目逡巡。（急殺人）蒙茸閭□。微踐門庭。張生屁股內癢痲不能禁。舉身搖蕩。或起或落。時顛時播。不復知此身之爲元戎矣。張生疲而鍾子亦興盡。（歡娛嫌夜短）爲歡幾何。而銅壺亂箭且五催矣。遂不復寢。載斟載酌。載言載笑。而衆軍又已促行。鍾子送至十里祖餞。含淚而別。正是。

千山紅樹萬山雲。　把酒相看日又曛。
一曲驪歌兩行淚。　不知何地更逢君。

張子回京。獻俘於天子。天子勅誅章大政。以警將來。封張生關內伯。行禮部尚書事。封其母肇忠夫人。其妻女英封忠勇夫人。女傑封忠毅夫人。王飛豹封關外伯。鍾圖南封陝西伯。行都督府事。永鎮陝西。隨行將

士。論功陞賞。後三年。川中大亂。官兵不能治。殺巡撫。破州郡。屢征無功。衆官連奏。關內伯張機雅稱此職。天子准奏。加張生征西大元帥。提調天下軍民官吏。照烈神策將軍。賜白旄黃鉞尙方劍。得專封生殺。賜龍鳳旗。親贈代天征勦四字。張生同妻領兵。錯道而進。前至劍關。乃西川第一險阻所在。守關賊將童道正。部將衞山。辛奇。軍師懶道人。善行妖法。遇戰興風走霧。神兵助陣。賊人倚爲長城。當日聞張生領兵。素知他英名。便問計於懶道人。道人道。不妨。將軍去見一陣。便知高下。再作商議。次日。童道正領兵下關。辛奇出行。女英接戰。大戰三十合。被女英賣個破綻便走。辛奇趕來。女英翻身一箭。已中辛奇額角。死於馬下。張生揮動二軍。大殺一陣。童道正敗上關去。對懶道人商議道。張兵果是利害。今日一陣。便傷辛奇。如何是好。懶道人道。不必憂慮。今晚將軍去劫寨。待貧道助陣神風。可以擒張機矣。童道正大喜。且說張生得勝回營。

正坐議事。忽狂風把帥字旗吹得幾折。張生道。今夜定有賊兵偷營。二位賢妻伏兵待戰。單人單騎。乘他盡出。便要取關。算計已定。各領兵遠伏。只留一空營。却說更盡。童道正同懶道人。領兵直衝張營。喊殺入去。却是一個空營。急叫。中計。四外火把起處。金鼓齊鳴。左有女英。右有女傑。前有張忠。後有張義。四面環遶殺來。衞山已爲亂軍所殺。懶道人見勢不好。拔劍作法。好風。

霎時間。天昏地暗。一會兒。霧起雲迷。初起時。塵沙蕩蕩。次後
來。捲石翻磚。黑風影裡。三軍亂竄。慘霧之中。戰將心忙。棄鼓
抛鑼丢滿地。屍橫馬倒實堪傷。

童道正乘風突出重圍。張忠張義俱帶重傷。女英在馬上見風來得奇異。知是妖法。拔出寶劍。念念有詞。將劍一指。其風便息。分付三軍着力趕上。英傑當先。衆軍隨後。席捲而來。童道正往前正走。忽見追兵來急。

催軍上關。急呼。開關。一聲鼓響。關上樹起代天征勦旗號。關門開處。張生飛馬搶到。童道正措手不及。被張生手起一戟。挑於馬下。懶道人見勢不好。一駕妖雲便走。被張生祭起飛抓。劈空丢下雲頭。斷送（快事）了殘生。接着英傑合兵上關。賊首魏原聞風不戰退去。坐鎮川中一十八載。英生一子曰張威。一女曰貞娘。傑生一女(子)曰張儀。召還京。加關內侯。行少保事。退語妻曰。文至少保。武至封侯。布衣至此極矣。若不急流勇退。必有滿溢之虞。二女極口稱是。辭表凡九上。乃允。遂反初服。王虎子亦告老就養焉。日以詩酒爲事。名山大川。無不遊覽。絕（□人）口不談天下事。鍾子聞之。亦棄官偕隱。有二女一子。子娶張貞娘。女配張威張儀。後三子俱舉進士。世世婚姻不絕。至今天津以爲美談。

急水灘頭立得住。方見脚跟。熱鬧場中撇得下。纔是手段。張子其近是歟。自評

醉西湖心月主人編弁而釵情烈紀目錄

筆耕山房弁而釵三集情烈紀

醉西湖心月主人　著

第一回　賊丈人退親害親　俏女婿編戲入戲

生死繇來只一情。情眞生死總堪旌。
以死論情情始切。將情償死死方貞。
死中欠缺情能補。情內乖張死可盟。
情不眞兮身不死。鍾情自古不偷生。

這首詩單講一個小官。因逃難他鄉。情感知遇。生死不易。爲情[情人]而死。就從死中做出許多事業。眞是小官中的情癡。可爲世法。這人是浙江苕溪人。姓文。名韻。字雅全。其父以貢士出身。曾爲福建南平縣尹。不幸早死。母親陳氏。柏舟自矢。兄文韶。業儒。父在日。曾與本鄉財主萬噩結親。

其女正娘。甚是賢淑。怎奈萬噩乃反覆小人。只知（薄情大抵如此）勢利而不知親義。見親家死了。家道日微。便有退親之意。且喜文生甚肯讀書。年方十四。經書已達。寫作皆工。人才十分出衆。裝束自然華麗。但見。

容貌雖非彌子。　嬌姿儘可傾城。
不必汙人脂粉。　偏饒出洛精神。
臉琢無瑕美玉。　聲傳出谷新鶯。
雖是男兒弱質。　妖嬈絕勝雙成。

人才既生得好。便有那無藉的。騙他去串戲吃酒。也是他性（孽根）近於此。說着便喜。一學便精。雖不失身。不免沈湎其中矣。萬噩知道此事。一發決意退親了。但只不好說出。遂（惡）下毒手。買強盜扳其兄爲窩家。連坐文生在內。公人擒捕。搶擄一空。到官。其兄熬刑不過。只得屈招。遂問了死罪。文韻年幼免責。同監候發落。其兄對韻云。同死無益。賢弟不若保出。逃

走他方。還留文氏一脈。做我不着罷。文韻道。原是屈事。皇天有眼。自有明白日子。且我去。一定累母累兄。如何使得。文韶道。如今天道不明。偏是做歪事的降福。[傷時語]行善事的降火(禍)我死罪已定。怕他還又問個死罪。添不成罪。罰不能及老母。賢弟只是走好。正說間。忽有公差到監。道。小賤頭。老爺叫你帶文韻同見知縣。知縣道。你丈人萬壟告退親狀。你怎麼說。文韻道。犯人身且不保。那要妻子。願退便是。[可憐]當堂寫了退親文書。打了手印。嚎哭一場。知縣好生[人心]不過意。批了執照。文韻依然下監。對兄道。看起來。這件事倒起[想着了]在我妻子身上。連累哥哥了。文韶道。怎見得。文生道。他退親之念已久。只是不好啓齒。我又年幼。不好下手。駕(嫁)禍於兄。連坐□名於內。便好退親了。此計十分刻毒。老賊。我與你何仇。下此毒手耶。言罷。兄弟相向而哭。監人無不悽愴。那扳他的強盜說。你哭怎的。文韻死了。文韶之罪自脫。二人恍然。知是萬家所□。文韻道。哥

哥爲弟。家破身危。弟當速死。以全兄命。好□事老母。言罷。便欲自絕。文生抱住。大哭一場。至晚。禁子來點監。只顧把文生一眼覷定。目不轉睛。文生只是低了頭。忽禁子問道。那姓萬的是你甚麼人。文生道。原是我丈人。今日已退親了。這一句話。氣得那禁子暴躁如雷。喊道。天地間有這樣事。□中遞出個包兒。道。你看。你看。文生（□哭）接過打開。却是一包銀子。約有二十餘兩。文生道。是銀子。禁子道。不是銀子。是你絕命丹。你丈人把此銀買我。今夜送你上路。明日事成。還找我三十兩。我不知他與你有甚深仇。下此絕計。原來是你丈人。咳。可恨。可恨。文生道。他立意要害死我。我不死。兄罪不脫。就請禁（可憐）哥下手便是。言訖。淚如雨下。禁子道。豈有此理。你把我認錯了。我若害你。不對你說（好人）了。你性命都在我身上。看來這賊情事。也是假的了。文生道及強盜先前的話。禁子便拿出手段。把強盜上了刑具。道。從直講來。我便饒你。強盜說。不必用刑。是萬噩欲

退親無繇。着溫提控叫我扳害。我原不認得他兄弟。禁子放了強盜。與文生兄弟商議道。他此計不成。必又生他計。我有一法。我代你寫紙病呈。說你病重。叫你令堂親自來保。我自幫襯。保你出去。你到家中。對令堂說明其事。可逃竄他方。你兄我自當看覷。待事少定。覓個機關。救他未遲。那老賊見你走了。自然也罷了。文生兄弟又拜謝了。次日。萬家着人來討回信。禁子道。人眼多。從容一日。乘便下手。來見你家主。回了萬家。便到文家。見其母。道以前事。文母飛奔縣前。正值知縣坐堂。文母遞上病呈。叫禁子問道。可是眞病。禁子道。文韻病體十分沈重。知縣叫帶出來。禁子到監中。與他兄弟道以前事。他兄弟兩個難捨難分。嚎天打地。（讀此而不墮淚者。此人必不悌。）不肯分別。合監之中無不悲嘆。禁子急催。扯扯拉拉。不忍出去。正是。

風雨蕭蕭破鶺鴒。　不堪悽咽淚交零。
人生聚散渾難定。　愁見飄飄水上萍。

文韶道。兄弟去罷。不要誤了大事。禁子道。此身不死。相逢有日。（好話）不必悲傷。令堂在外立等。乘官在堂上。遲則退堂。又有變也。文生沒奈何。只得拜辭哥子。同禁子出監。禁子又替他臉上塗些黃梔水。裝得蓬頭垢面。似非人形。禁子帶到案前。知縣看是個十三四歲孩子。□非眞賊。只是被強盜一口咬住不放。不好釋放。見他病的如此狼狽。便道。着陳氏帶回去。禁子叫陳氏。陳氏道。帶你兒子去。陳氏走上堂來。不認得文韻。道。在那裡。禁子道。這不是。陳氏趕進前。一把抱定。（讀此而不墮淚者。此人必不慈。）大叫一聲喬（嬌）兒便昏死於地。果然文生不像舊時容顏矣。

鵠面雞形（畫出囚徒之狀。）少色。蓬頭垢臉無光。鶉衣百結褪青黃。行步葳蕤模樣。病懨懨止欠一死。昏昏不辨兩廂。可憐風流飽文章。倒與囚徒相傍。

陳氏大叫一聲。昏死於地。須臾復甦。抱頭痛哭。滿堂吏役。無不墮淚。知

縣也將扇掩面。道。他是病中。你好扶他去罷。禁子又替他扶出縣門。低聲分付道。急早行事。遲則有變。我再不能救低(你)了。文韻點頭會意。到家中。見了嫂嫂。大家哭了一場。把從前事說了一遍。陳氏道。老賊恁狠。只得避他一避。當下收拾衣裝。當些銀兩。住了兩日。恐生他變。正打典(點)起身。恰好禁子放心不下。來催他避難。便道。我替你背(□人)了行李。送你一程。指餘路。你好走。子母們哭了一場。欲留留(可憐)不得。無可奈何。送至門前。怕人看見。不敢高聲。含淚而別。此夜月明如晝。禁子同他行了半夜。已到延陵地方。禁子道。我有公事。不得送你了。前面是西山。搭船便到西湖。□城便是關上。可搭船至鎮江。繇鎮江舟至南京。此地乃英賢聚集之處。可以安身。覓個機會。便好在那裡過活。再莫作回家想。等此賊死了。才方回來。得千萬保重。家內事。我自當照管。灑淚而別。正是。

已嗟骨肉如萍梗。　又向天涯作別離。

禁子去了。文生背了行李。往西山而走。從來未曾出門。況是十三四歲如花似玉一般的一個小官。怎受此苦。但見。

山險向人□。　深松暗路歧。
滿眼惟烟霧。　何處辨東西。

路生人倦。早已走不動了。只得放下行李。席地而坐。恰好有隻小船過。見文生有被套。便道。大爺要往那裡去。文生道。上杭州。舟子道。來上了船。至松茅場。洽了一件。同僱挑行李的。逕到關上。緣鎮江□抵南京。住淮新橋張家飯店內。一住半載。又不曉得做生意。只拿着本書讀。看看盤費盡。衣物當完。店中要飯錢。左右思量。無計可施。欲回。又恐官事不清。欲住。則囊橐蕭然。天涯孤客。舉目無親。見細雨橫窗。流鶯聒耳。無一非增愁物也。走筆成集賢賓一套。以紀旅思。

集賢賓

窗前細雨歷亂飄。正人事蕭條。猛聽流鶯聲漸老。又新生一種愁苗。如何是好。算九十霎時又到。良計少。留不定盡春撇道。

不是路

望程魂搖。着處蘼蕪簇翠袍。蒼烟浩。我於何處索春橈。謾牢騷。柔紅個個眠芳草。新綠重重鎖畫橋。空長笑。軟香信斷憑誰弔。撫然凝眺。枉然凝眺。

江兒水

轉迓韶光迅。翻疑逆旅消。看天公。事事都推調。芳菲不戀花容貌。迍邅不顧人年少。弄出無窮機巧。還是爲甚來繇。攪得個世情顛倒。

滴溜子

從他是。從他是。恁般顛倒。空辜負。空辜負。連城重寶。嘿料禁
懷孤□。□同向火□。□□炎燠。不若似東海潛鱗。南山隱豹。

滴溜子

自今朝。自今朝。一片雄心托大刀。難禁受。難禁受。蓴鱸興豪。
何時返却山陰棹。

尾聲

余生恨乏防身誥。只得向玄冥卜筊。□奈春去秋來趲俊髦。

□□按板高歌。以解愁腸。眞是響遏行雲。遊魚出聽。早驚動了店主人。潛身靜聽。聞他唱得字□愁腸。聲音清亮。不覺心曠神怡。暗稱道。是好曲也。文生唱完。放聲大哭。主人不知就裡。忙進房問道。高興唱曲。如何又哭。文生道。主人有所不知。我客居已久。親人不至。囊空如洗。欲歸□(無)門。欲住無資。見春光將去。興思故園。偶拈此曲。長歌當泣。非快活

爲此也。歌罷傷心。不覺痛哭。主人道。原來如此。我有一言。不知足下聽否。若是肯聽。倒也不愁支用。且是安閒。文生道。是甚事。主人道。足下不怪。方好啓齒。文生道。我在窮途。又少了老丈飯錢。衣物又當盡了。若有可做之事。自是不辭。主人道。如此□□了。適才聽足下所唱之曲。眞是作家。我這裡新合一班崑腔子弟。少一正旦。足下若肯入班。便有幾十兩班錢到手。日有進益。不強似淸坐無聊麽。文生聽了滿臉通紅。半晌無言。若不應承。衣食難持。若要應承。又恐招侮。對店主道。承主人作成。沒奈何。便如此也罷。只恐入了班。便要招他們的輕薄。主人道。否。弋陽有輕薄之事。崑腔先戒□而□入班。況有戲你去做。無戲你依然到老夫店中住便是。文生道。也要說得明白。正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主人去。一說便妥。只要當場一串。便送班錢。文生同主人到串場上。做了幾齣。人人稱好。個個誇強。做了正旦。行頭主送班錢三十兩。入了班。

同主人回寓住了。次日。還了些店帳。取了些當頭。又做了幾件服色。嫌戲衣不稱體。又量體做了幾件女衣。還剩五六兩。藏於秘笥。南京人聞得江府崑班好。一起寫了十臺。第三日。做起□□□金鎖。文生扮竇娥。此地□次出場也。滿臉嬌羞。渾身慚色。但見。

頭裹包頭。霏霏墨霧。面搽鉛粉。點點新霜。脂添唇艷。引商刻羽。啓口處。香滿人前。黛染眉修。鎖恨含愁。雙蹙時。翠迎人面。

正是。壓倒粉黛三千女。不數金釵十二行。

話說看戲中有一人姓雲。名漢。字天章。古吳人也。少好讀書。長學擊劍。落拓自喜。骯髒不羣。貌步潘安。才希蘇軾。眞一時風流才子也（才子定是風流的。）只是一件。賦有千金（自古才。人都受此。厄不獨雲生然也。）家徒四壁。才既奇而數亦奇。文無配而人亦無配。明王夢杳。風雲之色黯然。佳偶緣慳。河漢之期邈若。却也不在他心上。但發奮（大爲□□。生色）著書。自見於世。嘗自道。玉堂金馬。乃吾故物。不過爭遲早耳。此日也在

那裡看戲。一見文生。便道。（良馬遇伯樂了）此人是個文人。如何落在跳孫內。再看一會。雲生道。（雙眼）定然不是個戲子。衆人道。戲也在這裡做。不是戲子。是個甚麼。雲生道。（難爲俗人言）替你們說不清白。走近臺邊。定睛細看。文生正做戲。忽見臺下一人注目狠看。他也看他一眼。着了一驚。暗道。奇哉。□顴帶殺。骨骼清奇。虎頭燕頷。鶴步熊腰。此塵埃中濟時宰相也。爲何顧盼於我。戲完。各各散去。這雲天章□了奚童。追訪踪跡。尋到班中。問。正旦何在。這些戲子回道。他雖在我班中。却不在此住。他住在淮新橋張家飯店內。相公要見他。須到那裡去尋。再問姓氏。覆道。姓文。名韻。字雅全。他得了這個信。甚是歡喜。寫了個通家弟的帖兒。叫奚童拿着。逕到張家店。中人出問。雲生道。是拜文雅全的。主人道。待老夫請他出來。雲天章道。煩老丈帶學生名帖進去。主人拿了帖□交文生。文生道。從未相識。莫非錯了。主人道。□明說是拜文雅全的。豈有差誤。文生點頭會意。忖道。多管（知己）是那人

了。整衣而出。果然不差。雲生立而俟之。但見。

冶態流雲舞雪。欲語鶯聲鸝舌。
不是意合情投。肯教容易見客。

二人相見禮畢。通了鄉貫。雲天章問道。兄乃文人何入優列。弟雖乍會。已洞悉一斑矣。請聞其詳。文生長嘆一聲。臉紅淚下。嗚咽不能語。既而含涕告曰。生居此半載。手不釋卷。從未有以文人待我者。滿懷心事。絕口不敢對人言。今足下於伶優場中。識弟爲文人。是文韻獨知之契也。敢不披肝瀝膽以陳。因把前後事情細說一番。雲生嘆道。禍起至親。慘甘翁婿。世情險巇。一至於此。弟少得志。當斬首國門（鬚眉。如戟）以快人心。何物禁頭。知人之哲。已先雲生而踞其巓耶。惜弟亦貧。無能爲兄出力。只好作窮途知己。以清談破寂寞耳。優事非可嘗試。止可借此救窮。稍得意。當脫去爲妙。文生喜甚。稱善。文生已入班中。雖是羣雞之鶴。自然不同。但

世人俗眼見他做戲。便道他是個戲子耳。誰似天章隻眼。正是。風塵混跡誰能鑒。長使英雄嘆暗投。今日品題逢識者。小窗噓氣欲沖斗。

天下丈人大抵如此。不獨一萬壐也。俱其婿或有權力。其親翁或不至於早喪。免却此一段醜態耳。人無謂文生丈人惡。

吾家阿翁□❶

校記

❶ 以下殘缺。

文生道。本該回拜。但弟不幸暫入優隊。走動不雅。得閒便來奉看。却是不敢具帖。雲生道。往復之禮。世之常套。苟心相知。何在此也。話畢。別去。一日無戲。到雲生館中來。望見山淸水秀。詩興勃然。取斗方裁一律贈之。

城轉山如近。　溪多水覺分。
開門遍草色。　踏徑破苔紋。
煮茗聽玄論。　焚香閱秘文。
稱君高義在。　□脱世人羣。

雲生看了。極口贊賞。一日。雲天章到文生寓中。道。昨兄回。偶成律。特求郢政。詩云。

可惜投交晚。相看意氣多。
敲詩頻染翰。作賦若懸河。
説劍消塵想。談雄却俗魔。
雞壇從此定。勿論世如何。

文生道。疏枝大葉。宛然漢魏遺音。此後不是你來。就是我去。如此半年。那個不説他兩人是連手。他二人却毫不及亂。文生一日到崔衙唱戲。座有俗客石敢當。取笑文生。文生直言拒絕。他便用強。摟抱作歎。文生惡言唐突。那石敢當乃極好生事的。便發怒道。娼優隸卒。至賤之流。何敢沖撞士君子。就是一掌。文生嚎啕大哭。衆人勸散。次日。石敢當將文生呈在縣中。知縣道。優人毆辱斯文。眞是可惡。作速拿來。公差走到張家店中。不繇分説。一繩鎖到縣前。知縣已退堂了。忽雲生趕至。原來雲生雖是未進。却是個有才名的。曾在知縣手中考過批首。知縣着實重

他。他却尙氣節。不肯使造業錢。（讀書的着眼。）送公事與他也不肯講。知縣一發敬他。當日趕到縣前。見公差鎖了文生。便怒道。他有何罪。受此光景。放了。我自對你老爺說。公差曉得知縣是重他的。便速速放了。只見石敢當帶了一班家人。趕到縣前。行兇便打。雲生一手隔住。道。石兄。勿得動手。石敢當道。雲兄。我們斯文一脈不護。倒護着一戲子。不過是你衙屍（屁）股的小廝。何認眞至此。雲生聽此語。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大喝。休胡說。含血噴人。先汚己口。我乃頂（天）立地奇男子。豈做那挖糞窟的屎蟲。他乃故家子弟。流落到此。哀王孫而進食。乃我輩職分當爲。（達人之見。）伍相吹簫。陳孺刺船。邵膚忠唱戲。何一非豪傑不遇行藏。你只如家門內犬。欺負人。豈是大丈夫所爲之事。石敢當見雲生作色認眞。發話道。我打戲子。與兄何干。照文生就是一拳。被天章左手隔開。（有力如虎）右手儘力一推。跌了兩丈多路。石敢當扒起。喊道。你爲戲子。却打朋友。來撲雲生。雲生此

時性起。信手抓過。一頓拳頭。打得落花（好打）流水。相公老爹亂叫。兩個家人急來救護。被雲生一手一個拎起來兩撞。撞得頭髮分開。鮮紅直噴。文生看他打得兇了。狠命扯救。已是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了。公人曉得石生是歪人。讓雲天章（知趣）打完了。方來解勸。須臾知縣升堂。雲生扭了石敢當到官前。知縣見是雲生。便問道。賢契原何至此。雲生上前道。這文韻乃浙江人氏。其父以貢元出身。曾爲福建南平縣尹。早喪。其岳萬噩見親家死了。家業蕭條。便有退親之意。却於公道上講不去。遂買強盜攀其兄爲窩家。連坐文韻在內。退了姻親。奈其女不從。萬噩遂下毒計。買禁子弄死文韻。以絕女望。禁子憐其無辜。以病保出。放他逃命。奈他上下無交。經商不識。客囊羞澀。衣食俱缺。沒奈何。走了梨園一着。門生一見。便知他是文人。及親炙之。文章詩賦。事事俱精。如此才。安得以戲子目之。適纔石生員領了一班人。捉文韻痛打。門生分解道。既送父

師臺下。是在官人犯。自有公論。不必打他。他便罵門生乃未進小子。何敢出頭管事。喝令家人。將門生痛打一頓。求父師公處。知縣聽得此言。就變臉作色。道。石生員。你考了三個五等。十五等的秀才。也算得個生員。言之豈不是愧。石生道。雲生將生員痛打。是衆人皆知的。生員幾曾辱他。知縣道。胡說。你有故人。他止一身。文韻料不敢動手。你以秀才自居。雲生道。文韻也是讀書的。我也不信。如今大家做篇文字。文韻若非讀書的。就依你問他個毆辱斯文。雲生道。父師主見極妙。石生再欲開言。知縣道。戲子不怕做文字。秀才倒怕作文不成。你道我管你不着。差人去請學師來。頃刻。學師至。道以前事。學師道。極公。極是。當下出題。乃虎豹之鞹。石敢當一破未成。文生已謄清矣。呈送知縣。知縣看了。道。又是一個邵膚忠了。大圈大點。極口稱贊。石生見如此光景。一發做不出了。次是雲生交卷。知縣道。許久不見文字。更覺精進了。玉堂金馬。好消

息到矣。眞不負本縣眼力。將近黃昏。石生一字不成。知縣對學師道。如此(偏是。此輩多在學內)秀才要他在學中何用。就送貴學一處。將石生家人各打二□。安慰雲生。免了文韻罪。雲生謝辭。同文生而回。學師帶石生到學中。責了五板。又送來謝罪。又被知縣發落(快事)了一番。懷恨在心。自己不好出頭。又不敢與雲生作對。托親友到飯店中抄打文生。文生安身不牢。來見天章。天章便接了他到書房中住。文生見只有一榻。自忖道。今番身是不能保了。感他深情。則索聽他罷了。晚飯後。逕同睡。豈知這雲天章眞是作怪。講了些正經話。便沈沈睡去了。說甚魯男子閉戶淸高。好似柳下惠坐懷不亂。文生嘆道。幾乎錯疑了人。一連住了幾日。汪府來取班錢。道。被衆生員嚷鬧不過。不許你在班中唱戲。須還我家班錢。雲生道。這是該還你家的。你且去。其後日日人來催取。文生且有十兩存蓄。還少二十。無處取辦。雲生亦在窘中。對文生道。弟一去便罷了。左右是在此安

身不得的。文生道。弟亦（情人）思及此矣。但捨兄不得。雲生道。弟言差矣。大丈夫見（偉丈夫之言）不平。起戈矛。遇相知。贈頭顱。乃其本色。賢弟少小年紀。出門未慣。路中歹人最多。我安能放心。弟行。（奇人）我亦隨去矣。文生道。兄有老伯母。安可去也。雲曰。父遺薄產。悉歸吾兄。以兄有嫂。膳養便也。此事與我無干。遊學出外。乃吾本色。無人尋我。急收拾行李。間行便了。二人打疊行裝。雲生分付奚童道。我送文相公往浙便回。你可到大爺那邊住。說我遇考便回了。叫一人挑了行李。搭船往揚州。正遇順風。帆影爭飛。（好光景）水光含碧。無一非窮途增愁物也。相對無聊。聯排律一首以自慰云。

雲 故國浮雲在。 文 晴空旅雁翔。

雲 沙含淺渚碧。 文 帆影大江長。

雲 俯仰多惆悵。 文 登臨欲渺茫。

雲 鶯聲啼別院。 文 蝶舞過東牆。

雲　去去辭鄉國。　文　遙遙入大荒。
雲　迷津君莫問。　文　隨意泛孤航。

次日。到儀眞。叫小船往揚州。尋得三祝庵邊寓焉。正是。萍踪浪跡無拘繫。纔到東來又是西。一住三月。相待如至親骨肉一般。讀書吟詩。更唱迭和。再不及褻狎事。文生自忖道。我在難中。當受飄零之苦。他有家之人。去歡〔知恩〕娛而受寂寞。別故國而任他鄉。我將何以爲報。〔眞好人〕只此一身。庶幾可酬萬一。今夜酒後。當以情挑之。否則直言告之。期在必濟。顧不得羞愧也。思量已定。打點夜飲。俄而黃昏。俄而更次。酒餚旣設。銀燭輝煌。時深秋矣。內衣〔好裝束〕紅縐紗襖。外穿白縐紗衣。蓋以油綠披風。甚是標致可人。文生道。兄爲弟棄家至此。弟今搬演一齣佐飲。何如。雲生道。怎好相勞。文生道。何妨。遂改裝。做西施病心。宛然一西子也。雲生見他冶容艷色。雅致翩躚。也有幾分動念。却不露出。文生戲完。〔吳道子寫生手〕不脫女服。竟來伴飲。目

逆而送似羞。顧影徘徊似怯。凝眸無語似思。目送歸鴻似恨。撥雨撩雲。引得雲生十分火起。忖道。此人今夜眞有些作怪。他從來無此夭矯嫵（畫出）媚之狀。今何作此光景。殆欲以身報我也。不可。不可。文生挑之許久。見天章雖似動念。却是堅持。又挑道。兄離家許久。可寂寞否。（輕敲）雲生道。某原未有妻。在家在外一樣。文生道。家中還好尋野食。客邊却無此物。怎生得過。雲生聽他言及於此。情根勃興。崛然難制。推故道。夜深了。睡罷。就脫衣上床睡了。文生忖道。今日要完這段公案。忙脫衣上床。假三分酒意。竟鑽到雲生頭邊。道。知兄寂寞。特來伴宿。就以手去摸其情根。熱如火。硬如鐵。雲生急以手推之。而文生不放。以手戲弄之。雲不能忍。道。奈不得了。賢弟高情。莫說我輕薄。就以手撫其情穴。文曰。非弟（眞情）無恥。自南感兄高情。無繇能報。千思萬想。止此一身。可酬君情於萬一。望兄憐而諒之。因以情窟迎焉。曰。嬌（嬌語）花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是弟所哀

懇於兄者。雲曰。敢不如命。但見。

五體投席。腹背相附。馬走吳宮。桃夭鬪紅。□笑日兎奔月窟。摽梅含翠共搖風。搖風嬌影隨流動。鵲遶枝棲。笑日香浮隔岸。豐鴻來渚。道瑤島鸞翔。衝破玉壺。開竅妙芳。叢蝶亂潛。遊金谷。覓花心。既而一葦翹然。道岸直渡。駕彼悟門。時進時止。頂灌甘露。熱心乃死。此中酣適。彼亦快活。二人歡喜。作禮而退。相與枕席乎榻中。俄而曦輪之已駕。

文生曰。吾兄倦乎。恐迷（嬌語）魂陣中大費攻伐也。雲曰。知弟苦哉。蓋妬花不管花枝瘦矣。相抱大□。雲口拈五言律一首相贈。詩云。

青根多閱世。　心奇獨有君。
義氣高千古。　清標絕世芬。
雅意堪銘骨。　鍾情可斷魂。

相假情不厭。　自幸足生平。

文生道。詩腸爲柔情所撓。聊拈五言絕以表弟懷。兼以解嘲。雲曰。願聞。

文生誦詩云。

義重廿巾幗（好□情見乎。詞）　情深願不夫。

捨身酬知己。　生死應相符。

雲生道。才發於情。自與門外漢不同。此後恩愛愈深。自不必說。一日。文生對天章道。你我資囊有限。逐日花消。將來不給。奈何。奈何。天章道。正是。我也忖及於此。文生道。弟有一策。未知可否。我二人俱未撐達。若一齊攻書。支費何處取辦。兄潢才天放。自是宇宙大物。左右做弟不若尋班搭入。支費既可不憂。且有班錢可以盤放。只要說過戲完定回家宿便是。等聚起幾十兩銀子。同兄上京。再搭一班。趁些錢。爲兄納了監。兄文利於大場。不利小考。萬一托天發達。然後弟再整書香。未爲晚也。吾（情人語□。人見）

兄以爲何如。天章道。算計倒好。只是難爲你了。文生道。你我一體。你榮則我榮。你辱則我辱。我二人扶得一個出頭就好了。何必言難爲之說。雲生道。也說得是。次日就同去搭了蘇州班。上臺搬演。人才聲音無不第一。遂領班錢四十兩。付與雲生。朝出暮歸。雲生發憤讀書。一日回寓。雲生道。我與賢弟恩愛極矣。吾欲賢弟不卸女裝。取樂一番。可乎。文生道。此何難哉。遂取女衣穿起。較臺上更妙。文生道。我可像個女人麼。雲生道。若居（好贊）昭陽。應教六宮粉黛無顏色。豈止像而已。文生曰。此吾兄情（俊語）人眼中〔出〕西施耳。語頗近狸〔狎〕天章令交〔文〕生仰面横睡床上。以兩足蹬床廳柱。立而獵之。嬌羞萬狀。五色無主。天章進退有度。擊刺多方。弄得文生口舍蹲香不已。其中情波淋漓。洋溢中外。雲更左衝右突。文不覺以足加雲之臂。尋加雲之肩。□爲不能盡雲之情根。而足（西方）且（極樂世界）懸於雲之□□。既而兩足一起一落。勢如牽鑽。雲洩洩而文亦融融。相

扶而起。嬌無力矣。雲曰。女子或有弟之色。無弟之情。無弟之才。無弟之風流也。吾老於弟矣。文生曰。感兄深情（樂而不淫）。靡身自體未足云酬。故不惜□□。奉事吾兄。靜言想之。男行女事。抱愧欲淚。惟兄憐而諒之。勿以卯孫視我也（可憐可憐）。不覺潸然淚下。雲亦爲之改容。曰。吾之於弟。離亂均之。悲□均之。雖死生亦均之。生生世世無相間也。茍有他腸（□□□□）。將狗鼠不食吾餘。弟何自傷乎。文曰。如此。則弟雖長逝蒿里。丹誠不滅矣。攜手解衣而寢。其後或男或女。百意百從。豈知好事多磨。久則生變。只因文生生得人才出衆。唱作俱高。引動了山西一個宦客的眼睛。他是王府儀賓。富有千萬。在揚州行鹽。慣交官府。好拐小官。酉(因)看戲中意文生。便約日子。叫到家中去做。咳。文生與雲天章正好。那曉得乜儀賓早已包藏禍心。劈他們的風月。正是。月明又被烏雲掩。花發須敎急川流。

樂不可極。樂極則悲生。雲天章文雅全之樂極矣。乜儀賓包

藏禍心。雖是人謀。實造化忌盈之驗。呵呵道人評

這乜儀賓。叫文生班到家中搬演傳奇。戲完。俱各放回。單留文生佐酒。文生不肯。他便大怒道。我這裡是甚麼所在。敢如此撒野。誰敢去。敲折他脚骨。文生道。魔頭又來了。只得含羞忍恥。老着臉皮。奉他幾鍾。那儀賓便快活（□□）要緊。便來調戲。文生道。老爺尊重些。他皮着笑臉道。你不要太做作。跟了我。受用不盡。強似你做戲子多矣。文生道。只是小的命該如此。薄命人怎受得老爺擡舉。乜儀賓道。憑你怎麼說你會得飛。只是不放你去。文生聽得這話。驚得三魂飄蕩。七魄飛揚。號泣道。寓有親兄。望老爺今日放小的回去。明日再來。乜儀賓道。我能生人。能殺人。順則不難與以富貴。逆則必定（狠極）斷其手足。你肯哩。好好順從。不肯。我令人捆起來蠻弄。你有何法推托。我這裡要放你。你去得。不放你。有翅也難飛。

你當死心塌地跟我。我當以另眼看你。文生仔細思量道。好苦也。我與天章緣法止此矣。料是不能脫去。吾(烈男子語)身不堪再辱。少不(情種)得一死以明志。不如將計就計。騙他些銀子。與雲兄進京。倘得一舉成名。他自替我報怨。(寃)文雅全好命苦也。雲(□之凄然)天章好緣慳也。乜儀賓好狠心也。便變悲作喜。道。老爺既有心擡舉小人。小人有三件事。老爺依得。便跟隨。老爺若不依。小人雖死也不從。乜儀賓道。你肯跟我。十件也依。你說來。文生道。小的同哥子原要進京探親。因中途銀費。不能前進。羈留於此。老爺要留小人。必多贈哥子盤纏前去。兩下方安心。一也。第二來。小的同哥子在此地住了半年。借有五十兩債負。又小的班錢四十兩。今身既屬之老爺。兄長起身必須還完。方是來清去白。二也。第三來。老爺既愛小的。必從裁新衣。新帳。新床鋪。三日後乃吉期。一憑尊命。乜儀賓道。前二件都依得。後一件怎熬得三日。文生道。若不如此。必難從命。雖然強成。

終須必死。若如我願。惟命是從老爺而遲些。豈不聞軟款溫柔之說乎。（□□□□□□俗人。）乜儀賓一聞此語。遍體酥麻。（畫出）連連道。我忍耐兩日便是。文生又道。我要去見哥哥。料老爺不放心。老爺可差人到三祝庵左邊第三家。叫我哥哥來。待小的替他講個明白。打發他上京。（句句可聽）並交銀子與他。還班錢債負。一則是老爺的體面。二則是小的信行。乜儀賓連連道是。文生又道。我兄乃是文人。求老爺存他體面。乜儀賓分付家人。拿個通家的名帖。到那裡說老爺請大爺說話。文生遞扇一柄與那接的人道。你拿此扇去。他方纔肯來。家人執扇而去。不一時。雲生來至。乜儀賓見他眉分八字。面起精光。威儀正大。規模弘遠。也心知他不是凡品。敍禮後。就請登席坐下。雲生開口問道。不知大人召小生有甚分付。文生以目視天章。（□目。好）接口道。乜爺要留小弟。小弟約以三事。一兄上京支用盤費。二還欠負班錢。三是小弟己事。（不說出妙。）蒙乜爺俱已允諾。我想做戲子終不能發積。(迹)一

時那得還完這些債負。不若收了乜爺盤纏。還了債負。兄自上京探親。事完。到此會弟。再作計較。乜儀賓道。令弟在我這裡。比在你身邊還好。你放心前去。不必掛心。天章不知來頭。看了文生眼色。只得含糊答應道。這是大人美意了。酒闌。乜儀賓叫收拾鋪蓋在書房內。送二位去睡。二人別了乜儀賓。來到書房。坐下。人散後。雲天章問文生道。賢弟方纔話是怎麼說。文生泣道。（哭得好）說甚麼。催命判官到（到）了。若不是兄。我不知死在那裡了。爲你只得多挨兩日。你明日得了銀子就去。我當以死報（激）兄。（烈。情至語）斷不辱身以爲知己醜。遂把從前情事語言。細道一番。雲生大怒道。清平世界。那有如此橫行之理。待雲生（丈夫氣）擦命與他做個對頭。文生急掩其口道。他是有名的惡人。財勢滔天。相知滿目。殺人如芥。我與你天涯孤客。行李蕭條。惹了他。身首難保。同死何益。只是依弟計較。多騙他些銀子。急早上京。倘得寸進。就好替弟報仇了。弟無限深仇。都在兄身上。

兄輕其身。犯不測之險。（□夫。）弟失望多矣。我約他三日後從他。他已應允。此時你已去遠。我便好放心行事。離此三日。不知是甚地方。你若認得。可留個記號。當於此處尋一下處等我。三日內。覓空逃出。買舟尋你。以十日爲約。三日內不能脫身。我必死矣。斷不抱琵琶過別船。又辱其身以辱兄也。兄可急走上京。以圖進身。爲弟雪恥報仇。是我二人名盡者。言罷。嗚咽不勝。淚落襟袖俱赤。天章道。弟言深爲有理。我你如今非他對頭。乘便而走是第一妙策。離此三日。乃淮安地方。我昔年曾遊其地。有一龍興寺。東房妙音和尚乃我舊居。借此候弟可也。若死之一字。切是不可。人生只一命。死者不可復生。死是於賢弟全矣。而使天章欲死。則（情至語不忍多。讀）無報仇之人。偷生。則知己已死。而使我淚灑西風。肝腸寸斷。弟居泉下。其忍之乎。淚如雨落。以身投地。死而復甦。文生恐傷其體。誑云。謹依尊命。不敢輕生。當以奇計來歸。不覺雞聲早唱。雲驚曰。離情未訴。雞聲且

催矣。文曰。話向枕（悽殺殺天監。所謂歡娛嫌夜短。恨雞鳴早唱。□）邊說不盡隔林雞唱又天明其此之謂乎雲曰。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今何反是耶。遂挑燈相對而泣。不復就寢。俄而鐘鳴。俄而漏盡。俄而東方曦成明日矣。司晨者促梳洗。司酒者促登席。出見儀賓。淚痕滿臉。儀賓道。大兄到京事完。不捨令弟。不妨到寒舍來住。不必過傷也。酒飯後。家人托禮（乜儀賓。也儘肯用情。其□文生心堅金石）物出儀賓分派道五十兩與令弟作身錢。（□）四十兩替令弟還班銀。五十兩爲令弟還欠債。外銀十兩送大兄作盤費。冬衣二套。紬緞四端。白米五斗。家釀二尊。不忝四色。聊遣途中寂寞。天章（畫出）獃獃的看。文生道。哥哥可收了。到寓中發行李。乘早進京。事完。好來看弟。說得這幾句。早已淚濕青衫。天章只得含淚收了。對儀賓道。舍弟年幼無知。還求大人另眼相待。便嗚咽喉乾。不能復措一辭。文生看他將行。叫聲。哥（須臾。□□。頃刻分。離）哥你去。語未畢心灰腸斷。不能作聲。怎奈乜儀賓催趲行裝。不容少待。又不許文生去送。至大門前。便叫作了別。可憐二人

無限深情。只傳四目灑血。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雲天章去遠。乜儀賓帶了文生進去。分付門上。非有命令。不可私放出入。可憐。

浪跡似驚花。因風便作家。
纔悲沾淺草。又復寄枯槎。

却說乜家那些家人。領主人之命。送雲生到寓。收拾了行李。挑的挑。拕的拕。送出邗關。僱了船。直等開去方回。這文生走進書房。閉了門。哭了一個小死。直哭得泥神流淚。(哭法甚妙)木佛傷悲。乜儀賓倒也沒法。倒也有些心酸。旁人聞之。無不爲他掩涕。乜儀賓叫人勸他喫飯喫酒。好言好語安慰他。只是不理。儀賓想道。親兄乍離。自是傷心。他有甚心情吟風弄月。莫去纏他。候三日後。氣嘆些再與他成事便了。分付管辦的打點新衣新鋪候用。文生只關門而睡。一哭之外。別無話說。光陰迅速。不覺已是

三日。儀賓着人送衣服到書房中。文生欣然收下。見掛起新帳。鋪起新鋪。接他洗浴。各事已完。改了新裝。坐在房中。長嘆一聲。道。劫數到矣。舉目見壁上劍。道。寶劍思有楚金鎚□韓。吾方將提三尺□。少建功業於人間。不意將來了劫。几有筆硯。題五言絕二首於壁以見志。

方寸有真天。　昭然不容悔。
肯效偷生者。　頓令其身浼。

又

盟義千鈞重。　生死兩字輕。
情緣不間隔。　孤魂逐遠征。

後寫苕江難人文韻題。少頃。乜儀賓至。文生相迎。道。乜爺太破費了。儀賓道。得卿肯從。雖費斗金不惜也。文生道。只怕輙(鯫)生沒福消受。傳杯弄盞。將有二更。文生豪飲自如。略無忌憚。乜儀賓只道他喫蓋面酒。

那料他喫的是上路杯。把侍從小廝。一概都打發去了。止他二人對飲。又移時。文生起身道。乜爺。簡書燒燭。看劍引(弓)杯。古人以爲快談。我英雄語足以欺。人今遇了乜爺。眞是千載奇逢。有劍在此。欲對劍豪飲一回。以慶今日之遇。乜爺莫怪放肆也。說罷。取壁上所掛劍。出銷(鞘)在手。滿浮太白。道。劍劍□夜夜作龍泉吼。今日得遇英風矣。詞強色壯。髮指氣雄。對乜儀賓道。乜爺愛我姿色。特垂青盼。我今與你了相思債也。乜爺。你也未知我來歷。吾乃福建南平尹之次子。茗江人也。禍起翁婿。逃離江湖。雖入優場。雞鶴自辨。方將以七尺軀建白於世。肯從卯孫鬬勝。甘爲妾婦耶。向之不死。以吾兄在耳。今兄去矣。死何罣礙。你想我合歡乎。你快趕來到鬼門關上。與你從結棲凰。言罷。復慷慨嬉笑道。不減。荊卿激烈我以性命換酒。不可不醉。恐閻老子笑我不(文)韻也。連飲十數大鍾。詞愈激烈。大呼天章。世上。若有如此卯孫。吾當披。髮踏雪大叫十。日汝往淮陰吾來也復對乜儀賓道吾教你千金買馬骨。把劍在桌上一

弁而釵　情烈第三回　二一九　思無邪匯寶

拍。驚得乜儀賓躲在桌底。他向頸一劍。早已證果了。正是。

劍挺青萍意氣豪。肯將玉體伴兒曹。
可憐七尺昂藏骨。却向狂夫換濁醪。

乜儀賓這一嚇。鑽在桌底。（□得有景）走又走不動。喊又喊不出。整整的蹲了一夜。看看天明。門外有人走動。忙叫道。快開門。進來救我。管家聽他說得古怪。儘力把門推落。大叫一聲道。不好了。文小官自刎了。乜儀賓鑽出桌來。口不能言。呵呵道。驚殺也。擡頭見文生丁字（死得利害）□而立。右手持劍。左手拎頭。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呵呵道。是我逼殺他了。說得這一句。只見（鬼神泣壯烈）那左手拎的頭。把眼一睜。右手執的劍。往上一舉。那死屍連趕來數步。驚得二人一步一跌。（摹得有趣）跑出門來。喊道。不好了。死屍趕來了。驚得滿家俱到。見是如此光景。一個個目瞪心呆。縮頸咋舌。大驚小怪。扶定了儀賓。半晌方定。道。好利害也。好英靈也。好作怪也。排祭拜請。其屍方仆。叫

人替他縫上了頭。做的衣服鋪蓋。一概殉於棺內。並其劍亦殉焉。寄棺於瓊花觀。恐其兄之來也。乜儀賓嚇得半死。其後嘗見文生提劍拎頭索命。又替他做些超度的功果。不題。且說雲生到了淮安。投龍興寺。見妙音長老。道上京之意。又分付道。有一文友人。約數日內道(到)此相會。老師可分付門上。一到便請進來。妙音便分付了門上。晚飯畢。進房。思量文生。竟不成寐。翻來覆去。沒倒沒顛。將近三更。覺得神思困倦。隱几而臥。忽一陣陰風過去。見一人側立燈影下。艷粧濃服。臉帶怒容。持劍不語。雲生仔細觀之。若似雅全。雲生道。賢弟幾時來的。我等許久了。如何撫劍疾視。莫非怪兄有異心乎。狗鼠不食吾餘。盟猶有耳也。文生長嘆道。禍起至親。逃難他都。辱兄至愛。弟嘗云。兄行弟當以死繼。斷不（生死一大□□□。庸人看不破）辱身以爲兄羞。令弟已踐前言。特來相辭。願兄善保貴體。前程遠大。得意時。無忘弟仇也。言罷。悽然淚下。雲生曰。弟既來矣。又何他說。文生怒

曰。我以實言相告。兄乃以爲戲談。此刎頸交也。（如生）你看。將左手把頭拎下。往雲生懷內一丟。雲生大叫一聲。驚醒。乃是南柯一夢。殘燈未滅。（好淒涼景）竹影（況）依稀。寒月穿窗。蛩聲淅瀝。聽譙樓更鼓。正値三催。思量約期。正是第三日。想那乜儀賓家。人眼衆多。重門閉閤。雖有智者不能飛越。雅全必不能免。但彼賦性剛毅。（知心之說）必不肯再辱其身。以此揆之。死是八九矣。因放聲號哭。驚動妙音長老。長老問何事。雲生道以夢。長老道。夢隨心生。相公思友過度。故有此夢。且劍。□。□□利器也。項。頭名也。今上京求名。得此夢。頭名無疑矣。劍乃利器。令友定利揚州了。雲生只是放心不下。且說文生一靈不散。竟到淮安。進龍興寺。託了天章夢。情緣不斷。拜慈航大士。求他慈悲。大士憐其貞烈。遂授以聚形符。護身語。許他現形以完情緣。三年情滿。當歸南海。總管海事。期在淮安交替。文生拜謝了大士。嘆道。惶恐。惶恐。孤魂逐遠遊之詩。倒是今日讖語了。雲生早則喜也。（得妙）却說雲生一夜

無眠。天明。正在那裡梳洗打疊。去求籤。忽小沙彌報道。門外有姓文者相訪。雲生迎出。果是文生。服色一新。腰懸長劍。驚道。弟何來之速也。文曰。他空擺迷魂陣。我已出阿鼻城。如今弄得他。無梁不成。反輸一帖。他須知我的手段。雲曰。弟何能脫他虎穴龍潭。文曰。兄別後。却有（好鬼）宦者拜他。他去回拜。我哄他願隨去伺酒。他只道我死心跟他。替我內換新裝。外罩青服。跟至宦家。乘他酒酣。竊他轎上長劍。去了青衣。潛出東關。正遇順風。一日夜而船已至皇草亭矣。雲生道。弟爲我費心矣。文按劍曰。曾爲大梁客。豈負信陵恩。雲語以夢。曰此兄念弟故耳。而容（悲壯）色則悽然欲淚。轉語道。急早登程。無使追兵趕至。遂辭長老就道焉。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呵呵道人評

第四回　情[奇]鬼賣屍助友　佳士金榜題名

話說雲生辭了長老。同文生到清江浦。搭船進京。一路無辭。到北京尋了下處。事情少寧。雲生曰。一路風霜勞碌。今得息肩。少敘舊。可乎。文曰。何不可。只恐相逢不認舊時身耳。雲曰。認得。認得。文曰。你認。你認。戲弄之際。[鬼]淨若無塵。柔若無骨。瑩同美玉。燦若明珠。異香陣陣褻(襲)人。似不從娘胎中來者。交姤既久。愈覺精神。雲恍不知身在人世焉。對文云。許久不親玉質。不意光潤色澤一變至此。文曰。向因[好□鬼]鬱結。皮膚頓粗。今茲快心。復還故我矣。雲曰。小生之造化也。何樂如之。文曰。你知你樂[傷心語]。但不知弟之苦耳。言畢。泫然淚下。雲曰。報仇有日。不必過傷。文生飲食居處與人同。但出入間。奇踪秘跡。令人莫測。一日。雲天章與文商議道。納粟須得五百金。今囊底止餘百兩。此事如何處置。文生道。我正在此算

計這件事。已有一策。但依計而行。無不妥貼。雲曰。計將安在。吾當築壇拜將。文曰。止在我身上。雲驚曰。怎麼在你身上。文曰。說來絕奇絕妙絕可笑。雖子牙孔明不能測也。今有臨清知府陸繼贄。原是鎮江人。要娶美妾。不惜高價。只要中意。過門便帶起身。到任始成婚配。我想我原做正旦。裝女子是慣的。換了所在。尋個媒人。等我梳起三綹頭來。我脚軟可以紮小。耳上也穿起眼來。兄却換了帽子。認做兄妹。賣他幾(非非想)百兩銀子。等他船泊何處。我改男裝走回便是。就是他要成親。我說是人拐騙來的。料他也不難爲我。少不得替我改了裝。那時我乘空一溜便回。你銀子過手。搬了屋。換了巾。納監進場。那個來尋你。豈不是極好笑極稀奇的計。雲生道。計倒好。只恐他一時怒發。則吾弟受虧不淺矣。文生曰。事急矣。除此別無生計。不進場。(痛快)我們進京何用。我意已決。快收拾搬。我已尋了下處。急行勿誤。文(雲)生只得依他。換了帽子。時已黃昏。正好

進屋。一夜工夫。脚已小。耳亦有眼。帶了耳塞。梳起吳粧。是上好十六七歲一位女郎。正是。

纔辭巾幘面。又理佩和環。

綰髮成高髻。揮毫寫遠山。

天章看了笑道。如此女郎。千金難得。文生道。莫取笑。看親的來也不一時。果有媒婆同官員來看人。正是陸知府。此寓乃一座花園。園內有一大池。文生隔岸行來。甚是可人。有隔岸美人□一律。以贊其妙。

隔岸盈盈白面娃。巧粧雅稱碧桃花。

羞來竹裡偷聲笑。故向風前□鬢□。

難共欲語嗔水練。可通幽意喜窗紗。

卿須憐我多才藻。我却憐卿未破瓜。

走到廳前。道了萬福。那官問媒婆。是那裡人。媒婆道。是南京人。姓文。名

韻娘。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刺繡描鸞。吹彈歌舞。事事皆能。那官兒看了人才。已是中意。及講到此。一發歡喜了。對文生道。我有一題。願借女郎一詠。文生把臉一紅。欲言不語。對媒人道。請題。陸知府道。今乃七夕。牛女相會之期。便以七夕爲題。因出金扇。並求一寫。文生叫媒婆接過扇子。入(又)叫媒婆問知府請韻。知府道。就是憐才的憐字。他頭(研)墨揮毫。不待思索。成七言律一首。詩云。

銀橋耿耿鵲橋塡。　織女牛郎怨幾千。
別後相思盈一載。　相逢卽別復經年。
浪傳此夜歡無限。　不道今宵恨轉添。
但是世人能乞巧。　明朝分手有誰憐。

倣衛夫人筆。題於扇頭。下寫難女文韻題並書。翻過那邊。乃是長江烟雨圖。遂走筆題之。

雨餘林樹猶含濕（這便是長江煙。雨圖）　黯淡陰雲不辨峯。

一派長江新水漲。　飛帆遙望有無中。

題畢。遞與媒婆。媒婆傳與知府。知府見了。喜動顏色。稱道。人是仙中女。（不是仙是）才（個鬼）是女中仙。衙夫人。朱淑貞。不足數也。不必別看了。問他親兄要多少財禮。媒人道。久居京底。欠負甚多。父死不歸。家計貧寒。要在他一身取辦。須得千金。方可成事。□陸知府道。千金也不叫多。七百兩罷。媒人以語天章。文生搖首不肯。知府道。今日就過門。便是八百兩。使用等費。一概不涉你事。文生點頭。天章便允了。當時兌了財禮。知府坐起園內。分付隨行的去叫轎夫鼓樂來迎娶。叫媒人取些酒在廳上喫着等候。文生分付雲生道。我去。你便搬。我已尋得舊蓮子衚衕。聞又繡衣坊對門樓屋一所。你發行李到彼。說是表弟文雅全租的。他自招架。今番之別。不比那遭。上轎時。假哭幾聲。便幹（奇）正事。勿誤了進場正務。多則月餘。好

歹便回也。天章看他如此行爲。好不躭心。好不驚恐。好不留戀。文生却自自在在。談笑自如。將黃昏。只聽得隔壁鄰家合家大哭。知府驚訝。差人去問甚事。回覆道。這個人家姓徐。有個女子一十六歲了。得暴疾而死。故此痛哭。知府見說。心中不樂。忽轎夫執事鼓樂燈火俱到。促催起身。文生分付天章已畢。道。你看了人。[鬼]我到後園解小。好上轎。忙往後門出去。到鄰家後門。往裡一閃。隨整衣而出。到房中。雲生驚道。你爲何穿白。文生道。是內衣。你莫管閒事。遂脫去白衣。換了新裝。故作驚疑狀。道。忘了一物在園中。遂復入後園。片時而出。天章不疑。及回房。良時已屆。帶了遮頭帕。雲生抱上轎。把了三杯酒。哭了一場。鼓樂笙簧。簇擁而出。這裡雲生叫了兩個僱工。挑了行李。即刻離寓。往舊蓮子衚衕搬。方將起身。只聽得一聲納(吶)喊。驚得天章魂不附體。道。多管是做出來了。却原來不是。是隔壁鄰家暴死女子。停屍在榻。今欲入棺。忽不見了屍

首。所以驚駭。雲生纔放下心。望舊蓮子衕衕來。果然一問便招接。雲生進了屋。安頓了行李。只是放心文生不下。原來文生知徐家女子此日當死。故搬(鬼計)至此處。臨行。出後園解小。閃入他家後門。以己靈投他熱屍。開他後門走出。到房換了新衣。把殮的白服。復入後園中。投之於井。以滅其跡。至黃昏人忙之際。不及辨察。便上轎去了。眞是移花接木。換月易雲。如此妙用。雲生那裡識得。却說陸知府娶得文生到寓處。迎出轎來。香□□□□□天地。正當七月七夕牛郎織女相會之期。□入洞房。比看親時更覺嬌媚可人。但見。

□□□□□。□色笑芙蓉。

□□□眉□。雲偏寶髻鬆。

知府替他去了髻兒。鬆了衣服。但見。柳腰一□□。似張緒當年。□體澤□。如一枝溫玉。雖春寒□玉人。不過是也。擁入羅幃。相偎相抱。曲盡□

□。□文低聲告曰。妾未諳枕席雲雨之事。惟老爺□之。知府道。採嬌海棠。豈如折蔓藤蘿。款款輕輕。兩情契合。鮮紅已點染席間。不羨襄王會神女於陽臺也。正是。

男子風流女少年。　姻緣天付共嫣然。
連枝菡萏雙雙麗。　交頸鴛鴦兩兩妍。

知府見是未破瓜之女。甚是歡喜。着人去尋舅□□□館在□□□已不可復覩矣。回覆陸知府。知府道。何□□□□。文生道。債負多。恐人知□。不能脫身。□□□□□□□□乘空回家安□□□。想是去了。知府道。早知回家。盤纏也該□□□身批也該給一張。着人送一送方是。如□□□不着了。文生道。他到家後。少不得要來□妾。老爺看覷他未遲。知府道。說得是。分付起□馬。往臨清到任。到任後。知府常有審不出的□。□□他參明。知府一發心愛。一日。對文生談及□事。道。夫人生一個公

子。一個小姐。公子廿歲。□登鵲□。小姐年已十六。才貌與卿上下。尚未字人□時夫人生他時。夢神女授以玉鳳。覺來□生小姐。其玉鳳亦在几上。此女定是不凡。遂□玉鳳爲覓佳婿。其鳳緊帶隨身。怎奈眼前碌碌。並無佳士。你好替我收着。文生接了。忖道這頭親事好作成了雲兄。

一日。知府出堂審事。忽有送月餅進者。文生問丫鬟道。今是何日。乃送此物。丫鬟稟道。今乃中秋佳節。故送月餅。小奶奶怎忘記了。文生廳(聽)了。把頭點點道。今日是中秋了。咳。陸知府。我要去了。四十日恩情。付之流水□。莫怪我去得速。怎奈我有個得意人兒。在□□□。徐家娘肉身。也止該你四十情債。你女兒□段姻親。我定替你成就了。打點已定。把玉鳳帶在身伴。知府早已退堂。分付丫鬟擺酒水閣。與小奶奶賞月。此夜月明如晝。萬里無雲。笙簧盈耳。相對而飲。宛在廣寒宮中。酒至半酣。知府道。芳卿善於題□。對此美景良晨。不可無詠。□以絕景□其

□□題之。文生領命。題五言七言各一絕。

元月樓頭月已過。　夜涼清影倒銀河。
請□美女奔蟾穴。　寂寂秋光照碧波。

月自今宵滿。(□□□)　人從此會離。
別後如相憶。　新月想蛾眉。

□□知府。知府道。歡娛場。何作此不祥之語。卿□□□。文曰。筆之所至。原無成心。知府心中不樂。起身玩月前樓。忽聽(好□爲的。鬼計)一聲響。勢若地裂天崩。急回頭看時。飲酒之閣已倒於水中。知府道聲不好。忙跑下樓梯。並前樓亦倒矣。叫得人來救。□□□俱無恙。惟小夫人死了。這知府哭□□□襟袖啼紅淚。比司馬青衫更濕。想道。那五七言詩。便是讖語了。收殮入棺。寄於觀音庵。候任滿帶回。事定。尋玉鳳。已不知去向矣。甚是悒□無聊之極。差人往鎮江接家眷。不題。且說雲天章當日搬到蓮子衚衕

寓處。次日尋了個鄉親。用了五百兩納監。差人往南京起文書。到了監。各事完。打點進場。只是行思坐想。放文生不落。□題浣溪紗一闋。

今夜玉人何處也。滿懷空抱天邊月。旅邸中那堪離別。

□□珍珠花影斜。此際有情無處寫。歸來却恨愁難説。

天連朝風雨。幽思亂人。成七言絶一首。

風急黃昏雨□茫。離人轉聽轉悲傷。

問天有甚關情處。也滴相思淚萬行。

棘闈已近。只得勉強肄業。且喜三場得意。大有可望。終場正是八月中秋出場。衆人都去喫酒作樂。惟雲生悶坐旅邸。自嘆道。三場已完。要中□中得。千虧萬虧。虧了雅全。不知他作何光景。這陸知府費八百銀子娶妾。見是男人。怎肯罷休。倘有不虞。怎生是好。無心賞月。伏枕而睡。忽門戶外敲門甚急。驚醒。開門。乃是文生。喜從天降。道。賢弟如何一去許

久。豈不慮殺我也。此事怎麼了。文生道。他到任打點成親。我以直言相告道。那人不是我親兄。是個拐子。我不是女身。拐子把我男扮女裝的。他問我當時怎麼[□□□□□]不說。□□[□□]若說。老爺必不要我。小人便死在他手裡。□□不敢說。今聽老爺生死。還有個好結果。□□□天請罪。那知府笑道。有這樣事。這是走馬所爲。非干你事。我不賣你。□我書房中服事。□□打發我南回。我便乘空來了。並不曾喫虧。□事如何。雲生道。我監已納了。場已進了。肯中□中得。只是慮你那裡。却不知天從人願[被鬼□了]。你那裡是如此安穩。眞是義膽包天奇謀[眞。是眞是]蓋世。出死入生手段。因整杯盤。二人賞月。雲出前思慕詩詞。文生曰。足見吾兄之情也。今日來歸。不可無□。我□姚(桃)源憶故人以先之。可乎。雲曰。妙。文生□□□□。

歸來相見已三更。夜靜烏棲弄影。庭空花□悶聲。無人還自驚。　慇懃盟誓今宵整。窗□寒□爲證。□前明月知情。願

死生同衾。

雲曰。生則同衾。此輕生常談。生死同衾。則吾弟又重開頭面矣。文曰。情之所鍾。死原不能隔絕。隔絕則非情矣。倩女離魂。詎亦死同衾乎。雲曰。言及此。眞□可□情字註□。我因於場事。詞□□□亦不□可無詩。□題五言絕□塞責。文曰。□□而已。□□多言。雲曰。然。

今夕是何夕。　□向此時分。

莫惜金彝劍。　淸光喜對君。

□久相逢。命□親□。你貪我愛。不能盡述。□日間發榜。雲生已中第二名。文生整酒恭賀道。新舉人請酒。雲曰。書相知耳。相對大笑。雲曰。不才□路。書虎生涯。歌牛□調。潦倒窮途。無復青雲之望。承弟捨身助監。遂爾登科。成我之恩。何殊生者。雲生拜。文生亦拜。曰。避難之子。墮入優□。□兄以一見別之。遂爲莫逆交。至棄家爲一優人。誰不掩口而笑。吾兄

始終如一。絕無悔心。感此深恩。雖粉骨碎身。尚不足酬其萬一。些須小事。何以言謝。望吾兄更加精研。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是弟所屬望者。此後在京無詞。秋去冬來。又早春至。春榜發。而雲生又居高魁殿試二甲。選了□□□□□□。文生道。陸知府却是我堂□。文生道。□□□□□你。我如今冠起巾來。他□□□。何況與你□□之會。雲生道。正是。收拾□任。一□差人到南京報信。那知縣（□□）還不曾陞□。知報好不歡喜。□石敢當已是知縣動了場苦。除了衣巾。又聞雲天章中了進士。憂鬱（□□）而死。

却說陸知府自殺了小夫人。失了玉鳳。心事不寧。差夫馬去接夫人王氏到任。却好兒子會□不中。也到任上。談及此事。其子陸鴻漸道。此物□從夢中得來。乃是奇物。忽然失去。必有人得之者。莫是（中鬼□了）妹子婚姻就在此鳳上。出榜求此玉鳳。有獻鳳者。就許以姻緣。必有下落。知府道。□❶說得是。次日。出○榜文。道。本府失去玉鳳一見。(枝)有拾得來獻者。

願以小姐妻之。此榜一出。盈○淸道。接耳交頭。那個不想。却無處覓得
那上○。○說雲四府到任見太守。太守知他未發時已是名人。十分尊
重他。同喫公堂酒。太守問道。四○(府)尊庚。天章道。廿三歲了。又問。家
眷幾府(時)方到。天章道。家君已去世。老母多病。家兄府妻在家○守
淸○無○梬(聘)娶○○尙未有人。太守○。(道)如今○○○○了。○
(天)○(章)道。○婚還候歸家○畢。回○見文生。道以○(前)事。文生
道。太守有一女。今年十七。爲○妾才技無一不擅其妙。兄當娶之。以延
鳳環。雲生道。承弟至情。豈生他想。就令絕嗣。亦所中(甘)心。文生大笑
道。從古及今。可有兩雄終身之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爲朋友而絕視
(祖)宗血食。大不孝也。且弟已○○矣。至廿歲無有不○退者。○既大
發○○○報亦○歸議親。此天理人情必然之理。日(且)當時必欲自
獻者。感兄同○○情。無物可報。只有此身。可酬萬一。今既發。且相伴。否

則弟情(請)從此辭。獨不見乜儀賓陸知府乎。雲生聽得不春(娶)便去之言。只得連連答應。道。一憑指教。切不可去。文生道。他失去玉鳳。有榜文在外。獻鳳者妻以女。其鳳已在我處。你可差一人送玉鳳〇與他。道老爺夢中得鳳。聞太爺出榜招求。特差人送上。他怕有好消息來也。雲生沒奈何。其(只)得聽他行(事)。

文雅全做了鬼。尚如此用情。可嘆今之爲卵絲(孫)者。否(盃)酒未寒。才〇千里。尚有受主翁提拔之恩。相別未久。而竟不斯眞者。此等無情奴方。(才)不俱(但)生時算不得是個人。就死了。也算不〇(得)是個鬼。自評

校記

❶ 以下直迄回末，原書佚去，後人墨筆抄補。

第五回　風流客洞房花燭　志誠種南海成神

雲生差人送玉鳳與太守。太守大喜。收了玉鳳。就央二府三府做媒來說親。擇吉日良時過門。是好一位新人也。有一斛珠以咏其美。

曉霧輕籠。晴山淡掃新粧巧。一片閒情寄花鳥。朱顏正妙。那識閒煩惱。　海棠夢裡醉魂消。柳葉簷前體態嬌。桃花扇底窺春笑。試聽藏喉。北苑鶯聲小。

進洞房。伴婆爲陸氏去簪笄。雙雙上床。男貪女色。女慕男才。但見。

爲雲復爲雨。　相偎更相依。
美配當良夜。　佳期正妙年。
窺窺郎似玉。　淡淡女偏妍。
更有銷魂處。　嬌羞無一言。

只是雲生雖在陸氏身邊。却神馳文生枕側。天未明。便出書房來。文生道。新郎官。此時不伴新娘睡。來此則甚。天章曰。念弟寂寞。特來相伴。文曰。兄事告成。我睡頗穩。無以弟爲念也。雲欲與之會獵。文曰。新婚不可雜以他遇。過此。一惟尊命。雲生見他說得有理。便息了念頭。此後相知愈好。雲生審事有不能斷者。文生悉爲決之。舉郡號爲神明。有邵氏四十年之冤。經十官不能明者。片言判斷。九□□冤。一時頓雪。明白其枉。十六人。三年間。爲民雪沈冤七十餘件。屢年不決之獄。一到便明。有奸劈冤民之板。洋及□囑者。衙蠹不法。懲治者廿餘人。問軍者十人。徙者和尚拐良人女。扮爲僧者。過臨清。雲喝令拿下。得其情。焚其僧而嫁其女。又有強盜聞雲之神異。特改裝來伺察者。甫進城。俱被拿下。神明不測。不能悉舉。懲貪戒酷。事非一端。隔省之冤不能明者。俱往告焉。或告送焉。事關重大。雲必請理焉。或往判焉。別省之官。伏其神異。非第不忌

其越俎。益且求其教誨。公車所至。無不受其造福。一時府縣院道。無不各符清正。奸民頓息。□德政堂可羅雀。臨清受三年清廉之福者。文生之力也。□□□天下清官第一。遂陞兩浙大巡。陸知府加陞了臨清道。雲生對陸知府道。欲同令愛回南侍奉老母。岳父以爲何如。陸公道。這是婦道當然。該着小兒相送方是。奈他在京肄業。只好着家人相送了。辭了岳翁岳母。他與夫人一隻船。文生自一隻船。□至淮安。算文生之年已二十矣。觀其是鬼容貌。猶如十七歲一樣。而丰神色澤似猶過之。且是參贊治事。□若神明。愈加敬焉。二人相對飲酒甚歡。雲生道。昔年龍興寺候弟光景。宛如目前。而貧富□□已若天淵矣。文生一聞此言。打動□□。知冥數已盡。長嘆一聲。淚如雨落。道。雲兄。□與你要別了。雲生聽得此言。好是(似)高山失足。大海翻舟。那裡有些把柄。道。賢弟。我與你磨過了多少苦難。得到今日。正好同到貴省報仇雪□。□弟重整書香。再振箕

裘。議親婚娶。乃苦盡甘來之時。如何倒說分別的話。令雲漢摸頭不着。文生道。我身〔鬼〕且不知在何處。整甚麼書香。振甚麼箕裘。議〇(甚)麼婚娶。雲生道。一發荒唐了。弟身現立我〇。〇言身不知何在。立者難道不是人。文生道。難道是人。雲生道。一發好笑了。不是人。難道是鬼。文生哭道。是了。兄記三年前龍興寺夢□□以頭〔好□□之極〕還兄完刎頸交否。弟爲乜儀賓所□。不死必辱其身。故打發兄往淮安。弟所以便其□□。至第三日。此賊果以新衣進。弟盡服之。至□那賊來□飲。我欣然相接。略無嫌忌。他只道弟隨心□□。遂散去僕從。止我二人對飲。酒至半酢。□劍□杯。詞色壯烈。盡訴避難顚末。以劍擊桌。老賊忙躱桌下。弟照項一劍完了。捨身報是(兄)之盟。一靈不散。來淮見兄於夢中。因遇慈航大士。拜懇慈悲。大士憐我重情〔我見猶憐。而況□□□。乎〕輕死。授以聚形符防身誥。遂得白日見形。出入無礙。故得與兄相伴數載。他書房中尚有我辭世詩在焉。當時死後。立而

不仆。右手持劍。左手拎頭。他次日起而視我。我瞪目揚劍。横行幾步。他懼我英靈。悉從厚殮。所持之劍。並殉於棺。如今現寄瓊花觀中。煩兄帶回。付老母（可憐）安葬故園。得傍宗祖。是生死骨肉也。至於報仇雪恥。扶植孤弱。表章門閭。此吾兄事也。弟不贅言。雲生聽他此番話。目瞪心呆。獃獃的把文生看。文生道。兄猶不信麽。我是男身。如何嫁得令岳。若不成親。如何取得玉鳳。此是令岳對我說其緣故。親手遞與我的。你可知隔壁鄰女子失屍之事乎。此我借屍賣身。成你納監之事。我初次入園而出。你問我如何穿白。此爲徐家娘入殮衣也。二次入園。託言取物。將殮衣投之井。以滅其跡。伴令岳凡四十日。實是女身。至中秋。知你乃終場之日。借樓倒出神。到京會兄。今徐氏屍。令岳尚寄臨清觀音寺中。尊夫人盡知也。彼以中秋三更死。我就是三更到京。非鬼而能若是之速乎。且如參政一□。我又不是神仙。何數十年前事。宛如目見。我之爲鬼。驗矣。

又何疑焉。雲生道。如此說來。弟眞是鬼矣。但你我之情。原非生死可隔。弟既有靈。長住於世可耳。何言去耶。文曰。情緣已滿。不能復留。用手指道。接我的來了。雲生舉目觀看。一隊伍也。但見。

旌杆搖月影。鼓吹雜鴻聲。帆開繡帳。與寶幡而交輝。檣畫紅霞。與蘭舟而並粲。喝道的盡是力士黃巾。擺圍的都是牛頭馬面。紛紛蛟龍擁行船。濟濟鬼判迎節鉞。從來不信陰陽。今日方知神鬼。

天章問道。弟於陰間所居何職。文曰。慈航大士保奏。勑爲南海水神總管。看看近來。那些鬼判牛頭馬面一齊跪下。稟道。限期已近。請大王登舟赴任。文生道。取冠帶過來。雲老爺這裡磕了頭。衆鬼判俱磕了頭。文生戴了三山帽。穿起大紅蟒。繫了碧玉帶。着上皀朝靴。受了金印寶劍誥命。望天謝恩畢。拜辭雲生道。前言已盡。不復贅談。願言珍重。（情語）免弟掛

處。因解所佩劍與雲生。道。此弟殉棺物也。見此如見弟一樣。他日海上相逢。再敍契濶。雲嗚咽不能措一詞。惟悽惶點首而已。文亦潸然淚落。再拜而別。方過舟。陰風(鬼)大作。倏然不見矣。雲生放聲痛(亦該哭死)哭幾絕。驚動陸小姐。叫家人過船扶回。問其原故。雲天章從始至末說了一遍。小姐不勝驚駭欣羡。驚駭的。道他是個鬼。怎麼與人無異。欣羡的。是成就雲生功名。又完他夫婦的親事。勸道。他既爲神。你亦可以自慰。但替(好解勸)他報仇雪恥。便是不負他了。何作兒女子態。自傷其體。雲生收淚道。賢妻也說得是。但如此鍾情。世之罕有。教我如何割捨得。分付趲行揚州公幹。三日到揚州。教管書札的寫一通家名帖。打轎去見乜儀賓。儀賓不知來歷。只道有甚相知。整衣出迎。覺得有些面善。道。大人光降。有何分付。天章道。老大人便忘記了。三年前蒙留舍弟在府上。向(謊)爲王事靡盬。未曾差人來接。今奉聖旨代巡浙江。告駕祭祖。欲同舍弟歸寧。便叫隨行的

托上禮物。道。白金三百。綾緞八端。每事俱倍大人所賜一倍。奉酬前日之惠。請慨然收下。着舍弟同學生回家。感激萬萬。儀賓聽得此言。驚得魂消魄蕩。鈍口無言。自□(忖)道。取命鬼來了。掙得滿面通紅。說得得罪二字。雲又促道。今在何處。可快請來相見。儀賓□色無主。失張失志。應道。是。天章怒道。你雖□□。也沒個用御史之弟爲奴才的理。我以理贖。你却不肯。我題請過。你少不得也要還我個人。乜儀賓看他變臉發性。連連道。我去請來。我去請來。雲生道。快去。儀賓纔進後廳。只見文生持劍拎頭喝道。乜儀賓。還我命來。儀賓大叫一聲。翻觔斗跌倒。便口中發狂大叫。乜儀賓。你走那裡去。今日須還我命。遂顛狂出廳來。朝着雲生大哭道。有勞哥哥來□(發)弟喪。這老賊逼死我命。今日要他抵償。我臨死時。書房中尚有遺詩。兄其看之。我去也。只見儀賓大叫。文韻殺我。連顛幾顛。自打自毆。一交跌倒。七竅流血。已死廳上。雲生道。吾弟好

英靈也。老賊已死。也可少雪此恨。就分付叫他家能事的。着個出來。不一時走出個老僕。道。老爺有何分付。天章道。你主人逼死我小相公。本待不與他干休。他今既死。我也氣平了。今小相公屍在何處。老僕道。現寄瓊花觀。別間道。書房詩可還在。老僕道。小相公英靈。無人敢動。雲生叫他引到書房。只見其門栓鎖不開。天章問其故。對○(曰)自小相公死後。常常見形。無人敢進此房內。□鎖在此。雲命開了門。見詩。放聲大哭。道。□□雅全。痛哉雅全。如此鍾情守志。□□□□□□□□□□道往瓊花觀。道宮接□老僕□□柩前。雲生倒遍。且哭且拜。滿觀之人無不墮淚。雲生叫擺開祭禮。三奠已畢。大□一場□□財。分付問江都縣討船一隻。上寫□弟文雅全之柩。一路無辭。已到鎮江。將喪□□□鎮江。親遮家眷□南京。拜見其母其兄。安頓了家眷。拜了兩日客。知縣已陸(陞)浙江□嚴道□了。石生已死。停了五七日。忘慌意□。辭了□□。

飛奔鎮江。□家遂不□□。催趲夫馬。兼程倍道。不數日已到□州。將喪船另泊。大小官員送別了□新關。□□□院各官來□□□□□□□□。□公□□□強盜重精□□□□□□□□□□□□□□文韶□家是實已□□□□□□□□□□□上來□□□□□□□□□□□□□□□□□□□□□□□不辭□的只文□□□□□□□□□□□□□道□有些緣故□□□□□□□□一□□住道小的親在□家□□□□□□□□□□在老翁跟前居然□□□□道好□老□□盜且□□□文韶。問道。你可是□家。文韶久知□事德政。便哭道。老爺並□□面之□。不知何人下此狠手着他攀害小的。又問。你兄弟俚。(哩)文韶道。老爺不必問他。十四歲□子。斷無做賊之理。家無□□全犯。有罪盡在

小的身上了。他已逃出多年。不知去向。不肯問他了。那沙狗兒道。他年紀雖小。倒是正犯。求老爺嚴追。雲按臺叫取筴棍來。文韶聽□道。□□小的詔(招)了。雲按臺道。死罪是好認得的。文韶道。不□受刑。寧甘死罪。雲按臺不理。□□□□刑。文韶只是哭。按臺分付把沙狗兒□進來。那些公人。如黃鶯抓鬼一般。□符起來。□□記數了二百□錘。雲按臺道。作□買囑的人我已盡知。你說來不對。活活筴死你。那□盗筴得死去活來。□刑不□。□是□。雲按臺道。是了。說□來□盗犯□□□□□說一番。□□了萬噩□了□□□□。□□□□□去。雲按臺道。□□□。□□□□。□□□□。□□。□□子□到。□□□□子□□□□。□□□□□□□你□□□□□□□文□□□□□□□□□小□□□□□□□□□□□□□□□□□□□事。□□□□□□一□□□□□□□臺□不住。□□下淚□道□是□人。□□工□□文□□漏□□□

□□□□□□□。□□□□□□了。□□□□□□□逃□□來。□□
□二□□□□□。一□□□□□□□□□□□□□□□□□□□
□□□□□□□□□□□□□□□□□□□□□□□□□□□
□□□□□□□□□□□□□□□□□□□□□□□□□□□
□□□□□□□□□□□□□□□□□□□□□□□□□□□
□□□□□□□□□□□□□□□□□□□□□□□□□□□
□□□□□□□□□有□辜。唱□□□一起八十。嗚呼哀哉。□文詔
道。你知爾弟之信乎。□倒不知。按臺□你□□□說一遍。文詔知他兄
弟死了。哭得死去活來。活來死去。悲傷不止。雲曰。已死不能復生。骨□
已在此□□至□上。薄助葬資。你可同□去家。柩歸葬之。□來見我。差
兩個人跟文詔□□院。母婆見他劈了板。好不歡喜。文詔□天□地大
哭道。□□兄弟已死了。把從前事說了一遍。三口兒哭在一團。公差道。且到
船上。再哭未遲。□一外郎趕至。道。老爺上覆大相公。不得同去。心甚歉

然。知大相公官司後。衣着欠缺。送白銀十兩。叫小的同到街上。衣服買幾件。酒食買些。叫轎送大相公出關。接柩歸葬回話。文韶謝了。不□一個囚徒。忽然稱起相公。不知虧誰之力。果然人要衣裝。買幾件衣服一換。頓非舊日規❶復(模)一轎直到〇工(上)見了柩。三人環哭。直哭得天昏地暗。露冷風悲。看者無不墮淚。聞者無不傷心。正欲起柩。忽按臺差官來祭。祭畢。發舟到莒中。其要(妻)知文生已死。迎柩嘔烈婦無(血)而死。蓋預服毒也。遂今(令)葬焉。縣官申報上司。按臺爲之題請。親臨墓祭。對墓云。弟爲妻死。妻爲弟死。兩死亦可無憾於地下矣。請文韶相見。勸其就學。是歲也。雲按臺之薦。遂得遊泮。家事亦殷饒。田產俱復。妻賢。事夫以敬。事姑以孝。生二子。以一子繼文韶嗣。令其祀典不絕焉。本下。勑文韶爲海神。啓建廟宇。殿告成。雲按臺設祭。宣詔。俄有大船乘風而至。雲視之。乃文生也。竟不避人。雲迎之登岸。文生謝曰。老母家兄厚

承推愛。自非生死骨肉。何以至此。微末焦勞。聊報相知。致動聖聽。蒙此赫封崇祀。皆恩兄之賜也。山妻又蒙嘉獎。眞生死均沾。存亡俱感也。雲問。弟婦何在。文曰。在舟中。因令相見。威儀棣棣。彩袖翩翩。繇船登岸。特(侍)女相扶。萬福而退。其服色與陽人無異。雲復問曰。弟有不了語乎。曰。無之。生者樂。死者安。哉心滿志。無復有遺恨矣。雲問以後事。文曰。位至三公。夫妻偕老。三子二甲一科。二女俱配閥閱。壽元九九。天上玉樓成矣。此時當與兄復會了無何有之天。又曰。今後有疑獄不決事。當禱弟所贈劍。弟當親臨代決。若使一人含寃。則前數不能定矣。再拜而別。其後兄有疑難事。供劍禱之。無有不至。浙人稱其神明。壽數子女。一如其語。臨終日。見文生相迎而去。越十年。禁子周成朝南海。經見文生。問以家事。贈以金帛。歸語其兄。至則不可復觀矣。後屢屢顯聖。至今血祀不□云。

第一回如孤鴻別鶴。落寞悽愴。第二回彩虹天半。幻師説法。
第三回如蔣（將）軍破敵。劍扶弓張。第四回如牛鬼蛇神。虛
荒誕幻。第五回如❷舞葉禍回。唇離乍覺。不照其驚怨悲愁
也。〔自評〕

校記
❶ 以下一葉三二四字，原書佚去，後人墨筆抄補。
❷ 以下亦爲後人墨筆抄補。

醉西湖心月主人編弁而釵情奇紀目錄

筆耕山房弁而釵情奇紀

醉西湖心月主人　著

奈何天呵呵道人　評

第一回　陷北京前世因　落南院寃孽債

世事嚣凌成惡習。覆雨翻雲等兒戲。迎新送舊何足異。都如是。扇墳劈腦良人婦。　奇情男子行女事。守節存孤誰得似。功成拂袖返終南。眞堪數。個人絕勝易交士。

右調漁家傲

這首漁家傲。單講國朝有一小官。感相知深情。那人被難。他抱孤逃出。扶養成人。令他雪寃報仇。骨肉重聚。最是小官中第一奇情。此人乃福建閔(閩)縣人氏。姓李名又仙。字摘凡。年方十五。讀書好學。尚氣節。嘗

自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見利器。大丈夫正當於此處立定脚跟。不然。富貴在前。威武在後。貧賤居中。我無主矣。讀古人書。每至存孤勵節。則曰。此吾師也。他日遇此。當無愧彼。見易交(夫)易妻之語。則憤然怒曰。誰創此風。其無後乎。開後世以僥薄之端者。必此之言矣。一舉一動。俱以古人自待。却是生得十分齊整。有西江月以咏其美。

（摘凡一幅小。行樂）星星含情美盼。纖纖把臂柔荑。檀口欲語又還遲。新月眉兒更異。

面似芙蓉映月。神如秋水湛珠。威儀出洛自稀奇。藐姑仙子降世。

隨父任松江府知事。解錢糧上京。途遇響馬。搶劫一空。其父欲死之。摘凡曰。死亦拿家屬賠償。不如鳴之地方。申文上司。須得變產賠補。救得父命。還好支吾。若死。則產去人亡。我母子將何倚托。父是之。相向而哭。卽日告明上司。動文書至工部。鎖解至京。坐賠償。三六九比。托親人變

產。得九百之數。止可還官。而使用尚缺計得百金。無此則終不能納。其父手足無措。摘凡至監。謂其父曰。事急矣。無此金則前功盡廢。他無所取辦。止兒一身。明日寫一招頭道。通詩書。明技藝。爲父坐獄。計得百金償官。不論奴隸高低。願者成交。或有憐我者買之。事克濟矣。父曰。安能捨汝如此。汝切勿行此事。我命聽天可也。摘凡曰。兒係男身。安能值得百金。但靠天行事。神靈有知。出於意外。也未可知。倘我一身有售。則父脫囹圄。合家得以生全。如無此銀。則父死獄中。男亦流落他鄉。母弟不知失身何所。以此揆彼。好歹相去遠矣。父嗚咽不能答。摘凡辭父還寓。次日。揷標披榜。沿街賣身。看的倒多。都嘆一聲道。好孝子。只是一個男身。如何賣得百兩。行來行去。撞入南院。此南院乃聚小官養漢之所。唐宋有官妓。國朝無官妓。在京官員不帶家小者。飲酒時。便叫來司酒。內穿女服。外罩男衣。酒後留宿。便去了罩服。內衣紅紫。一如妓女。也分上

下高低。有三錢一夜的。有五錢一夜的。有一兩一夜的。以才貌兼全爲第一。故曰南院。恰好摘凡含淚走入巷內。兩邊看者如雲。內中走出一個胖大漢子。穿路紬夾衣。帶一把抓的（龜樣）氈帽。脚穿藍布靴。見衆人攢緊了看。道。你們看甚麼。衆人道。燕老官。有一個賣身標致小官。詩書俱通。要一百兩身錢。代父上官。你討了罷。那大漢道。待我來看看。一見摘凡人物。甚是歡喜。便道。小官可少得些麼。摘凡道。要完官司。少則不夠。大漢道。百金我倒肯出。只是要聽我使用的哩。摘凡道。既已賣身。買者乃是主人。主人有命。雖赴湯火。不敢辭也。又問。你曉得甚技藝。摘凡道。讀書作文。乃是本等。詩詞歌賦。略通。琴棋書畫。不精亦曉。大漢曰。我要面試。摘凡曰。請題。大漢曰。我今請客賞芙蓉。同你到衆客前。若是做得好。我便討了。摘凡賣了一日。並無人問一聲。聽他肯討。滿心歡喜。跟着就走。到後園。果有一班客人在那裡飲酒賞芙蓉。也有兩個小官在那裡

伴飲。大漢走入。道以前事。大家道。極好。出個題。試他一試。大漢道。我是不在行的。求列位爺出題面試。內中有一帶巾者道。便是賞芙蓉爲題。何如。大家道。好。摘凡道。請韻。那人擡頭。看匾上是芙蓉居。道即以匾上居字爲韻。摘凡索筆研墨。一揮而就。成七言律一首。

繞籬紅粉浸秋渠。　半壁紅光映草廬。
艷似牡丹更雨後。　綣如菡萏舞風餘。
日薰葉底頻驚鳥。　影落波心欲戲魚。
流水未乾蓉未老。　王孫應不悵離居。

衆客看了極口贊好。大漢道。小官寓在何處。明日我好帶銀子來成事。摘凡道。寓工部前左手第五家沈小山店內。衆客與他些酒食。他不喫辭回。到監裡來望父親。也不題出。次日。正打點出門。恰好那大漢領着個媒人到沈家店來。摘凡接着。大漢道。請你店主人來。摘凡請出小山。

道以前事。小山道。可憐。公子如此行孝。眞是難得。見了大漢。大漢道。勞主人做個中。小山道。當得。當下摘凡寫了賣契。着了花押。那大漢兌了銀子。又擺個東道喫了。沈小山道。燕老官。銀子交與我。文契你拿去。等他救出父親。我便送他到院。他是忠厚孝子。不妨事。都在我身上。那大漢道。沈老爹說就是了。中人錢。等人過門再補。言罷散去。沈主人道。不是他這樣人家。也出不得如此高價。摘凡一心只要救父。那有心去問。他把銀子上下一用。承行的得了常例。即日替他營爲。給了庫收。次日早堂。父已放出。父子相逢。抱頭痛哭。回到寓所。問何處得此百金。摘凡道。是男賣身的。其父聽得此句。大叫一聲。我那嬌兒。早已昏死於地。驚得摘凡忙忙抱起。沈主人又將湯來灌。半晌方醒。哭道。兒。我只道出了監中。便父子團圓。同歸故里。那知你身已屬他人。身賣百金。必非良善（讀此。而不墮淚。者此人必不慈）受主。指日分離。天南地北。你爹肝腸寸斷矣。我不能蔭庇你。倒陷害你

如此。我何以爲生。言罷又哭。摘凡道。失男一身。全父一家。[乙]所失[字]者[乙]少[珠]。[乙]所
全[珠]者[乙]衆[淚]。[乙]爹[淚]爹[乙]只[血]當不曾生我一般。老母處只道我不服水土。不幸身死。
以絕他念。爹爹有兄弟過(送)老。男無憂也。尙剩銀廿兩。可快收拾起
身回家。免老母兄弟懸望。男生是他鄉人。死是他鄉鬼了。爹爹再不必
念我。言罷。哭死於地。死而復甦。沈主人催促過門。摘凡道。爹。我[不忍]要[讀]去了。
倒地四拜。便要起身。其父一把扯住道。兒。你就要去了。豈不痛殺我也。
今日分離。何時得會。遂昏死於地。摘凡一把抱住其父道。爺。兒怎捨得
你。只是事出無奈。不得不然。爺回見母親。看養兄弟。以終天年。男便死
在他鄉。也是瞑目。你若有山高水低。可不辛負孩兒賣身之苦麼。其父
甦醒道。兒。我肝腸已斷。血淚已枯。我[眞]也哭不得了。我急早回家。親戚朋
友。或借或□。湊此百金。來取你身。你須呑聲忍辱。苟延此身。以慰父母
想望。一把扯[可憐]住沈小山就拜道。我兒盡託老丈。凡事看顧一二。生當啣

環。死當維(結)草。斷不忘台丈大恩也。小山回拜道。老爺太言重了。老爺放心回家。取辦銀子。來贖公子。這邊事。都在小的身上。不必過哀。其父分付摘凡道。（如泣如訴。如怨如慕）百金買你。定以你爲奇貨。且云南院燕家。你父盡知其就裡。只是不忍出諸於口。兒你秉性剛毅。恐你受不得那般凌辱。必走盡頭路了。兒你好歹候我半載。我雖□身。也來贖你。你切不可走了短着。則老父母活痛殺矣。摘凡道。爺去罷。不必以我爲念。恕爲兒的不送之罪。倒身再拜。其父哭到傷情處。也顧不（可憐）得父子同拜在地。傍人觀之。無不墮淚。忽燕家有人來催。扯扯拉拉。分散去了。其父幾番要趕上送去。沈小山之弟。乃是文人。一把扯住勸道。令公子爲大人失身南院。所以盡孝也。大人送去。殊失縉紳模樣。大人急回取辦這行財禮。到京取贖令郎回去。乃爲上着。今若送去。非惟無益。徒出醜耳。李父甚是其言。道。承先生嘉論。開鄙人茅塞多矣。令兄一回。便馬首南也。却說沈小山

送摘凡到燕家。那大漢道。拜了菩薩。願李又仙多招好客。一趁千〔奇〕金。摘凡心疑不解。回拜大漢。大漢道。兒要聽我說話。願你夜夜有客。朝朝有酒。摘凡一發摸頭不着。沈小山得了媒錢。對那大漢道。此是新出籠。須從容教誨。大漢道。我自有處置。小山辭摘凡要行。摘凡流下淚來道。〔可憐〕望主人對我父親說。我在這裡〔無可奈何之語〕好的。叫他急早回家。以慰我母懸望。沈小山爲之凄然而別。回店見其父。道以云云。其父又哭了一場。次日。收拾行李起身。託沈小山道。小兒在京。別無親人。求賢主人看顧一二。他日當圖厚報。沈小山道。老爺放心前去。公子我常去看望他。其父含淚起身去了。却說摘凡不知大漢是甚等人家。忽大漢叫摘凡來見了衆姊妹。摘凡同進後房。並無女〔奇〕子。都是男兒。却人人都帶些脂粉氣。但見。

個個趨柔媚。　憑誰問丈夫。
狐顏同妾婦。　蝟骨似侏儒。

巾幗滿縫掖。簪笄盈道塗。
誰擺迷魂陣。男女竟模糊。

摘凡着了一驚。忖道。此都是（你想）一班男兒。如何呼爲姊妹。上前作了揖。那大漢去了。這些人便問道。李哥。是誰着發你在這裡的。摘凡道。我爲父賣身至此。衆人道。難得。難得。却是今夜要梳（奇）籠了哩。摘凡不知他說的是那裡話。未幾黃昏。大漢拿了一套新衣。叫摘凡道。又仙。你穿了衣服跟我來。摘凡接了衣服。打開來。却都是些女衣。摘凡道。老爹拿錯了。這是女衣。那大漢笑道。不差。不差。我這南院裡穿的都是這樣衣。我替你穿起來。走近前。把他衣服脫了。見他膚如凝脂。拍一拍道。（肉麻）心肝。肉生得這般好。摘凡聽得此語。驚得滿臉通紅。兩眼垂淚。半晌無言。一聲長嘆。自忖道。（曉得了）錯投胎了。沒奈何。只得聽他帶到席上。大漢道。磕了爺們的頭。摘凡只得磕了頭。那大漢去了。席上有四位客。叫摘凡坐下。問摘凡。你

姓甚麼。字甚麼。摘凡道。小的姓李。名又仙。字摘凡。那人道。果是仙子降世。（話雖可惡亦是實然）我今夜相伴而睡。是(便)是凡夫遇仙矣。摘凡紅了臉。不敢做聲。黃昏人散。那人攜摘凡手到房中。摘凡魂散魄消。（畫出）暗道。此事怎好。舉目觀看。只見銀燭輝煌。牙床錦被。那人道。摘凡好睡了。摘凡道。小的伏事老爺睡。那人便抱着摘凡親嘴。（唐突西子）摘凡死也不肯。道。這像甚麼模樣。老爺尊重些。那人道。你既落在南院。原是養漢生意。（惡）替妓女一樣。何必做作。摘凡道。我賣身他家。原不曾道過做此事。那人道。我好意溫存。你不識好。你再做作。我便叫起來。摘凡道。別事只管應承。此事斷斷不能如命。那人看他說得硬了。阻其高興。便發怒叫道。老燕快來。那燕龜還未睡。聽得叫。料是摘凡作怪。走到窗下叫道。又仙兒子。好同洪老爺睡了。莫討咱老子發了性。打一個下馬威。摘凡道。別事一聽老爹。此事實難從命。燕龜罵道。賊驢囪的。又不是我要討你。是你情願賣（惡）把我的。我把一百

兩銀子討你。不要你接客養漢。討你做爺。好好同洪爺睡了便罷。再遲延。我却[可憐]不饒你。摘凡只是哭。發了燕龜的性。推開門。一把抓住頭髮。拎起米升大的拳頭就打。可憐如花似玉的小官。怎禁得這般狼藉。打得披頭散髮。就地亂滾。嚎天痛哭。打了一頓。問道。可肯同洪爺睡麼。摘凡哭道。別事一聽尊旨。這事[可憐]饒了我罷。燕龜對那人道。他未經開竅。故此做作。少坐片時。我叫他來替你睡。若不耐煩。我別打發一個來伴你。那人道。我還等他。燕龜道。就來了。帶摘凡到自己房內。已有三四個小官在那裡。就分付那些小官。剝了摘凡衣服。三四個應聲剝下。剝得一絲俱無。叫取刑具來。問摘凡道。願打。願成交。摘凡哭道。老爹。可憐我。[心酸]饒了罷。燕龜大怒。就是一頓皮鞭。約有一二百下。打得渾身肌無完膚。斃而復甦者數次。摘凡熬刑不過。道。老爹。我打不[可憐]得了。燕龜便也住了手。叫聲道。兒子們。替我綁起來。那兩三個小官。把摘凡推上板凳。屁股[狠]朝天。

兩手掆凳腰間。墊一枕頭。脚手都捆定了。對燕龜道。爹爹。捆停當了。那燕龜又喫了幾鍾酒。脫了褲子。露出那硬硬錚錚的孽根。約有六寸餘長。唾一口唾沫在手指上。照摘凡屁眼裡一搭。摘凡被他捆得展動不得。只是哭。（可憐）龜子性情至狠至惡。那顧人生死。挺着雞巴。照摘凡屁股眼中。就是一夯。摘凡哎喲一聲。已夯進去了一半。（阿彌陀佛）再是一挺。竟自到根。那裡管王孫公子。便狠抽蠻弄。摘凡疼得死去活來。動又動不得。（可憐）說又說不出。又氣又惱。又悔又恨。道。早知定到此地步。當時從了他。倒也免這一番摧殘。且還從容愛護。那像這一味茶毒。夯有千餘。漸覺不疼。屁眼內漸漸有聲。滑溜如意。摘凡嘆道。（苦中少樂）不意我有此孽債。這也是前世寃孽。自解自嘆。隨他抽弄一回。丟了。燕龜道。你如今肯麼。若肯。便饒了你。不肯。我叫一二十人弄你個小死。（惡）摘凡道。業已如此。則索從命。燕龜道。乖兒。這一班（世情話）都是如此。何妨得。你替我賺錢。我另眼看你。早肯如此。我也

不打你了。就放了他。叫拿水洗浴。摘凡洗了浴。又令他梳頭。另打扮。又叫他喫酒。摘凡不喫。送到洪客人房內。燕龜對洪客人道。此兒纔出來。不曉得世故。莫怪。莫怪。今特來奉陪。又分付摘凡道。好生伏事洪爺睡。摘凡嬌羞含（可憐。）淚。只是不語。洪客人替他脫了衣服。與他戲弄。他被龜子打怕了。不敢推拒。只暗中流淚道。天。（幾於不雨。飛霜）我作何惡乃遭此孽報。吞聲飲泣。終宵達旦。竟無一語。問亦不對。至第二日。愁眉不展。臉帶憂容。愈覺嬌羞。可愛可憐。這姓洪的一連住了一個月。百意百從。只是摘凡怏怏不樂。從來無一笑容。自上床之外。求一狎不可得。雖上床任彼取樂。却也不聞一言。三月而名揚。一年而名振京內。人有以詩詞求者。必竭情應之。外此則淡如也。❶

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聞之皆掩泣。就中淚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此回有焉。呵呵道人

校記

❶ 此處後人墨筆批「璉生校本」。

摘凡流落南院。每借詩詞（不第摘凡也）抒發其寃抑不平之氣。詞咏甚多。不能悉記。聊錄一二。以爲好事者傳。

旅夢

方作還鄉夢。覺來仍異鄉。凍雲凝古樹。殘月照空床。身爲思親瘦。更因不寐長。迢遙千里外。夜夜到高堂。

尋梅不得

春色滿朱門。褰衣踏雪尋。恍疑琴上調。誤作笛中音。瘦影橫窗靜。清香隔院聞。歸來猶戀戀。盼望隴頭人。

遊湖

畫舫乘風放。猶如鏡裡仙。濤聲翻巨浪。帆影没長天。過眼浮

雲亂。沿堤柳色鮮。此時思故國。一望水連烟。

聞笛

柳外誰家玉笛聲。西風吹落滿江城。啣杯坐對疏林月。忽動關山萬里情。

問雁回擣練子

春將半。月色孤。風送歸雁影蕭疏。試問爹行何所寄。報道是有淚無書。

思親長短句

親在江南兒在北。可憐欲見不可得。悽悽薄暮強登樓。獨坐寒窗觀雨色。雨色沈。何時止。今夕思親愁欲死。

一時翰院推重。爲南院第一人。王孫公子求一見而不可得。得其一詩一詞。以爲鎮家奇珍。而摘凡（奇人）愈增無聊抑鬱之狀。因時人不識其意。爲

梁州序一套。以嗟其薄命。蓋短歌過於痛哭也。

梁州序

遭時不偶。嘆命多磨。男兒犯了淫魔。墮身南院。一任東君弄播。最恨將男作女。賣笑追歡。一味相輕薄。牢騷問天公。知道麼。巾幗原何加丈夫。**合**愁似織。恨轉多。半是思鄉半奈何。生平志。怨裡過。

前腔

父脱囹圄。兒入天羅。救父怎辭身禍。將良入賤。任滅又還任磨。最苦親歸南國。兒禁燕畿。兩地如刀割。傷心不敢說。在心窩。烟埋絲竹月寒波。**合**愁似織。恨轉多。半是思鄉半奈何。生平志。怨裡過。

前腔

弱怯怯瘦不勝羅。愁脈脈雙眉皺蛾。恨天涯流落。欲歸無路。好似劍老燕山。珠沉海底。山長水又多。無能飛越也。嘆蹉跎。一度思親一淚沱。**合**腸已斷。血又枯。臨風幾度裂雙眸。男兒事。恁折挫。

前腔

慘離離蕭索情多。氣懨懨連綿體軃。怕城頭清漏。更殘夢破。怎奈厭咏雕蟲。懶焚香獸。空自嗟零落。魂遊鄉國。去淚滂沱。身在他鄉心在吳。**合**腸已斷。血又枯。臨風幾度裂雙眸。男兒事。恁折挫。

節節高

秋從客裡過。謾凝眸。滿林楓葉如兒哭。梧桐露。芙蓉渡。蘋花娜。涼蟬帶月疏柳哦。蘭船隔水菱歌和。**合**喚起離思可奈何。

西風一夜羅衣薄。

前腔

幽思如敗荷。如何過。衷腸欲訴還自遏。淚如梭。情似渴。心如火。思親不忍唱驪歌。思鄉錯聽歸來樂。**合**喚起離思可奈何。西風一夜羅衣薄。

尾聲

聊將痛哭寄吟哦。誰是知音聽我歌。莫□作一片閒情掛碧蘿。

此詞一出。遍傳京城。若大若小。無雅無俗。都學來唱。以爲詞出摘凡。便自貴重。此與（此情欲訴天知道。只怕和天。□了）摘凡作曲之心。大相懸絕。摘凡一片苦心。向誰分說。在燕既久。求詩求詞。求字求畫者甚多。始則一一應付。欲人（不是知音不與談）觀詞會意知他流落不偶苦心。後來見無識者。亦漸漸懶於筆研。他既懶於從事。前行

出的詞曲。一發貴重了。天下事。一物有一物的受主。一人有一人的相知。摘凡既負了奇才義俠。自有那問奇談俠的人來鑑賞。京中有一人。姓匡名時。字人優。任俠使氣。（匡人優一幅行樂圖）濟困扶危。門迎硃履三千。戶納金釵十二。剪雪裁雲。賈生風調。吟花嘯月。宋玉襟懷。文傾三峽。巧奪七襄。乃是個風流才子。本貫松江華亭人氏。父任江西南安知府。已死。兄爲皇木客人。久居京中。這匡人優亦以監附居焉。當道部院。無不相知。匡子俠氣自尚。常好管不平之事。（快人）諸縉紳咸推重焉。年登三十。尚未有子。妻蔣氏。極賢。勸其夫娶妾。（難得）匡子曰。我家侍妾不少。賢妻又不妬嫉。俱不見生。此命之所招。雖娶妾何能必濟。且吾妻青春尚幼。何遽萌此念。蔣氏曰。不然。婢子雖多。原不以他爲正經。爲子娶妾。（更難得）必分居一室。在彼安居。庶易受子。我要生自生。豈因娶妾便不生耶。匡子曰。且姑遲遲。促之再四。匡子曰。待我精擇之。一日。飲酒於相知處。司酒者唱摘凡曲。匡子明於音

律。屬耳而聽。極口稱贊。問唱曲者道。此是那本新出的曲。司酒者道。不是刻本。乃我院中燕家李又仙做的。匡子曰。我也久聞李又仙之名。不意工於詞場乃爾。聽這詞中。有多少不平怨氣（遇知音）在內。可惜世人只當曲子唱過了。又仙。又仙。今日撞着我匡人優。須不教你明珠暗投也。既而歌罷。酒闌人散。匡子回家。次日。分付馬夫。帶馬到南院拜客。從人帶了拜匣氈包。一程來到燕家。直入中廳。問。李摘凡在麽。燕龜認得是匡人優。曉得他是個撒漫使錢的主兒。又在京官無不相識。便走出來道。匡相公請坐。昨出陪酒。至夜深方回。今纔起梳洗。就來了。快拿茶喫。匡子坐定。茶後又移時。香風一陣。摘凡來矣。但見。兩眉蹙蹙春山。（又爲摘凡寫生）似病心西子。一臉盈盈秋色。似醉酒楊妃。滿面嬌羞。五色五主。偷睛覷匡子。見其儀容俊雅。胸襟灑落。自與俗人不同。向前欲下大禮。匡子一把扯住道。你我俱是南人。係是鄉里。快不要如此。久慕芳名。特來奉訪。叫家人取

十兩銀子。送與燕龜作見面錢。燕龜喜之不勝。連連着人擺酒。對匡子道。一事稟告相公。尋又仙的頗多。中堂列坐。恐有闖席者不便。後有芙蓉居甚靜。可供坐談。相公以爲何如。匡子道。極好。到園中坐定。不一時酒到。他叫摘凡同坐。摘凡起身告坐。匡子道。脫灑些。我不耐煩此套習。請坐了。摘凡斟酒。相與對着。匡子問道。梁州序一曲。聞出卿手。然否。摘凡道。實是拙筆。匡子道。曲之妙自不必說。其中何多不平之氣也。摘凡不能答。把眼看匡子一眼。淚如雨落。匡子爲之改容。知燕家眼目衆多。遂不復問。至晚。引入臥房。甚是精潔可愛。摘凡是龜子打怕的。連連鋪床薰被。請匡子安置。這匡子目不轉睛。看他如此行爲。却不像是不願的。且看他如何結局。用了坐腳水。上床睡了。摘凡算他定爲此而來。道。匡相公。伏事不周。休要見罪。就以手摸匡子。匡子道。且住。我爲問奇而奇人。來。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摘凡把匡子攝一把。指一指窗外。竟畫不作聲。忽

燕龜在窗外分付道。又仙醒睡些。匡相公是難伏事的。須仔細。摘凡連連道。曉得。答應這一句。冷汗一身。酥痲四肢。匡子驚問道。怎麼這樣驚恐。摘凡口不能言。但瞑目搖頭而已。匡子看其光景。甚是可憐。遂不復問。以手抱摘凡而睡。約片時。燕龜又來分付。如此者三。摘凡一一應對如前。匡子亦不成寐。將及三更。合家睡靜。匡子乃問摘凡道。你原何這等怕他。摘凡道。夜喚三次。一次應遲。明日便是（說來怕人）三十皮鞭。一下也不肯饒。動一動。從新打起。口內含了香油。一滴出口。又要加責。既不敢出聲。又不敢展動。竟如打死人一樣。豈不怕也。匡子聽得此話。咬牙切齒。恨道。咳。有這樣事。摘凡忙以手掩其口。道。（可憐）輕些。不要害殺我。曾有一客。也爲不平。被他聽見了。整整含油。打了一百皮鞭。空言何補。徒增我罪孽耳。此後他愈加隄防。我亦深自藏蔔。故匡相公三問三不對也。若是匡相公爲（說得是）得李又仙。待又仙從始至末細說一遍。如若不能爲我。求相公

完情安置。不要招災攬禍。不是愛又仙。反是害又仙了。匡子道。你也不知我的意氣。經年不問家。蘇門故習所至爲令客。（英雄大。度籠罩萬人。）戰國高風。喜時寒谷三冬煖。怒則霜飛六月寒。見事不平。不顧七尺。赴人之難。豈憚千里。一腔活潑潑的熱血。常欲爲知己者死。一言不合。戈茅頓起。傾蓋相知。頭顱可贈。昨飲相知處。見司酒者唱你作的梁州序。我側耳而聽。見其中情。如泣如訴。如怨如慕。一段怨抑不平之氣。盈人心耳。我料其中必有不能表白的隱情。故託此曲流佈人間。就問那司酒者。出自誰手。然後知爲卿作。知卿殆有不可告人之情。特假宿相間。我看你光景。畏他如虎。故爾中止。見你於臥室周全房事。又疑你口不應心。及盻此龜伺察景象。知你事出無奈。你有甚麼屈情。可一一說來。我當爲你出力。摘凡忙起穿衣。嗚咽流淚。倒地跪拜。匡子連忙抱起。道。這是怎麼說。摘凡道。我居此年半。並無一人識我苦心。今相公因一曲梁州。便知又仙無限

怨恨。我當盡情白露。相公能救我出火坑。固生當啣環。就不救我。我死亦既有相知明我苦志。亦少(當)死而結草。生死只在相公身上。我也再耐不得這般淩辱了。(可憐)此拜所以酬今日之生相知。所以謝他日之死相知也。匡子鬚髮上指。兩眼圓睜。道。不能救汝。非丈夫也。因扶之上床。問以始終。摘凡把父失錢糧賣身事細數一遍。匡子道。一發可敬。這是孝子了。些小事。我當任之。來朝托名借你陪酒。調虎離山。便好行事了。你放心睡。不必慮也。摘凡也久聞他任俠揮霍。百金原不在他心上。然恐不堅。又曰。兒身賣百金。身事頗重。縱相公肯爲提拔。傍人未必無撓(會說話)之者。只恐今夜還是酒中之談。匡子道。你此言極是。但可惜以世人待我了。吾聞季布一諾。千金不移。既已許卿贖身。豈惜百金臭銅。而失信(好俠義丈夫)於孺子。有何面目復交天下士乎。雖費千金。吾不悔也。摘凡曰。感相公超脫火坑。誓圖厚報。匡子曰。施恩望報。何如不施恩。摘凡曰。彼此各盡

其心。說罷。以手調匡子。匡子曰。候事成當訂盟也。摘凡曰。又仙乃驛遞鋪陳。原無定主。相公乃風流才子。（風。流騷雅）不拒細流。今在烟花。不妨作烟花相。明日解脫。再作解脫想未晚也。匡子曰。然。以手撫之。其滑如油。至龍陽處。則隙隙有孔。不似太乙抱蟾矣。略着津唾。頓開覺門。匡漂杵而進。李（□斯。遇仙）倒戈相迎。顛狂溫柔。較婦人而更美。扭聳拽搖。雖娼妓而不如。匡耐於戰。而李亦勇於受。順受逆來。各有所樂。摘凡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人優曰。汰之淘之。沙礫在後。相與一笑而終事焉。次日早起。匡子對燕龜道。吾請佳客。欲摘凡一往。他道今日有事。難道我在這裡不去。也有事去了不成。你千萬叫他到前門吳給事老爺衙裡來。燕龜接過他十兩銀子。止住得一夜。怎敢不依。連連道。就有大事。也要陪相公。相公莫怪。我叫他來。相公要去。須喫了早飯去。匡子又叫從人取五兩銀子與摘凡做衣服。財白動人心。昨日十兩。今日又是五兩。這龜奴好快活。見摘

凡道。好兒子。會賺錢。你今日到那裡。可要少喫酒。摘凡道。那個許他去。(假惺惺)爲了兩個錢奉承他。夜裡好不厭殺人。我不去。燕龜道。獃兒子。良家好(傷時語極切內事)子弟還要拿錢去相處朋友。你却倒厭煩。難道他弄得你不爽利。只要咱老子㑆。你去陪他。等他愛上了你。便好起發他主大財。咱老子另着眼兒看你。摘凡假意道。看銀子分上。沒奈何去走一遭。早飯酒已到。匡子喫了幾杯。叫帶馬往前門吳衙去。摘凡送至門前。好不心酸。只得勉強忍住。却說匡子逕到吳衙。通報匡相公相訪。這吳給事乃匡子同窗好友。匡子相知雖多。他二人情誼更篤。忙倒徙(屣)出迎道。匡兄爲何幾日不見。匡子道。連因俗冗。未能走候。今有一事。欲借吾兄一臂之力。給事道。匡兄又要做(知己)義俠了。古人恥獨爲君子。(此人不俗)幸以其半分我。匡子道以摘凡事。給事曰。昔者我曾見來。舉止端嚴。(又爲摘凡寫生文法如秦王否張儀陳軫篇)愁容滿臉。與達官長者飛觴傳斝角勝爭奇。雖情酣極矣。而未嘗破顏一笑。竊窺彼中一似夫有

重憂者。予問之曰。子病心乎。抑心病耶。何歡娛場中。向隅之色。不爲少減耶。彼不回一言。但滿臉紅暈。淚已盈眶。予爲之動色。亦欲提拔之。惜以官箴所礙。中道而止。今吾兄既得其情。又居可行之勢。當急爲之。好事難遇。無當錯過。匡子大喜。恐燕龜有覺。又着人促之。而摘凡至矣。見吳公。欲行大禮。給事曰。摘凡免禮。今日是匡相公的人了。再不必行此禮。水陸既陳。珍脩(饈)並設。痛飲狂歌。幾不知身在塵世矣。一住十日。竟不放回。燕龜到吳衙問信。幾次毫無踪影。一日。撞着給事管家。道。匡相公已帶回去了。各院各部。俱有揭帖。道他乃縉紳公子。因父完官。失身南院。情實可矜。願借微資。贖取孝子。敢祈縉紳公卿賢士大夫共扶公道。復賤爲良。誰無子孫。痛心誰無父母。哀此李子何不辰也。當道一言。重同九鼎。所感不特在李。而匡生亦邀無窮之庇矣。衆衙門各憤憤不平。我家老爺又要修本題李公子的孝。其中也牽連你。有二句道。將男作

女。律有明條。以良爲賤。法關天憲。你還要在這裡討人。走得快是你的便宜了。那燕龜聽得這一篇話。好似青天白日半空中打下個霹靂。驚得呆了。道。我是一百兩銀子討的。原是兩家情願。不是我強逼謀討。那家人道。我忘了兩句道。接客二載。賺銀千金。註誤毫釐。箠楚萬狀。燕龜道。那有此事。那家人道。有細帳在此。你拿去對家裡帳。可差半毫。燕龜接看。揭開頭一個姓洪。眞定府人氏。進士。河南綠衣縣知縣。住一月。得銀一百。鐲一對。重五兩。金簪一枝。重一兩。衣十套。價銀二十兩。爲不從。此人打了多少。此初下火坑第一次也。樁樁件件。宛如當日。驚道。罷了。被這驢𡚶的送了。正(是)臨崖勒馬收韁晚。船到江心補漏遲。

淋漓襟袖啼紅淚。比司馬青衫更濕。呵呵道人

這燕龜別了吳管家。抽身到各部院查問。果有揭帖。與吳管家的話無二。此匡子知燕龜財勢通天。部院相知甚衆。恐他生事。特排此散兵計。狐假虎威。制服此龜之心。却是相知處。面談衷曲。稍不相知。只去買囑門上長班。這些人得了銀子。好不講得威風。把個燕龜。驚得手足無措。道。今番遇着硬對頭也。若不自家收場。惹出天來大禍。罷。捨了罷。把那打官司爭強逞能的心腸。一齊放下。忖道。他擺開大四對。推出錦屛峯。(風)原是曉得咱好生事。揍着做的。我去決無好意。當時是沈小山做中來的。還去尋他。一程走到沈家店裡。叫聲。沈大爺在麼。小山應聲而出。道。燕老官到此貴幹。燕龜嘆道。不要說起。便是你前年做中的那孩子。倒也趁了他兩個錢。目今接了一個姓匡的南人。止住得一夜。不知

怎麼便好了。那人要替他贖身。我想他乃良家子弟。暫時流落院中。今有人贖身。極是好事。誠恐那邊見疑。倒生出不美之事。兩家失了和氣。當時原是大爺做中。如今還要大爺成其美事。做一個全始全終的人。沈小山道。這個當得。燕龜去了。沈小山喫了飯。尋到匡家。匡家回覆道。在前門吳衙內。小山轉到吳衙門門上。門上通報匡子。匡子問摘凡道。此是何人。摘凡道。此我舊店主。當時是他做中去的。今日他來。老龜定有話說。匡子道。如此始當以大言壓之。終當以善言和之。此事只在此人身上。便可諧矣。以報吳給事。給事道。我們後廳擺酒。三人對酌。叫他進來。問其來意。善則和美之。不善則懲治之。先就把他做個下馬威。商議已定。分付喚人。小山走入中堂。立在邊側。偷睛內看。只見三人在內對飲。依稀認得却是摘凡。點頭道。他落好處了。忽聞內裡分付道。叫取青柴棍兩捆。喚值日的廿個。在廳上伺候。又傳出。把大門關鎖了。外面

應了一聲。早走出廿個健漢。都是行杖打扮。齊齊而立。大門已關上了。
小山看此光景。捏着一把汗。一聲道。老爺來矣。小山知風聲不好。上前
磕了頭。給事問道。你是李公子主人家麼。他乃縉紳之子。如何貪圖媒
錢。陷害他到這樣地步。如今匡相公各部院已動揭帖。我倒不沾及你。
你又來尋我。只怕你這些媒錢不夠用。小山驚得魂不附體。道。老爺聽
稟。李公子賣身眞情。小人做中也是實。至於說合。却是公子自家披榜
自賣。事成只押得一字。當時小的不押字。燕家銀子不肯交付。李爺獄
中不得出來。沈某押一字。以成孝子之行。原非小的尋頭。問李公子便
知端的。給事道。這等說來。你是個好人了。你今到此。有何話說。小山道。
燕家知匡相公替李公子贖身。他道原是公子情願。不是強買。今要贖。
一聽尊旨。叫別人來。恐不能達其意。致觸相公之怒。特託小人原中來
講。給事道。有甚麼講。他好把文契送來還了。佛眼相看。若不知進退。我 烏紗帽。行

[得通]把孝子做了本頭。把他過惡串入。豈惟李公子一身。並他那些賺錢樹。一概推倒。那時悔之晚矣。小山道。老爺。他若講不肯。自當處他。他今滿口應承。也算識時務的了。百金之費。原不在匡相公心上。既爲李公子。索性做個暢漢罷。匡子道。說得好。你叫他親送文契來便是。小山領命。來到燕家。道及前事。燕龜道。萬一有變。百金不丢在水裡。沈小山道。你好癡。他要不把你。眞眞怕你告了他。他起角文書往福建一送。你要那紙何用。是我說得好。他叫你自去。那匡相公揮金如土。那在百金。只要小心謹慎便了。燕龜思想道是。不去。留此紙也無用。一角文書。送回福建。一法沒處討人了。做我不着。揀着沒有。大膽去走一遭。多寡到底有些。當晚留小山就在家中睡了。次日早晨。打點些酒飯喫了。同小山逕到吳衙。門上通報了。方令進見。燕龜上前磕了頭。跪稟道。李公子賣身。原是情願。小的們〇（做）此生理。百金討了一個人。就要靠他喫飯穿

衣。那曉得高低良賤。玷辱貴介。自該萬死。只求老爺饒恕小人愚鹵之
罪。所有李公子親筆文書○紙。今特賚上。匡子道。李公子在你家。趁錢
千有餘兩。論起來。這身錢也不必了。但你今日自送契來。又當別論。叫
請李公子上廳。摘凡走出。朝沈小山作個揖。也與燕龜作一揖。燕龜道。
愚人不識高低。深有得罪。今將文書送還公子。凡事懇求方便。只可一
不是。不可二不是。一個君子。待十個小人。望公子寬洪大量。勿記小過。
摘凡低面無語。臉皮紫脹。一聲長嘆道。既賚你家。打是該的。如何怨你。
便已淚流滿臉。吳匡俱各改色。匡子請摘凡坐下。以契與之。道。此送來
契。可是眞的麼。摘凡接過。垂淚道。失此一紙。幾喪殘喘。今日也有完璧
的日子。但當時若無此紙。(好)老父終不得出獄。此又李又仙之功臣也。燕
老篁楚。固是可恨。而濟急亦實感彼。匡子道。只此一言。可見摘凡肝膽
如雪。不以怨忘德。不因仇背恩。眞孝子仁人之心。不可多得者。叫隨行

取銀百兩。付燕龜作贖身之資。又叫包銀三兩送沈小山。二人謝了。燕龜聽摘凡的話。絕無怨恨之懷。倒自悔從前（方才識好人）輕慢刻毒。不覺掉下淚來。甚是不捨而去。摘凡亦灑淚送之。匡子道。不恨他罷了。怎麼還哭。難道捨不得他的皮鞭。摘凡道。當日我賣身。並無受主。不虧他買此身。（好）則老父必斃獄內。思及於此。不覺感激淚下。給事曰。受他恁般折磨。不以爲恨。而反念其濟急處。眞平心漢子也。足爲世風矣。匡子辭給事。攜摘凡徙掌園居焉。住月餘。來往甚密。一日。對摘凡道。吾欲着人送卿還閩。以完你思親之念。你意下如何。摘凡泣曰。思親急矣。豈不欲速歸。感主人義俠深重。捐金贖身。未能少報。安忍言歸。知主翁家中。色色俱有。而又仙除身之外。皆主翁物也。今又仙十七矣。計其時光。尚有三年可事主翁。竭身趨奉。可酬萬一。三年後色敗顏衰。當告回探親。再圖報也。今日實不願去。願主翁□之。肫肫切切。淚流滿面。但見。兩行清淚。能生既去

之春。一轉秋波。更奪騷人之魄。愈覺嬌媚可人。匡子道。些微小事。致卿感激至此。余心倒覺不安。一日。對摘凡道。一件好笑事。對你說一說。我山妻因我未曾有子。終日勸我娶妾。我想我家侍妾已有十多人。山妻又極賢德。而不孕者。我命不招耳。非關無妾之謂也。如今終日逼我娶。我念其賢。倘娶一房。撞着個不賢的。生言生語。豈不傷了我夫妻們的和氣。若不娶。他必替我娶。又多一番事。我想蒙卿三年之約。我有別院一所。原議娶妾分居此內。省得同住有口舌。我意欲卿改裝作女。（奇想）迎娶歸院。既免娶妾之事。又完你三年之願。不知你意下若何。摘凡道。只怕不像。匡曰。卿試改裝。我看。他前日穿來。內裡原是女衣。便梳起堆鴉鬟。挽起盤龍髻。匡子看了。拍手道。好好好。若眞是個女郎。豈不羞殺薛較（校）書關盼盼。摘凡道。且不要贊。待我取鏡來看一看。對鏡徘徊。（卿。須憐）滿臉通紅。（我我。憐卿此之。謂也）嘆口氣道。如此丰神。不若當時做了個女身。也免得這般出乖弄

醜。業欲酬恩。豈惜一改裝也。可憐。

方作奇男子。　俄然扮女流。
對鏡閒自省。　兩頰滿嬌羞。

對匡子道。倒也依稀似個女身。只是脚大。耳無眼孔。如之奈何。匡子道。這個一發不難。只要你肯。我到劉鶴家。軟[奇]骨丹買兩服來。連洗數次。不消一月便小了。耳朵只消兩個銅錢。買副耳箍。七日便通竅了。摘凡道。一惟尊命而行便是。匡子大喜。連備二物。果然不上一月。脚已小而耳已穿。頭髮梳服。規模習成。眞是。裙拖六幅瀟湘水。髻挽巫山一段雲。比之女子。更勝十倍。匡子狂喜不勝。因題五言絕八首以贈之。

題摘凡目

美盼從來少。星星兩鳳瞳。含情猶剩事。到處識英雄。

題摘凡歌

歌喉發清響。嚦嚦拂雲流。不是吹簫侶。如何引鳳儔。

題摘凡口

檀口羞樊素。櫻桃一粒紅。鶯聲初起處。□生滿芳叢。

題摘凡顔

之子顔如玉。芙蓉不可班。疑是嫦娥見。明月自珊珊。

題摘凡鬢

自古吴粧美。鴉鬢賽鳴禽。豈是鬪膏沐。巫山一段雲。

題摘凡足

誰誇蓮生足。飄飄不染塵。既疑凌虚子。又是洛川神。

題摘凡粧

淡粧如嫦娥。體怯衣不勝。飄然臨風前。飛燕幾能並。

題摘凡耳環

身環多巧致。七寶欲玲瓏。只爲機相合。鴛鴦入彀中。

摘凡曰。繇此言之。兒始美於眞女人哉。感主翁關愛至此。雖非女子。亦爲悅己者容矣。匡子道。俚言聊讚皮毛。萬分之一耳。眞色豈能描寫耶。情好日篤。移之別家。擇吉日取歸焉。丰神綽約。逸態翩躚。有律詩一首咏其美。

雲間仙子駕飄飄。　冉冉依依下九霄。
梨花帶雪嬌羞面。　楊柳迎風婀娜腰。
啣杯送酒疑今杜。　步月依人一小喬。
不是鳳池佳客在。　肯教容易聽吹簫。

拜過主母。主母令樂人送至別院成親。摘凡深自固藏。恐人識破不雅。事匡子以敬。待下人以慈。勸匡子讀書節用。外人深爲匡子慶得內助。次年。其妻蔣氏生一子。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天庭高聳。聲音洪亮。骨格

淸奇。摘凡也過來恭喜道。主母得麟兒。主翁雖弧事業昌大矣。可喜可賀。蔣氏道。再等你也生一個做幫手更好。摘凡道。一夔足矣。何用多乎。暗忖道。靠我生兒。何異問道於盲。至晚辭回。因作詩一首以賀匡子。

昨夜麟駒降延□。瑤天鼓吹動燕畿。

太丘應快占門望。笑對高禖歎一巵。

匡子至。摘凡呈以詩。匡子曰。生子不足賀。但了却山妻娶妾一段念頭。摘凡曰。主母必欲爲娶。主翁必不肯娶。兩人至誠之心。自能感格神明。今既有子。萬事足矣。然而主翁難爲夫。主母難爲妻。匡子曰。卿不難爲妾乎。相對大笑。光陰隙駒。不覺已是三年。摘凡曰。吾卒歲將歸寧矣。但不能少報。何忍恝然而去。忽工部郎中莫須有。綽號莫喃氣。爲知縣時。以贓酷。曾經匡父題請削職追贓。匡父死。營爲服闋補闕。遂爲工部郎中。積恨在心。欲遷怒於匡之子孫。適匡子之兄爲皇木客。遂專意排陷。

欲一網打盡。寃匡世侵尅皇木錢糧廿萬。兄弟私買田產。廣置妾媵。本上。合家拿問。田產入官。匡時蔣氏俱係正犯。而摘凡並其子[一線生路]無名焉。僕從星散。婢妾鳥飛。各各逃竄。有老僕以其事報摘凡。令其急走。摘凡哭問。主翁主母何在。老僕道。姨娘還問他怎的。如今已鎖解工部勘問。多死少生。此房刻下入官。抄洗一空。快收拾些資財逃出。另尋安身之處。勿得遲延。便收拾不及了。言罷。忙忙逃去。摘凡忖道。事已至此。哭也無[好]用。[擔當]此我報恩時也。走到房中。收拾了些珠寶金銀。換了衣服。搭了包頭。聽得門前吶喊。便開後門走了。走入大屋內。並無一人。房戶緊封。只有一病老婦在那裡睡着哼。問。主翁主母何在。回道。已鎖解工部去了。他一逕直往工部前來。見了公人。便問。匡家一起人犯。今解在何處。那人見他是個女娘。便問道。小娘子。他是欽犯。你問他怎的。摘凡道。我乃是他鄰人。一向他娘子看覷我。方纔我不在家。今知爲了事。特來看他一

看。以謝往日之情。那人道。這個難得。他自家人都逃開去了。你是鄰人。却能戀戀如此。不要辜負了你這一段好情。我也與匡家有一面之識。便方便你。匡娘子在東邊第七所空屋裡坐。他忙忙走進。見了主母。伏地而哭。蔣氏亦痛哭道。事遭不測。舉家盡逃。你何不去。到此何幹。我與你主人俱係正犯。那賊公報私仇。不死不足以快其心。料是難脫。你就在此也無用。可逃往別處。擇配以完終身罷。摘凡道。主人食客三千。金釵十二。今不幸有事。無一客排難。無一妾死節。（言之髮指）妾實羞之。特冒險蹈危。尋踪問跡。來見主母。快把小主人與我。抱逃他方。扶養成人。作一報仇人。爲匡氏留一奉祀的根兒。若帶見仇人。必先殺此子。以絕後患。匡氏嗣絕矣。蔣氏大哭不決。摘凡亦大哭曰。事急矣。今不聽。後悔無益。我不惜一死以報主母主翁。只爲存孤（丈夫語）一事有大於死者。故不敢死耳。主母放心不落。我當盟誓以表其心。遂對天誓云。如負主母所託。存孤有虧。

身首異處。蔣氏見他懇切至極。將欲分付託之。忽有公差飛奔入內。叫帶蔣氏收監。蔣氏將兒遞與摘凡。那公差問道。你是何人。摘凡道。我是鄰人來看他的。公差見是牌上無名的。便對摘凡道。你快去。莫惹事。這是欽犯。不當耍的。摘凡謝了公差。含淚抱了兒子。不回舊路。僱了一匹牲口。逕(去得)出城外。尋一冷靜飯店住了。以候城中消息。却說那工部帶到時。見蔣氏手抱一子。便要先除此根。及帶收監。却沒了孩子。着了一驚。就問蔣氏道。你抱的兒子哩。蔣氏忖道。果不出李氏所料。遂答曰。犯婦自身難保。怎顧得兒子。已棄道塗。不知存亡生死。工部責問公差。公差道。牌上無名。故不曾簡點。工部情知漏網。恐留禍根。差人尋訪。差人明知是那鄰人抱去。走到匡家。四鄰一問。並無其人。料是保孤的。不敢作聲。只推不知。摘凡打聽得此信。僱了牲口。抱着小主。買些菓子。逕往西北上走。正是。雙手撥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明。(門)

摘凡是程嬰公孫杵臼再來人。自評

華雲龍妾之存孤。可並個不朽。呵呵道人

話說李摘凡抱小主。往西北上。走了一日。離城已遠。回了牲口。買些飯喫。信步行去。約有十數里。路僻人稀。山青水秀。舉目遙觀。是好一個所在。但見。

寶焰金光映日明。　異香奇彩更微精。
七寶林中無窮景。　八德池邊落瑞纓。
數品仙花人罕見。　笙篁仙樂耳根清。
菩提勝境眞堪羡。　宛似蓮花瓣內生。

乃是一所寺院。匾上題着避劫去三個字。摘凡看了道。好一個所在。不知是和尚。是尼姑。只是壁上掛着一張榜文。上寫道。

禮部尚書高。　爲招徠高明女道女僧。闡明佛法事。本府夫

人楊氏。因病許華嚴經一藏。坐關十載。本觀道姑。字義淺薄。
不能闡明。特此告請遠方高尼道姑。完此功德。每年供養銀
壹百兩。四季衣四套。或有俗家寡婦。深明字義。情願出家。本
府亦照前供給。須至示者。

摘凡看了。滿心歡喜。道。此是我避劫處也。就抱了匡鼎。走入觀內。觀主接了。道。小娘子何來。摘凡道。我乃北京道姑。向受匡家供養。他家被難。故抱出小主人。逃難至此。因見觀前榜文。故來動問一聲。這事可是眞麼。那老道姑道。怎麼不眞。只是你通得文墨經典。便一說就成。摘凡道。出家人經典。乃是本色。四部六冊。金剛法華。楞嚴宗錄。貧道無一不通。至於書字寫作。特餘事耳。就煩引進如何。衆道姑見他口出大言。知他有些本領的。就去報了高尚書。尚書卽起轎來。見摘凡道。(以貌相人失)師父正方齠年。(之子羽)遂能貫通內典乎。我有一語求師父棒下一喝。摘凡遂正南而立道。

居士說上來。尚書和南道。人可做得佛麼。摘凡道。蠟燭是油澆的。又問道。何爲西來意。摘凡道。鬧市走馬。[阿佛]不撞一人。尚書倒身便拜。摘凡端然[阿佛]不動。尚書恭立道。老夫欲與大師結個緣。摘凡道。居士把甚麼東西[阿佛]與貧道結緣。尚書道。老夫將華嚴經四十二字佛母。與大師結緣。摘凡道。除了四十二[阿佛]字。把甚麼與貧道結緣。尚書不能答。摘凡取桌上擊子照頭一[好打]棒。尚書言下頓悟。倒身禮拜。遂以師禮事之。滿觀之人。見如此光景。都道是尚書夫人志誠。活佛降世。夫人小姐。僧尼俗人。遠親近鄰。那一個不拜。每遇登壇開講。金提爐。銀寶鼎。三四十對。人人拈香。個個下拜。摘凡遂做了一個大善智識。尚書又替他蓋一所住靜的禪院。爲他養靜。談及保孤一事。尚書道。老師乃世外之人。何行世內之事耶。摘凡曰。西方無不忠不義[佞佛者着眼]的佛祖。要成佛。正當於此處認得眞。尚書一發敬他。就叫一奶子替他扶養匡鼎。原來摘凡在南院時。厭鄙風塵。無可排

遺。廣買內典語錄。以消愁悶。却好撞着高尚書酷好佞佛。一說便合。一則前世因緣。二則該匡鼎的際遇。三來玉成他保孤一段志誠。摘凡做了一善智識。便出榜戒約。非講堂不會衆。非方丈不見客。二八日坐講堂。初一十五禮佛坐方丈。外此只在靜室內誦經。尚書夫人小姐。俱不得擅入。此摘凡恐露行藏。壞他正事。極是善藏其用。處人問尚書討封皮封了門。飯食俱外邊傳入。就是本寺常住。也不能輕見。年大鬚（可憐。）出。常常拔去。暗地私泣道。我本男子。乃行女人之事。人世所極鄙薄輕賤者。我不惜一身任之（鬚眉。峨出）。恥孰甚焉。但志在存孤。雖皇天后土。名山大川。質之可以無愧耳。光陰迅速。早又三年。尚書送匡鼎讀書。且是聰明。讀書經目不遺。十二歲借高尚書姓。叫高匡鼎。便進了學。來拜摘凡。摘凡喜之不勝。受了兩拜。回了兩拜。十七歲中了鄉試。來事（拜）見摘凡。摘凡便淚流滿面。匡鼎道。師母爲甚事。見我中舉。反是不樂。莫是孩兒有甚得

罪處麼。摘凡怕匡鼎見姓思親。故借高姓。轉說寄名他處。故叫喚如此。摘凡道。我有一觀主。家住京中。後被難分散。不知流落何方。偶見你京中回。思及於此。不覺流淚。待你上京會試。我再對你說。彼及上京。來問他時。他又道。你且去會試。候中了。再託你查問。匡鼎見他言語忽突。悶悶不樂。上京去了。春榜中了會魁。殿試狀元。一個霹靂天下應。摘凡早已知道匡鼎中了狀元。道。惶愧惶愧。也有守得他出頭的日子。保孤一事。我如今好卸擔子了。只見高尙書打轎來見摘凡。摘凡接着。尙書道。匡生已中狀元。大師知道麼。摘凡道。適纔傳聞。不知可是眞實。尙書道。報人現在我家。狀元已有書至。眞假不消問了。我有一事欲煩大師。老夫有一孫女。年方十七。德容俱美。欲求大師作伐。與狀元成秦晉之好。大師玉成幸甚。摘凡道。這個當得奉命。狀元在大人處扶養來的。豈有推託之理。尙書道。全仗大師佛力。以成兩家之好。相別而去。不月餘。狀

元回拜尚書。尚書答拜。狀元大驚。道。太爺。這是怎麼說。尚書道。狀元乃天子門生。老夫如何消受得起。狀元摸頭不着。住了拜。細問原故。尚書道。要知原繇。還到觀中去問你師母。狀元心急。忙令打轎往觀中見摘凡。作了揖。坐下。問摘凡道。我進學中舉拜太爺。太爺便受了。今中狀元。一拜不受。此是何意。我問太爺。太爺叫來問你。想有難言之處。師母知道。幸悉言之。摘凡聽了此問。淚如雨下。嚎天打地天（猿聞斷腸）(哭)道。主翁主母。你的兒子中了狀元。連姓氏也認不得。是好苦也。狀元見說得古怪。道。師母。這是怎麼說。摘凡道。你本姓匡。乃松江華亭人。住北京。你父匡時乃北京監生。你祖乃江西南安府太守。早喪。你伯父匡世乃皇木客人。你母蔣氏。三十無子。娶我爲妾。你父食客三千。金釵十二。揮金如土。談俠尚氣。安居樂業。撞着一個對頭。乃工部莫須有。與你祖有仇。提本道你伯父侵尅錢糧二十萬。家私入官。家眷拿問。那些僕從盡皆逃散。朋

友無一上前。我因牌上無名。比時欲以身殉。表主翁食客養妾之報。思想存孤大於死節。主母已拘空室。候孺子甫三歲。是我換了布衣。假充鄰人探問。抱得你脫虎口。連夜出城。後聞追尋你甚緊。只得抱你逃至於此。值高尚書欲招女僧。闡明經義。我幼年潛心佛事。就假說原受匡家供養。今他被難。我欲存此孤。魆逃至此。棒喝受尚書之拜。講經來大衆之香。恐你顧姓思親。故借高府之姓。匡鼎二字。乃爾父之命名也。又何問焉。狀元聽了此言。大叫一聲。（讀此而。不墮淚者。此人必不。孝）痛殺我也悲悼不已昏死於地。摘凡一把抱起。叫。兒快甦醒。半晌方回。哭道。爹娘枉生孩兒一十八歲。不認得爹娘是甚面龐。一把拽住摘凡道。娘。你是我庶母了。虧你歷盡艱難。扶養成人。我有父不得怙。你怙我。有母不得恃。你恃我。是母又是父矣。嚎啕大哭。拜倒於地。傍人觀者。無不下淚。摘凡想起前事。抱頭相對而哭。既而勸道。幸你已中狀元。報仇有日。不必過傷。狀元道。娘可知我父

母消息麽。摘凡道。前着人去打聽。多虧吳給事上本。你父充大同衛軍。母亦在焉。伯父保出在外已死。如今不知怎麽了。狀元道。明日就要同娘上京去。摘凡道。還有一事。高尚書你多虧他培養。雖非所生。借姓成名。也不可忘他。他有一孫女。德容俱好。昨他自來說親。你可允其親事。以報十五年培養之恩。又多一個靠背幫手。成親候雙親相會可也。狀元道。只恐不告而娶。有礙公論。摘凡道。你三歲居此。比那不告的不同。況又是借高姓。與他人結親自別。且只定親。又不就娶。於理無礙。狀元道。母親分付。孩兒敢不從命。次日。定了高小姐親。辭尚書。同摘凡進京。聞吳給事已死。摘凡不勝傷感。狀元見了大座師。會了衆同年。提本改姓。此時莫工部已沒官。回家去了。狀元本上道。莫須有性植狼貪。心存鼠竊。(竊)白鹿歸囊。成案因之毀易。青蚨過手。獄情緣是重輕。愧劉寵之一錢。乏楊震之四畏。先在江西。赤子遭殃。後補工部。百姓荼毒。挾官

威而報私仇。良善之民無告。逞己惡而壞國法。盜賊之臣皆誅。父無罪而邊戍。伯無辜而獄死。南安清政。竟爲釀禍之端。江右懲貪。實乃祟怨之府。歷揭貪酷不法二十四條。本下。匡氏入官產業一概（痛快）給還。戍者放回。莫須有私仇害公。貪酷不法。着錦衣衛鎖解來京。法司勘問。李氏冒險存孤。救子成名。足爲世法。與蔣氏同受封勑。却說匡人優自戍大同。得吳給事周全。衛中待以上賓。談兵說劍。以將才遂做了一個守備。夫婦將就好過日子。談及拿問時事。蔣氏道。若非李氏。此子必死賊手。但不知如今怎麼樣了。匡人優道。放心。此人素以大節（獨知之契）自負。定有下落。蔣氏道。如今已是十五年了。吾兒也十八歲矣。知道我們在此。也該同他尋來。匡子道。或者去遠。一時不知消息。也未可知。忽有送題名錄者。見狀元高匡鼎。入對其妻道。除了高字。倒是我的孩兒名字（差不多）。蔣氏曰。我兒若有此日。則仇可雪矣。不知狀元多大年紀。正問時。忽報。大同巡撫差

官報事。匡人優忙穿公服出堂相見。那差官口稱。匡爺恭喜。匡子道。學生有何喜事。那差官道。令郎已中狀元。匡曰。纔看題名錄。乃是姓高。學生無干。差官道。令郎借籍高姓。今已改正。前日題本鳴寃。今已有赦詔到。大同撫爺差小官來接匡爺。到彼開詔。匡爺急收拾行裝。同尊夫人回大同聽詔。下官去收拾夫馬伺候。匡子別了差官。喜孜孜回衙。對蔣氏道。狀元果是我兒子。你聽見麽。蔣氏道。我俱聽見了。匡子道。收拾行裝。即刻起程。來到大同。披宣赦詔畢。對蔣氏道。仇人已拿下了。眞乃快心事爾。言及李氏存孤。克盡婦道。與蔣氏同受誥命。蔣氏道。我便讓他也是甘心的。匡子道。難爲他了。這是禹決九州湯受業。秦吞六國漢登基。輪不到他。蔣氏道。兒子是他教養發達。難道我反替他爭。匡子道。你自不與他爭。他自不來爭你的。蔣氏道。這樣好人。天下也少。匡子道。不但天下。古今也稀有。半吞半吐。不明不白。講了幾句。次日。撫臺送天字

號下程。差夫馬送他起身。狀元差人迎至半路。道。候對頭到京。不敢擅離。特差小的們來。迎接太爺太奶奶。匡子賞勞了。又數日方到北京。父子相逢。哭了一場。安慰了一番。不見摘凡。蔣氏問道。兒。你那母親原何不見。狀元道。李母好清淨。居住白衣庵。已着人去請。好來也。言未畢。摘凡已至。匡子見他還是女裝。甚是過意不去。道。爲茲一孤。誤卿十五載青春。此眞可託可寄而不可奪之人也。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始驗矣。蒙此深恩。匡時將何以報。倒身下拜。摘凡亦下拜。道。重承主翁超拔。且惟恐不能答報。今幸天從人願。兒已成名。骨肉完聚。亦足云結（情人語）草啣環之萬一矣。惜吳爺已作故人。不能令之一暢快。此則可痛心者。言罷。泣淚數行。蔣氏走近。拜倒在地。謝道。孤兒承賢妹扶養敎調。今日一家完聚。皆妹氏所賜也。感謝深恩。天高地厚。摘凡忙答拜。道。自抱小主逃難。惟恐有負所託。而今而後。始完託孤一事。狀元設筵慶賀。摘凡

已不葷酒。匡強之。摘凡笑曰。焉有做了十五年大知識而復茹葷飲酒者耶。請從各便。舉家甚是欣然。惟摘凡鬱鬱不樂。匡子雖父子相逢。仇報寃雪。觸目摘凡。不覺歡樂場中。忽爾柔腸寸斷。酒散。蔣氏囑匡子伴摘凡寢。摘凡曰。凡獨眠已久。誓不從人世。復□巾櫛矣。蔣氏見他詞強氣壯。斬釘截鐵。不好強他。然而十分過意不去。別蔣氏回庵。匡子送之不肯返。摘凡曰。三十五歲男子。豈肯復事枕席。含羞忍恥。爲存孤耳。今孤全仇雪。骨肉重逢。我之報你者盡矣。自今以後。洗心空門。以修來世。君莫再作他想。立辭回寓。匡子只得悵然而返。摘凡回到庵中。換了道服。帶了拂塵。挑燈修書一封。潛身出了庵中。早已五鼓。出城而去。書云。

又仙命薄。賣身救父。遂流落於南院。每至風清月朗。嘆丈夫之無顏。秋帳冬缸。(釭)痛鬚眉之削色。自謂身墮火坑。終身難脱。而仁人見憐。一旦解懸。期三年之報。廿巾幗之羞。爲歡

幾何。而仇家又爲主翁作祟矣。此正艱投大受之時。忍作偷生掉臂之輩。抱孤遠竄。十有五載。無識其他。而鬢凡[可憐]十拔矣。郎君天子門生。家圓仇雪。存孤一事。業云無負。藐茲我軀。將何着落。歸則江東可羞。留則無可結局。爲男子十七歲。爲女子十八年。靜思言之。有何面目。復居人間世。爰有終南。羣仙遁跡。潔身而往。以問前因。或者有遇。未可知也。本欲面別。恐動吉人之悲。肅箋代面。合屬並此。高氏姻親。德容俱擅。佳兒受其借姓教育之恩。娶之以成兩家之好。老父舍弟福之閫縣。倘華皇過閫。惠存顧問。此又格外之恩也。而仙又安敢望之。摘鬢一封。並附炤。

男妾李又仙叩首辭

却說次日。匡子同蔣氏匡鼎一齊到庵中。來看摘凡。觀中住持迎接。匡子問。李夫人安在。住持道。非(昨)夜歸來。今早猶走出房。想還睡哩。啓門視之。只見經卷尚在。遺下女衣一堆。別書一封。人已不見踪跡矣。匡子忙忙拆開。讀罷。發聲慟哭道。是我誤他青春。弄得他三不能歸。他修行去了。摘凡摘凡。你好苦也。九死存孤。竟不能一享其養。言及於此。我肝腸烈(裂)碎矣。昏死於地。衆人急救。半晌方醒。循又昏去。如此數次。哭不肯任(住)匡鼎看書。然後知他是個男身。道。眞是好人。若不是他。我命也不知死在那裡。何況功名也。放聲號哭。情動傍觀。蔣氏思他保孤成名。耽誤他一十五載。今事完。一旦去了。心如刀割。但凝他是個男子。不好十分大哭。却也淚似湘江水。涓涓不斷流。恰好高尚書送親至。

聞知此事。十分嗟異。道。婦人存孤。華雲龍之妾。膾炙人口。門客存孤。程嬰公孫杵臼。名傳萬古。摘凡以男身行女事。亙古保孤。人世罕有這般奇特。且爲父而不顧其身。忠主而不易其行。日與婦女交接而不易其操。教子成名而不居其功。脫然隱去而不露其跡。高人非子。縉紳大夫莫能及也。老夫修本達之天庭。以表此奇特。狀元放心不落。差人四下追尋。却說摘凡乘天未明。出城往南行走。此時已是道裝。忽聽三三兩兩傳說。新科狀元不見了母親。四下追尋。着(摘)凡忖道。尋着不雅。往小路去罷。心懽(慌)意亂。信步行來。見一座洞山。

高峯掩□。怪石嵯峨。奇花瑤草馨香。紅杏碧桃艷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門外老松。黛色參天三十丈。雙雙野鶴。常來山頂舞清風。對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晝。簇簇黃藤如得索。行行烟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千

年未變蛟龍。深穴依山。住萬載得道仙客。果然不亞玄都府。

眞是神仙一洞天。

摘凡看了道。離城未遠。有此一座好山。結廬於此。亦儘好修行。只是與城中忒近了些。行來已倦。依石而坐。一覺睡去。醒來已是黃昏。四顧無人。一天星斗。摘凡着忙道。山靜人稀。如何是好。擡頭四望。見山上遠遠有燈光透出。摘凡喜道。且喜山中有人家住。借宿一夜。明朝再行。遙望燈光。迤逦行來。約有里許。是好一個所在。

門依雙輪日月。照耀一望山川。珠淵金井煖含烟。更有許多堪羨。　叠叠朱樓畫閣。凝凝赤壁青田。三春楊柳九秋蓮。

兀是洞天罕見。

原來不是人家。是個修眞所在。從窗中透出一點燈光。月明之下。照見匾上題着。今日方知是我。滿心歡喜道。原來是個修行所在。此好借宿

也。也上前叩門。裡邊應聲道。來也。走出一個眉清目秀。髮黑唇紅的道童。開了門。迎進摘凡。摘凡道。外方遠人。迷失道路。投宿一宵。明朝早行。幸道兄勿拒。那道童道。我只道是投胎回來的。[過身。漢]原來是投宿的。請坐。請坐。摘凡聽他說話蹺蹊。便問道。何人投胎回來。那道童道。說來眞是好笑。我有一師父。號玉華眞人。果證散仙。眞是快活。因遊蓬萊島。遇淡若仙姑。談及男女世事。他便起了念頭道。我必要做一番女人。身歷其境。看是如何滋味。[奇。談]再來證果未晚。遂出神去投胎。比及到了那裡。又轉念道。落了女身。有好些不便。其念再轉。[好轉。]遂投了個男胎。然那段淫魔却不肯放他。落在南院。做了小官。後來索性被情迷却本來。改了女裝。又爲人做了妾。女人滋味。[何。苦]煩惱苦楚。俱已歷過。計算已在人間三十五年矣。早晚想必來也。摘凡聽他句句說在他身上來。骨竦毛酥。便問〇投胎在甚地方。道童道。福建閩縣。李知事家。名又仙。字摘凡。父任松江知事。解

錢糧上京。被劫。拘陷獄中。賣身救父。其後娶他的是匡人優。摘凡心中便有些轉動。便問道。他若來時。怎麼光景。道童道。他若來時。自是不同。聳身登座。叱咤風雷。掉臂過關。安向關吏問路。這一語。提明了摘凡覺性。大叫一聲道。我來矣。踴身登座。上了□□蒲團。只聽得一聲霹靂。雷火交加。金光開處。現出慶雲瑞彩。貝葉金燈。瓔珞垂絲。幢旛寶蓋。仙女奏樂鈞天。仙童執拂盈目。龍虎延駕。鸞鳳飛舞。早有雷神電母。五方揭諦。四大天王。接引仙師。黃巾力士上前道。眞人難數已滿。吉日良時。請登法駕。摘凡翩然上來。早已羽化登仙矣。却說狀元差人尋了兩日。不見踪跡。十分注念。匡子如有所失。淚痕從未一乾。工部莫須有知到京必無善狀。服毒而死。旨下。田產入官。妻子邊戍。大仇已雪。又與高小姐完親。一家全美。只是丢摘凡不下。高尚書本上。命下。李大仙孝義可旌。既入終南。勅封爲孝義眞人。就差狀元賷旨前往終南拔宣。以報養育

之恩。合家□□。匡子欲同往。高尙書曰。老拙閒居。也同一行。蔣氏亦必欲去。如是。並其媳同往焉。匡子曰。吾欲遶道福建。以訪李家父母。少酬萬一之報。匡鼎道。是。因到沈小山家。問李家可曾有人來麼。小山道。十四年前。李老爺親自來尋。此時太老爺已被事。無處查問。只得到吳老爺衙中。尋問一番。住了三月。流淚回去了。又三年前。有一會試相公。到寒家整整住了半載。訪尋不着。大哭一場去了。問他。乃是李公子的親弟。留一路引在此。人若知在何方。不惜千金取贖。匡子道。他今已往終南修行去了。高尙書與吾兒題本。勅封他爲孝義眞人。今特往閩訪問他家。與他父母說個眞信。□有路引。絕妙絕妙。沈小山道。這個極好。他家想他。一似農夫望歲。可憐。替他說一聲。也免他父母倚門盼望。匡子取了路引。別了小山。回見狀元。道以前事。大家又出了一回眼淚。次日登途。一路夫馬接應。好興頭也。只見。

清道前行。銀鎚擺列。牌寫翰林。與禮部而交輝。風麾紅塵。逐

香車而並起。打前站。詐得驛承叫屈。催夫馬。打得徒夫呼寃。

席陳水陸。下馬飯且是整齊。房滿帟帷。上等房極其整肅。正

是。紛紛士子送行。濟濟有司迎接。不是世人趨勢利。翰林聲

價值千金。

來到閔(閬)縣。尋着李家。門上通報了。其弟李繼綱出迎。茶後。問老大

人光降何事。狀元把前後事說了一遍。其父母聽見。舉家號泣。哀聲盈

耳。狀元道。蒙令兄苦志教養之恩。今承旨往終南。勅封令兄爲孝義眞

人。必欲尋見方回。吾兄不捨令兄。同尊翁與學生。齊往終南尋會。何如。

李生大喜。入見其父。父已備知。整衣而出。以通家禮見了。收拾行李同

往。與高尚書匡人優相會。談及前事。□皆流淚。一路無辭。約有二月。始

到終南。但見。

高峯雲斷。亂石水鳴。谷虛繁地籟。境寂散天香。青松帶雨。翠竹含霜。鳥鳴丹樹內。鶴飲石泉傍。四時不絕奇花。八節常存異景。只有神仙居此地。更無俗客問津梁。

尋消問息。覓跡根踪。一連十數日。並無踪影。偶撞一二修行之士。問亦不曉。衆人焦躁。走頭無路。漸入深境。並無退心。忽見。

一天瑞彩光搖拽。　五色祥雲飛不徹。
鹿鳴空內九臯聲。　紫芝色秀千層□。
中間現出眞人相。　才子風流原自顯。
袖舞虹霓透漢霄。　腰懸寶籙無生滅。
終南山上號玉華。　爲情甘把凡胎摘。

摘凡跨鹿。半雲半霧。落下山來。下了鹿。迎着衆人道。有勞列位。不遠千里相訪。足見高誼。衆人視之。見其頭戴雲凌巾。身披鶴氅。風流儒雅勝

當時。一齊向前迎接。其父抱之痛哭。摘凡曰。此我劫數使然。與父無涉也。今弟已登科。將來發中。自能昌大門閭。(閭)兒係物外人。無爲念也。語其弟曰。老母生身。無能侍養。(孝子。)吾弟孝事多方。眞是可敬可法。對匡子曰。吾乃玉華仙子。因赴蓬萊。偶作妄想。思作女身。遂投凡世。雖眞性不移。□然男胎。(今之卿孫俱。□來人否無其。情者□□□□。)而夙孽纏身。淫魔不肯饒我。前則失身南院。後則簪笄從君。孽緣所使。不得不然。慮君情俠。保孤教育。吾事已畢。孽亦頓消。復此眞才。超然物外。再不復入人世矣。君自珍重。無復我念。狀元披宣詔勅。摘凡謝恩道。願皇祚永昌。萬歲萬歲萬萬歲。尚書問以修煉事。摘凡曰。虛其心。實其腹。二語盡之矣。(仙源)復曰。感公一十五載供養。夫人一十五載志誠。胡桃二枚。帶與夫人共食之。當福壽齊眉。老而復壯也。對蔣氏道。夫人不妬不嫉。世之罕有。奈大數已至。不能久享人間。進火棗三枚。增壽三紀。狀元問以神仙事。摘凡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爲官盡慈。(仙。□□)是神

語仙根基。子欲求仙。當從此處下手。天上無不忠不孝不慈之仙。何必服氣餐霞。乃爲修煉乎。問國運。曰。未及此也。但開元。廣寧。遼陽一帶。將來多事耳。問內事。曰。雖有八千女鬼。無能爲也。欲求其詳。曰。此係仙機。不可洩漏。爾特奏陳宮裡。後自驗焉。又謂其父曰。從此一別。仙人異境。有火梨二枚。歸與老母同食。自當出世永壽。謂狀元妻高氏曰。勞此遠來。無物可贈。但你命止一女。該無子。今授金丹一粒。服之當孕麒麟。以滿□福。衆皆稱謝。匡子欲從摘凡修仙。摘凡曰。公洪福根深。一時未能卸脫。百年後當再會也。又曰。惠承列位遠來。洞有壺觴。與列位一敍。以酬相知相念。俄有二童子。執壺攜盒。從空而至。佳菓百枚。瓊漿一具。衆人分飲。盡醉不竭。飲畢。氣爽神清。俗骨凡胎若爲頓換。摘凡欲辭去。衆人固留。摘凡曰。心去意難留矣。謝了一聲。飛身上鹿。衆人扯住號哭。他把風雲角一拍。雷聲響處。鹿足騰空。起在半天。高聲道。列位珍重。我去也。

雲霞飄緲。倏然不見。回視道童。兩人亦在空中。壺盒杳無踪跡。道。列位不要哭了。我師父好到蓬萊弱水也。衆人哭□一回。只得收拾歸家。狀元回京繳旨。奏聞前事。□遼東文武謹加防守。未幾而開元。廣寧。遼陽俱陷焉。八千女鬼却應在魏忠賢魏字上。仙機過後。方知豈是當時可測。其父歸家。與其母同食火梨。遂不復飲食。入武夷山後不知所終。其弟果發甲。蔣氏與匡子俱□百歲。一朝無事。道摘凡差人請我而卒。高尙書與夫人分食胡桃。髮白復黑。齒落重生。壽九十有七。無事而終。高氏果生一男。一如狀元。感摘凡教育之恩。以女嫁其弟之子。同朝爲官。俱有德政。位至三公。世世婚姻。甲第不絕云。

第一回如天驥下降。神龍遊雲。第二回如石斗一擊。萬騎無聲。第三回如□霞文漪。卷舒自如。第四回如千鈞之弩。一穿七北。(札)第五回如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不覺仙仙乎。

有乘槎直犯之意。〔自評〕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l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弁而釵　二十回／（明）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初版，--臺北市：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 84］
面；　公分.--(思無邪匯寶；6)
ISBN 957-8592-31-0(精裝)

857.44　　84002375

思無邪滙寶〔陸〕
弁而釵
發 行 人／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許瓊禧
校　　對／陳櫻瓊・楊俶儻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2 號A棟 14 F
電　　話／(02)7730868
傳　　眞／(02)776429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3101 號
初　　版／1995 年 4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31-0(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